东瀛美文之旅·叶渭渠 主编



德富芦花

自然与人生

晋学新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东瀛美文之旅·叶渭渠 主编



德富芦花

自然与人生

◎晋学新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与人生/（日）德富芦花著；晋学新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东瀛美文之旅）
ISBN 7-5434-4638-3

Ⅰ．自… Ⅱ．①德… ②晋… Ⅲ．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5427号

丛书名	东瀛美文之旅
主编	叶渭渠
书名	自然与人生
作者	德富芦花
译者	晋学新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42千字
版次	200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34-4638-3/I·745
定价	13.70元

策　　划◎张国岚
责任编辑◎孟保青
平面设计◎张志伟



东瀛美文之旅

叶渭渠 主编



一缕缕香语（代总序）

叶渭渠

自古以来，日本有散文之国的美称。多年来，我主编了不少日本作家文集，其中不乏收入散文随笔卷，但总希望有机会系统地编一套散文文学集，以飨读者，否则将是我终生的憾事。

初秋时分，国岚同志受王亚民同志之托前来寒舍，面约我为河北教育出版社主编一套日本散文随笔集。我们不谋而合，终于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于是为了主编这套书，促使怠惰的我再一次遨游日本散文随笔的艺术世界，相闻一缕缕从书卷中散发出来的香语。这是一般所说命运的邂逅，也就是我的幸福夙愿得尝吧。

这时候，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可称得上日本随笔鼻祖的《枕草子》的影子。重读它，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上千年前女作家清少纳言笔下四季自然瞬间微妙变化之美，以及体味那个斑驳的风俗世相、那个复杂的人情世界、那个春夏秋冬的

四时情趣、山川草木的自然风情和花鸟虫鱼的千姿百态，还有作者开心的事、苦恼的事、喜欢的事、讨厌的事，偶感而发的中日文化异同之事……。正如作者戏言，凡事必录，“笔也写秃了”。

谈到古代散文随笔自然联想到与《枕草子》相隔二三百年后问世的《方丈记》和《徒然草》，两书是近古文学的双璧。前书的作者鸭长明和后书的作者吉田兼好曾仕于朝廷，后来失意而出家，在山中闲居草庵或隐于古刹，在他们的作品里自然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佛家的厌世、无常和虚空的思想，所以也有“隐者文学”之称。他们又都有和歌和汉学的修养，可以自由使用和文与汉文，其文字表现简洁，内涵深邃，颇具东方哲理性的诗情。尽管如此，他们俩的人生体验不同，他们写作出发点和构思自然不可能一致，《方丈记》以“露落花残”展开人生无常的主题，通过当时五大灾难的经历，细细地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不时或多或少坦露出激越的情怀。《徒然草》则涉足广而深的世界，从自然、人事、恋爱、青春、衰老、出世、求道，到对无常的“哀”和对美与传统的憧憬，可谓如作者所言，“竟日无聊，对砚枯坐，心镜之中，琐事纷现，漫然书之，有不甚可理解者，亦可怪也”。

这三部随笔集堪称日本古代随笔的最高峰，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作者们都是兴之所至，漫然写就，笔致却精确简洁，朦胧、幽玄而闲寂地展现事物的瞬间美，确确实实是一篇篇异彩纷呈的艺术随笔，将会给人丰富的艺术享受。这当然是我首选的，我对此没有迟疑过。

日本散文形式之丰富，体裁之多样，可以说是世界之最，随笔、杂文、小品、日记，漫记、游记、随想录、讲演词，凡此种种，尽列其中。平安时代的女性日记文学，就是古代散文随笔文学的瑰宝，自不容忽视。其中当然首推最早的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以及《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日记》，还有稍后菅原孝标女的《更级日记》等。这些日记都是笔录了自己的身边小事，但它们纪录的，既有爱也有恨和怨，既有欢乐也有苦恼与悲哀，既有对现实的抗争也有面向虚幻的现实，寻求灵魂的宁静。不管怎样，她们流露出来的都是人间的真情，没有半点的虚假与伪善，读来仿佛耳边可闻作者的轻轻絮语，她们砰然跳动的心也不时地撞击着你的心房。作者与读者心灵相通，达到灵魂的交流，此乃读这类随笔文学的一大乐趣也。所以编这套书系时，我必选其代表之作。古代女性日记文学的传承，加上后世自然主义的影响、产生了纯日本式的“私小说”模式，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继日记文学之发达，恐怕要算是纪行文。其中以俳圣芭蕉为最具代表性。芭蕉一生几乎是在旅行中度过，他的纪行文与俳句是齐名于世的，同样也都传达了闲寂的风雅情趣。我之至爱者，他的俳句是《古池》，随笔则是《奥州小道》。芭蕉在旅次“顺随造化，以四时为友”，通过自然观照，自觉四季自然之无常流转，“山川草木悉无常”，进而感受到“诸行无常”。因此他竭力摆脱身边一切物质的诱惑，“以脑中无一物为贵”，“以旅为道”，以及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修练场”，培植“不易流行”的文艺思想和宗教哲学思想。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他旅行奥州小道，来到山形藩领地的立石寺，置身于景色佳丽而沉寂的意境，顿觉心神清净，于是作句“寺院一片寂/蝉声透岩石”，以慰藉他的悲凉的旅心。他在《奥州小道》中就慨叹：“早已抛却红尘，怀道人生无常的观念，在偏僻之地旅行，若死于路上，也是天命。”他在旅次病倒，于是写下辞世句：“旅中罹病忽入梦/孤寂飘零荒野行。”可以看出芭蕉在旅行中感到寂寞与悲凄，不时吐露出无常之心，极力超越世俗，将自己寄托于自然，与自然合为一体，在艺术上达到了“风雅之诚”。编入书系的《奥州小道》，以及《野曝纪行》、《更科纪行》等，文、句兼书，相益得彰，且无论是文或句，都集中反映了芭蕉所创造的这种闲寂风雅之美。

近古散文体的著作更为盛行，一些有汉文学素养的作者在自己的书名中使用了“随笔”这两个汉字，比如一条兼良著《东斋随笔》、黑川道右著《远碧随笔》等，从此，将散文体的著作作为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正式称作“随笔文学”。它们一方面继承传统的文学性的随笔，一方面又拓展其内涵，发展为学问式、考证式、见闻录式等的随笔，几成杂说类。所以编选这一时代的作品带来一定的难度，迄今还是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我编选了以游记文学而著称的江户时代随笔家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我开始关注铃木牧之的随笔，是始于七十年代研究川端康成文学之初。当时研究川端的《雪国》，了解到川端写《雪国》，初稿前后“呼应不好”，他便多次到越后汤泽旅行采访，收集资料，还阅读了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一书，得

益于《北越雪谱》的启迪，从中获得更多创作素材，进一步将北国的“雪中缫丝”场面加了进去，最后使《雪国》前后连贯，艺术结构趋于完整。我为了考证这个问题，读了《北越雪谱》，进而又读了写实的纪行文《秋山纪行》、《西游纪行》等，并为它们那细致描绘的风物人情所倾倒。

我想，选取以上各名家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文章，大概从中也可以了解古代日本散文文学发展的一斑了吧。近代以来，日本散文随笔文学发扬了古代随笔文学对自然风物观察细微、心理分析犀利、表现精细准确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吸取西方散文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知性思索，与现实社会更紧密联系，加强了批判力，而且内容更加多姿，形式更加多样，为我们编选提供更大的余地。然而，要编选精当，有如大海里捞针，实非易事。于是我从把握自然的灵魂与人生的灵魂人手，在宽广的宇宙空间里选了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速写》、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井上靖的《穗高的月亮》、永井荷风的《断肠亭记》，有的再现大自然之美，有的尽展人生的情怀；选了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三岛由纪夫的《艺术断想》，从不同视角自由地畅谈了古今艺术之美，抒发了各自对美的探索的甘苦，或对艺术进行理性的思考；还选了加藤周一的《世界漫游记》、大江健三郎的《广岛·冲绳札记》，畅谈海内外的所见所闻，在抒情中带上更多的理性思考，达到情与理的浑然统一；还有的随笔与其他文学形态交叉和交融，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侏儒的话》是写所思所言，形式虽是随笔，但它又以侏儒代言，似带上几分小说的性格，

故也有的编者将它归作小说类。凡此种种，构建起一个斑驳的散文艺术世界。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一句话：散文是要“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如果这套丛书能够达此于一二，并得到读者的认同，乃是主编者之大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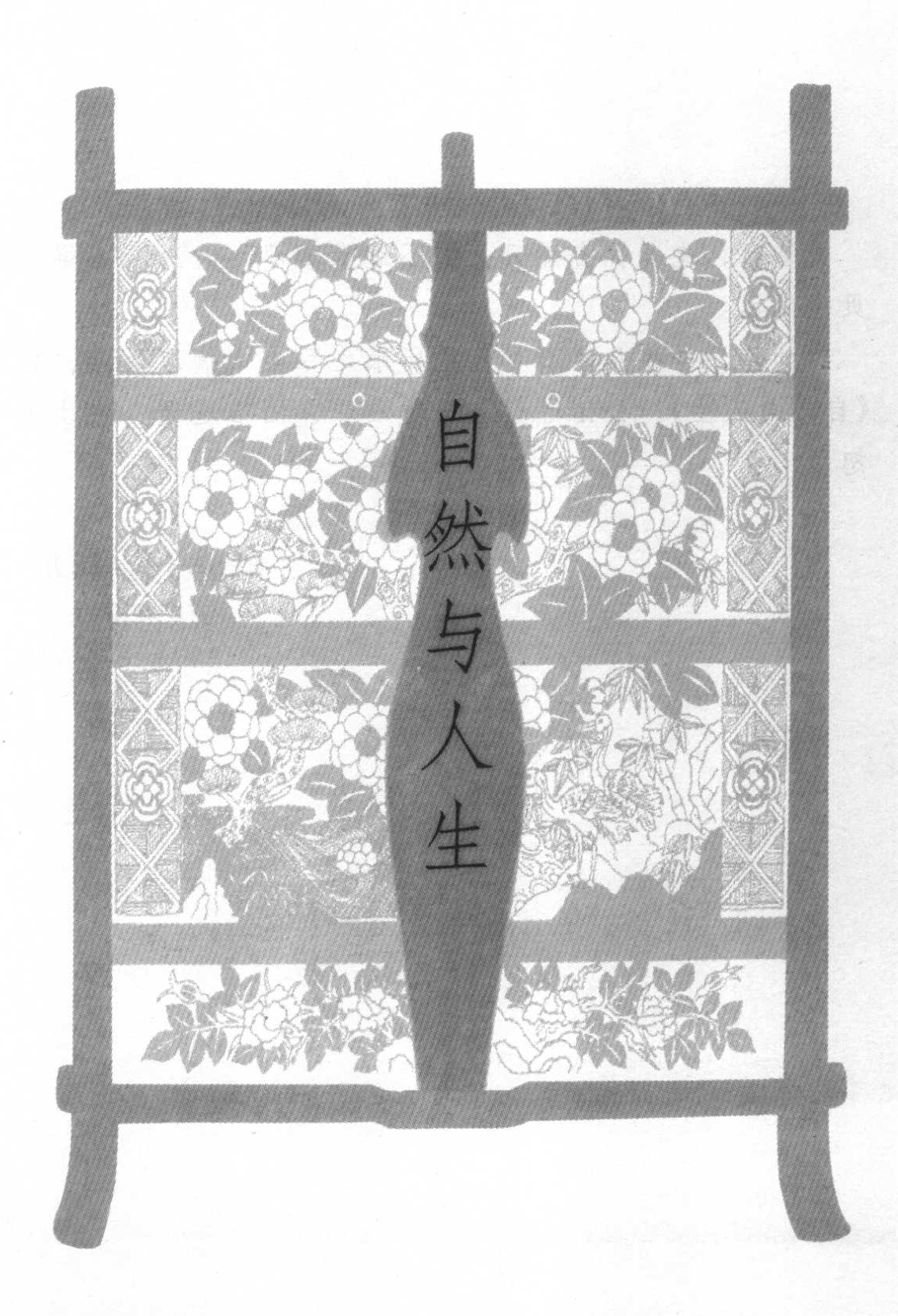
丛书编选完毕，那一篇篇美文、那一缕缕的香语，仿佛已经深深地、深深地涌入我的心田，让人心旷神怡。撰写此文时，虽已是深秋，寒士斋里已有几分寒意，但心里是暖融融的，因为我从中发现了美，拥抱了美，享受了美。人世间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吧。

1999 年深秋写于北京团结湖寒士斋



目　录

蚯蚓的梦呓


自然与人生

昔时，先贤犹自谦云：吾不过于真理之大海渚拾得几片贝壳而已。

如今，吾将凡眼所见凡手所录之写生文摘取数叶，题为《自然与人生》，公诸于世。僭越之罪，固难逃遁，望读者幸恕。

明治三十三年七月
芦花生识



面对大自然的五分钟

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说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

莎士比亚

此刻的富士山的黎明

希望有心人来看一看此刻的富士山的黎明。

清晨六时过后，站立于逗子海滨放眼望去，呈现在你眼前的是水雾朦胧的相模湾。海湾的尽头，沿着水平线可以看到一丝微暗的蓝色。若不去眺望耸立北端的同样蓝色的富士山，那你也许不知道足柄、箱根、伊豆等群山正隐没在这一抹蓝色之中呢。

海与山尚在沉睡之中。

唯有一抹蔷薇色的亮光，薄雾逶迤地横浮在离富士山巅一箭之遥处。忍着寒气，再站着眺望一会吧。你会看到那蔷薇色的亮光，一秒一秒地朝着富士山巅往下移动。一丈、五尺、三尺、一尺、而至一寸。

富士山正在从睡梦中醒来。

它终于苏醒了。你瞧，山峰东面的一角，已变成蔷薇色了。

看吧，可别眨眼啊。富士山巅的红霞正将富士山黎明前的暗影驱赶下来。一分、——两分、——肩膀、——胸前。看吧，那耸立于天边的珊瑚般的富士山，飘溢着桃色芳香般的雪肤，整座山变得晶莹透亮。

富士山从桃红色中醒来。请将视线下移，红霞已经罩在最北面的大山顶上了，很快又照到了足柄山，接着又移向箱根山。你瞧，黎明驱散黑夜的脚步多么快呀。红追蓝奔，伊豆的群山已是一片桃色尽染。

当红色曙光的脚步越过伊豆山脉南端的天城山时，请将视线移向富士山麓吧。你会看到紫色的江之岛一带，忽而有两三点金帆闪烁。

大海已经苏醒了。

你若仍无倦意再伫立一会儿，就会见到江之岛对面的腰越岬赫然苏醒的情景。接着是小坪岬的苏醒。若再站一会儿，当你颀长的身影倒影在你面前时，相模滩的水雾渐收，海光一碧，清澈如镜。此时，举目远眺，群山已褪去红妆，天空由鹅黄色变成了淡蓝色，白雪的富士山高耸于晴空中。

啊，真希望有心人来看一看此刻的富士山的黎明。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记）

大　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们面对河川的感情，确乎为此两句话所道破。诗人的千言万语终不及孔夫子的这两句话。

大海的确宽大，宁静时如慈母的胸怀，一旦生气又会令人想到上帝的震怒。然而，"大江日夜流"的气势和意蕴，在大海中却无法见到。

你不妨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看一看那泱泱河水无声无息、无限流淌的情景。"逝者如斯夫"，你会想到从亿万年之前到亿万年之后，那流经无限时空而永无止境的河流。啊，点点白帆驶来了……一艘一艘从眼前驶过……随即就消失了。所谓的罗马大帝国不就是这样转瞬即逝的吗？啊，几片竹叶飘来了，倏然一闪又消逝了。亚历山大、拿破仑，莫不如此。他们今日何在？溶溶流淌着的惟有这大河之水。

我想，与站在大海之滨相比，站在大河之畔更能感受到"永远"二字的涵义。

利根秋晓

某年秋十一月初旬，留宿于利根川左岸一个名叫息栖的地方。此处为利根川主流与北利根北浦末流的汇合之处，河面宽阔，距对岸的小见川约有一里许。客舍紧临河边，夜半醒来，枕边不时传来轧轧的橹声。

黎明起身，其他留宿者仍在梦中。我悄悄打开房门来到河边，只见此处堆满了木柴。拂去上面的霜花后坐了下来，四周夜色微明，天空和河面茫茫的一片铅灰色。当屋后昏黑的小屋内传来雄鸡报晓声后不久，对岸的小见川也传来隐隐的鸡鸣。大河两岸，鸡鸣相闻，实在有趣。贤人查尔西亚和先哲康科德[①]，就是这样隔着大西洋互相呼唤的吧。在我眼中，晨晓仿佛是从两岸的鸡鸣声中涌上了河面。不一会，小见川的上空变成了一片蔷薇色。放眼望去，河面薄红飘荡，水雾茫茫，转瞬之间已是另一番景象。夜色向下游流去，曙光充溢着四方。鸡鸣仍不绝于耳。天空和河面的蔷薇色渐渐消褪。忽然，一道晃眼的光芒流过河面。回头望去，杲杲朝日已离开刚刚还息栖的神社内树林的梢头。一只飞离树梢的乌鸦，背负着朝阳，宛如报知黎明来临的神使，凛然展翅搏击着清晨的大气，朝小见川

① 贤人查尔西亚指英国历史学家卡拉伊尔；先哲康科德指美国思想家爱默生。

方向飞去。小见川依然沉睡在碧碧的朝雾之中。

河对岸尚在沉睡，而这边的村庄已经苏醒。炊烟从身后的茅舍袅袅升起。迈出栅栏的家鸭在霜地上留下一行足印，呷呷地叫着，踏碎朝日，扑向河水。小鸟在河边的杨树枝上啭鸣。起床的村人们口吐着白气来到河边，掬起河水，漱口洗脸，然后朝着遥远的筑波方向合掌遥拜。

啊，这儿真是一个极好的礼拜堂。我情不自禁地这么想。

上州的群山

机织的声响,缫丝的烟雾,桑树的海洋,上空高耸着赤城、榛名、妙义、碓水诸峰,远处是浅间、甲斐、秩父群山,还有日光和足尾二峰以及连绵不断的越后山脉,或奇峭,或雄伟,根植于地,头顶于天,堂堂而立。在无边无际的桑原之路走厌时,不由得举头仰望,这些群山总是泰然自若地昂首屹立着。

那些置身于日常生活的龌龊和琐事俗务之中，而心境却朝着无穷天宇的伟人们，不也是如此吗？

自己每逢来到上州，总觉得群山在向我如此喃喃低语。

空山流水

某年秋，十月末。我坐在盐原帚川的支流鹿股川河畔的石

头上。昨夜，秋风凛凛，吹落了大片红叶，河床几乎是一片艳红色。左右两岸高耸的峰峦，夹着一条细长的青空，宛如天空也有一条河流过似的。时值深秋，河水涸缩，一股细流在布满乱石的河床中间流淌。河床蜿蜒于峰峦深谷之间，曲折而下，远处可见流水的尽头。河流的尽头正巧有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望去，仿佛河水被山峰吸引住了，又好像这高山迎面紧抱水流，说道："就停在这儿吧，流到村庄有什么好？停下吧，停下吧。"

然而，河水依旧流过河底的碎石，钻入铺满红叶的栅栏，唱着歌奔流而去。坐在石头上，侧耳倾听，就是那声音！用什么比喻它好呢？是松风？还是无人弹奏而自鸣的琴声？身坐石头之上，心却追随流水而去。流远了，流远了——啊，流水声依然隐约可闻。

至今，夜半梦醒，心神宁静之时，仿佛仍能听到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的这种声音。

大海日出

撼枕的涛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于是便起身拉开房门。此时为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的拂晓。地点是铫子的水明楼上，楼下是太平洋。

凌晨四时已过，但海面上依然昏黑一片，唯有澎湃的涛声回响在耳旁。遥望东方，沿着水平线，已露出微暗的赤褐色，

再往上面便是蔚蓝色的天空。空中的一弯弦月，如同挂着一把金弓，皎洁清雅，宛如镇守着东瀛。左面高耸着黑黝黝的犬吠岬，岬顶的灯塔上有一盏旋转灯，从陆地向海面不停地划出一轮轮白色的光环。

不一会儿，晨风凛冽，掠过青黑色的海面，夜幕从东方渐渐揭开，晨光踏着灰白色的"拂晓"之波慢慢临近。浪花拍打黑色矶岸的景色越来越清晰。举目仰望，那金弓般的晓月不知何时已化为一弯银弓，东方灰蒙蒙的天空也染上了清澄的黄色。淼淼的大海上，白色浪花和黝黑的波谷此起彼伏，夜梦犹在海面上徘徊，而东方的天空已经睁开眼睫，太平洋的黑夜就要迎来黎明了。

此时，曙光如鲜花绽放，如水波荡漾，洒满天空和海面。海水渐渐泛白，东方的天空越来越黄，晓月和灯塔自然地黯淡下来，最后再也辨认不出来了。这时，一行候鸟宛如太阳的使者掠过大海。万顷波涛尽皆伫立企望着东方，发出一种企盼似的低语——无语之声充满四方。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眼看着东方的天空金光迸射。忽然，大海的尽头浮出了一点猩红。哎呀，是日出，我还来不及细想。屏息凝视，霎时，只见海神高擎着双臂托出的红点化为一条金线，接着变为金梳、金蹄，随后，一摇而脱离了海面。出海的红日冉冉升起，万斛霞光滴撒在海面上，浩淼的海洋上霎时间犹如长蛇飞舞。眼前的矶岸顿时卷起两丈多高的金色浪花。

相模滩落日

秋冬之风完全平静下来，傍晚的天空万里无云。伫立远眺伊豆山上的落日，没想到世上还有如此多的和平景象。

夕阳依山而落至全然消没约需三分钟。

太阳开始西斜时，富士及相豆群山，薄烟蒙蒙。太阳即所谓的白日，银光灿烂；令人目眩，连群山也都眯细了眼睛。

太阳更加西斜了。富士及相豆群山渐渐披上了一层紫色。

太阳越发西斜了。富士及相豆群山的紫色肌肤蒙上了一层金色的烟云。

此时，站在海滨远眺，落日流入大海而至脚下，海上的船只闪着金光。逗子海滨一带，无论山峦和海滩，还是房屋、松林，无论翻转的养鱼笼，还是散落在地的稻草，无不呈现出鲜艳的火红色。

在如此风平浪静的黄昏观望落日，颇有守侍圣人临终之感。庄严之极，平和之至，令凡夫俗子也会感到肉身被灵光所包裹而消融，唯有灵魂端然伫立于永恒的海滨。

有物。融然浸于心中。言“喜”则过之，言“哀”则未及。

夕阳愈渐西沉，已挂至伊豆山顶。相豆山忽而变成了深蓝色。惟有富士山巅依然于紫色中闪着金光。

伊豆山已开始衔住落日。太阳落下一分，映照在海面上的日影就退去一里。落日从容不迫地一寸又一寸，一分又一分地

回首顾盼即将离别的世界，悠然地沉落下去。

当只剩下最后一分时，落日猛然一沉，变成一弯秀眉，秀眉又变成一条细线，线又缩成一个点——忽而消失殆尽。

举目仰望，世界已没有了太阳。光明消逝，大海与群山皆苍然而忧戚。

太阳已沉没。然而，其余光忽然如万箭般上射，映照得西边的天空金光灿灿。伟人的离世皆如是矣。

日落之后，富士山亦涂上一层青色。不久，西边天空的金色变成朱红，继而转为红黄色，最后成为深蓝色。天空中的明星就像是太阳的遗迹，在暮色渐浓的相模滩上空睁开了闪烁的双眼，仿佛在预告明天的日出。

杂 木 林

东京的西郊，一直到多摩河一带，有若干丘陵和山谷。几条往返的山路沿山谷而上，又顺丘陵而下，弯弯曲曲，连绵不断。山谷中有的地方开辟成了水田。小河从谷底流过，河面上偶尔可见到水车的影子。丘陵地带大多被开垦成了旱田，随处可见被分割成一片片的杂木林。

我爱这些杂木林。

树林中，楢、栎、榛、栗、栌等树种居多，大树稀少，多数是从砍伐后的树桩上簇生的幼树。树下的草地收拾得十分干净。稀有的赤松、黑松等树木挺然而立，秀枝翠盖，遮掩着碧

色的天空。

下霜时节收获萝卜时节，杂木林黄叶似锦，令人不再羡慕枫林。

当树叶落尽，寒林万枝，一簇簇刺向寒空，亦是另一番景致。日落之后，满地青烟，空中林梢呈一片淡紫色，圆月如盆，其景致尤为动人。

春天来临，当树林中的新芽尽显淡褐、淡绿、淡红、淡紫、嫩黄等柔和之色时，又何必独自去为樱花所陶醉？

叶绿时节，请到这林中看一下吧。片片树叶染着日影，如绿玉和碧玉在头上织成翠盖，把自己的脸孔也映成青碧色了。倘若假寐片刻，其梦境也许是绿色的世界吧。

青头菌长出的时节，树林周围的胡枝子和狗尾草已经出穗，女郎花和萱草随处丛生，大自然在此建造了一座百草之园。

有月之夜景色迷人，无月之夜亦情趣盎然。风清露凉之夜，你不妨在这林子边上走一走，松虫、铃虫、纺织娘、蟋蟀等各种虫鸣声，如雨声般传到耳际。大自然造就的虫笼真是妙趣横生。

檐　沟

雨后，庭院里落樱如雪，片片点点漂浮在檐沟里。

莫道檐沟水浅，却将万里碧空抱在怀里。

莫道檐沟窄小，蓝天映照在水中，落花点点漂浮在水面，樱花的树梢倒映在水里，水底的土色清晰可见。三只白鸡走

来，摇晃着红冠，俯啄仰饮，其影子也映在水里。它们融然相得，怡然共栖。

相形之下，人类之子居住的世界何其狭隘。

春天的悲哀

漫步田野，仰望云雾朦胧的天空，闻着花草的芳香，倾听着缓缓流水的歌唱，迎着拂面的暖风，心中不禁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怀恋之情。欲扑捉这种情感时，它却旋即消踪泯影。

我的灵魂不能不思慕那遥远的故乡。

大自然在春天宛若慈母。人与大自然相融，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哀叹有限的人生，仰慕无限的永恒。就是说，投入慈母的怀抱，感受到一种撒娇般的悲哀。

自然之声

一　高根的风雨

今年五月中旬，我在耸立于伊香保西面的高根山峰顶，籍草而坐。

眼前，大壑巍然张开巨口。隔着沟壑，左首耸立着榛名富士，右首耸立着乌帽子岳。两山之间，夹峙着水面狭窄的榛名

湖。湖的对面有扫部岳、鬓栉岳等高山，显得湖面更加低平。乌帽子岳的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山峰上白雪皑皑，如波涛般横亘于天际。

近处的峰峦，呈现出紫褐色的肌肤。其中耸然屹立于大壑之旁的乌帽子岳，峰顶皆由峭立的山岩构成，历经风霜雨雪侵蚀的山肌，留下条条襞沟。适逢五月中旬，春天已来到山里。生长于山上和山腰襞沟里的枹树类树木已经披上绿衣，恰似数条青龙蜿蜒沿山而下，又如绿色瀑布饱涨，与榛名富士山麓流下的绿色河流汇合，不断地往右边的大壑之中奔流。顿时，壑底卷起几座小山，掀起绿色的余波。

时值午后二时许，空气凝重，闷热。西边的天空呈古铜色，满目青山沉默无声，惊人的寂静笼罩着山谷。

坐了不一会儿，乌帽子岳的上空升起团团似泼墨般的乌云，远处隐隐传来预示暴风雨将临的雷鸣。骤然间，空气凝滞，山色昏暗如忧。突然，一阵冷风飒然拂面而来，湖水声，雨声，还有震撼群山中千树万枝的声音，在山谷中倏然而起，弥满天地。犹如山岳与风雨激战，矢石交飞，凄绝震耳。

抬眼远眺，乌帽子岳以西的群峰，笼罩着一片灰蓝色的云雾，风刀雨剑，激战正酣。而远处交界地的群山，雪光鲜亮，倚天蹈地，岿然不动。头阵、二阵、中军、殿军排列二十余里，俨然如等待风雨来袭之状，令人想起滑铁卢战役中的英军布阵，沉郁悲壮，使人切身体会到大自然跌宕豪放的森然之感。紧临大壑立着一棵古老的枹树，一只枭鸟在枝上频频鸣叫。

斯时，雷声大作，乌云黑黑地朝我头上遮掩而来，狂风飒

飒震撼着山壑。豆大的雨点，一点、两点、千万点，噼噼啪啪落了下来。

蓦地，我冲出风雨雷电的重围，朝着山口的茶馆飞奔而去。

二　碓冰的流水声

为探寻碓冰的秋色，某年秋季的一日，我独自从轻井泽出发，沿古道而行。距碓冰山顶约半里处，红叶已凋谢，几棵翠松点缀着落木寒山，萧瑟之致，可以入画。

回首俯视，满山皆是枯萎的芒草，颇有“秋老群山亦白头”之感。此时，浅间山骤然密遮，山麓虽然日影明丽，山头已秋雨点点，落在帽子上。我边走边吟诵：“时雨潇潇下，独行萱草山”。秋雨阵阵，满山的芒草如人语般沙沙作响。举伞伫立片刻，雨声嘎然而止，周围静寂得仿佛空无一物。正如常言所说“山中人自正”那样，正当我心清如水时，不知何处一阵清籁之声萧萧而起，飒飒满山。啊，这就是远处的碓冰山下，河水流过谷底的声音。

栗

栗树如同野人。其树皮和叶子粗糙无光，显得多么木讷迟钝，又是那样巧言令色。它有带刺的果球、厚厚的铠甲护身，还有染成淡茶色的树皮，把其甜美之心深深隐藏着。虽然他有

些过分了，但我却钟爱栗树。

在我居住了两年多的寓所院内，有许多栗树。每逢初夏时分，郁郁葱葱的树梢上，盛开着一簇簇栗花。在蓝天的映照下，花色与形状酷似海军将士的肩章，其景致实在令人留恋往返。在布满繁星的夏夜，栗树黝黑的树梢在夜空中轻轻摩挲，微微摇曳，使人感到一丝凉意。

井旁有一棵栗树。初冬时节，硕大树干也干枯飘零，落在地上聚成一堆。我时常在天蒙蒙亮时就起床，仰视挂在稀疏树梢上的残月。

去盐原山深处探秋之时，来到长满芒草的山腰。山腰有一棵合抱粗的大栗树，根部被山火烧焦了一半，形成一个空洞。但它的树枝这儿八九枝，那儿十五六枝，从山腰向四处伸展着枝条。金黄的树叶挂满树枝，令人不胜欣喜。

走在山路上，草鞋不时踩到带刺的果球，不免有些嫉羡。但当我迎送着“落叶满空山”的诗句，独自在深山踽踽而行时，看到果树自行爆开，果实落到地上，耳旁仿佛听到了“闲寂”原本的声音。

寂然法师在和歌中唱到:“秋风吹至大原乡,茅栗落地庭院香。”

梅

一座古寺，两三棵梅树，如有月亮，景色更佳。

某年二月，自小田原游至汤本，拜谒早云寺。此时，夕阳

落于箱根山，一鸦掠空，群山苍茫，暮色将至。寺内无人，惟有两三株梅花，如白雪状，立于黄昏之中。徘徊良久，举首仰望，古钟楼上，一轮夕月，淡若清梦。

风

雨，能给人以安慰，能医治人的心灵，能使人心平气和。真正使人哀愁的，不是雨，而是风。

风，不知从何处飘然而来，亦不知往何处飘然而去。不知其初起，亦不知其终结，萧萧而过，令人肠断。风是已逝人生的声音。不知从何处而来，也不知往何处而去的"人"，闻此声而悲伤。

古人已经说道："无论春秋暖冷还是夏冬暑寒，其悲伤莫过于风矣。"

自然之色

一　春雨后的上州

从伊香保出发时，雨点敲击着雨伞，待到了涩川，雨就停住了。渡过混浊的利根川，朝着前桥方向走了约半里路时，乌云向北飞卷而去。正午的阳光，如春雨般普洒大地。

雨后，万物在阳光沐浴下，色彩艳丽，栩栩生辉。繁茂的桑园宛如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经雨水冲洗后的桑叶，一片片沾满了露水，它们吐纳着阳光，宛如燃烧着金绿色的火焰，闪烁发光。桑原之间的田野里，大麦、小麦泛起银白色的穗浪。远近的村庄里，树木新绿苍翠，碧影辉映。红白相间的鲤鱼旗在远近各处随风飘扬。其间可以看到妙义、榛名、小野子、子持诸峰若隐若现于纯碧的霞雾之中。放眼远眺，越路山上的皑皑白雪依约可见。这一带人家的屋顶上都种着菖蒲，时值五月上旬，一簇簇浓淡相间的紫花与淡绿色的花叶分相辉映，使人感到颇像茅舍簪花一般。一阵凉风吹来，桑树的嫩叶舒心地抖动着身子，毫不怜惜地抖掉钻石般的水珠。那些屋顶上的菖蒲花轻轻抚摩着碧空，频频颔首致意。刚才堆积在天际一隅的云团，不知何时消融了，散开了，流走了。此时，被风梳理过的两三条羊毛般的云絮，在碧空中飘舞着，随即也流走了，消失了。真是一幅令人心醉的景致。听吧，田野上正回荡着拂露采桑少女们的歌声。

我想，上州平原的景色并非平凡无奇。

二　八汐之花

离开马返时，雨还萧萧下着，不久便停了。春雨绵绵，此起彼伏，舒卷飘浮着。云间露出的淡紫色天空，给人一种无可名状的温馨。

道路折入深泽峡谷，大谷川的河水之美难以描述。大谷

川——与其说是河，不如说是连绵不断的飞瀑。冰消雪融后的清凉之水，流到此处，又复归为原来的冰雪，从一个峡谷折向另一个峡谷，由一块岩石跳向另一块岩石，飞流直下、浪花飞湍。每次飞跃，都溅起雪浪，浪花朵朵捕捉住阳光，闪烁着金紫色。跌落的浪花再上涌时，冷艳清美，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青绿色。此等色彩，惟眼可观而心不可思，更何况用语言描述了。我只有伫立于岩崖上，徒然感叹流水之美了。

脚下的流水之美令人着迷，但头顶上八汐山盛开的鲜花也不可忽略。

八汐山上的红花，色浓于樱花而淡于蔷薇，与稚嫩的绿叶相配，映衬着灰色的枯树。有的衬托着春空，簇立于峰顶，有的一树斜挂在岩壁上，含苞待放的呈深红色，花朵盛开的呈浅红色，满山遍野，艳丽夺目。八汐之美确实一言难尽。时而从男体山的峰顶降下一片浮云，如大鹏展翅飞过山谷。每值此时，光影相互追逐，远处的花丛隐没于云影，淡若轻烟，近处的花丛在阳光沐浴下，一树鲜亮，微微翕动着片片花唇。随着浮云浮动，山，水，花，时而沐浴着阳光，时而隐没于云影，一会儿欢笑，一会儿忧郁，极尽变化之妙。

三　相模滩夕照

太阳穿过云层，灰蒙蒙地落在小坪山上。富士山的东北角，只剩下一抹朱黄色的残曛。其余为隐郁的紫褐色云影，暗淡郁闷的天空不值得一观。

伫立河边，俯首垂钓凝视河面，顿觉黄昏的河面渐渐明亮起来，像是何处燃起了火焰，四周不可思议地越渐清亮，宛若落日的脚步又在回归。抬头远眺，富士山东北角上，一抹朱黄色的残曛像灵魂入窍般赫然燃烧起来。

啊，有人慨叹无法招回落日。你看，那即将落山的太阳，不正在回归白昼吗？天际一偶，燃烧着的朱黄色火焰，渐渐在西边的天空蔓延，一秒又一秒，一分又一分，越烧越红，越烧越亮，似乎达到了极点一般，天空通红一片。石榴花般红色的火焰，燃遍了天空，燃遍了大地，燃遍了大海，连高山和房屋也映得通红。惟有我，为自己的面容未被烤焦而惊咤不已。

云雾被烧尽散去，富士诸峰尽染上浓浓的紫色。

举目仰望，西天宛如半面硕大的陆军旗，以富士山为中心的日轮射出万道金光。那由细变粗，带着石榴花色的数十条巨大光流，从地平线射向天心，恰似地心失了火，巨大的火焰一瞬间冲腾而起，冲向天心。火焰烛天，大海如火般燃烧起来，无数的水族也许会受惊而死。

大约过了十分钟，满天的黄焰燃成一片血红色，鬼气森然，阴气袭人。又过了五分钟，血红色变成了黑红色。眼见着光焰渐退，如梦醒一般消失殆尽，天地骤然间变得一片幽暗。

山 百 合

后山山腰长满葱茏的萱草中，如黄昏的明星般点缀着一两

枝山百合。山百合的白花刚刚绽开，转眼间便开满了山麓，如今已比半夜的星星还要多。

登山访花，花儿潜藏在深深的萱草丛中，不易发现。

归来站在吾家的庭园里眺望，花儿含笑，比萱草还要秀美动人。

朝露满山时，花儿也沉沉欲睡。

夕风轻拂，满山的萱草绿波荡漾，百合花随着绿波漂浮，宛如水中的藻花在摇曳。

太阳落山，山间暗淡下来。这时，朦胧的暮色中只剩下点点白花，令人徒生哀怨之情。

又

在东京时，曾经就百合花有过如下的记载：

> 清晨听到卖花翁从门前经过的声音，出门一看，老翁担着夏菊、吾妻菊等黄紫色相间的花儿，其间夹着两三枝百合，于是便尽悉买下，插入瓷瓶，置于我的书桌右侧，顿时满室清香四溢。有时在蟹行鸟迹中倦怠时，移目于此君，便会令神思飞向青山深处。
>
> 夏季的花中，我最爱牵牛和百合。百合之中尤其喜爱白百合和山百合。编写百花谱的许六[①]翁，虽一口断定

---

① 森川许六（1656～1715）江户中期俳句诗人，蕉门十哲之一。

百合为俗物，但那只是就浓妆艳抹的红百合而言，清幽绝伦的白百合怎能包括在内呢？不要以为我是个似是而非的风流人物，我虽然身处人如云事如雨的帝都的中央，处于忙中更忙急中更急的境遇中央，心却时常萦绕于春芜秋野之外。对于我这样别无生计的人来说，买花钱也就是我的活命钱。

自从我买了这瓶百合花，白天将其作为案边挚友，夜晚将其拿到中庭，任凭星月映照，夜露洗拂。清晨起来拉开挡雨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此君。一夜之间，少了几朵蓓蕾，添了几朵鲜花。我从井里打来新水浇灌，将水喷洒到花叶上，然后将带着滴滴露珠的百合花捧起来，放置于回廊上。绿叶淋水，青翠欲流，新花初放，一尘不染。日复一日，今日蓓蕾，明日的鲜花，今日残花，为昨日而开。盛极而衰，花座渐次向枝梢移去。看吧，六千年世界的变迁已从这枝百合花的盛衰中表现出来。

面对着百合花，我想起了过去出游房州的情景。时值夏天初始，无同伴相随，时常一人孤独地登上海边的山岭。镜之浦湾平滑如镜，一两条小船浮在海面。矶山一片郁郁葱葱与海色互相映照。四处寂静无声，惟有阳光充溢天地。矶山的山崖渐趋平缓而没人海中的部分稍有突兀，露出了岩石的肌肤。坐在岩石上，白日亦可入梦。此时，一阵香风悄然吹来，回头一望，一枝百合花正立于我的身后。

面对着此花沉思，我又想起以前游相州山的情景。那

个地方即使一抔黄土也蕴含着历史。在倚山的茅屋旁，峭然屹立的石壁上，古老的洞穴幽深处，古代英雄长眠之地，细谷川流淌的地方，杉树荫下，小竹林中，无处不见这种白色的百合花。有时遇到背草的儿童，他的草篮里也插着两三枝百合。有时走在蛙声可闻的田间小路上，抬头一望，前面有形如饭粒的青山。满山萱草遍野，如同山岳女神的头发，其间点缀着无数的山百合，仿佛是天生的簪花；无风时，宛如碧绿的天鹅绒毯子上织满了白色的花纹。一阵风吹来，满山的茅草绿波摇荡，此起彼伏，无数的白花宛若水面上飘动的浮萍。

面对着此花沉思，还使我想起那次清晨游山时的情景。山间的早晨凉气逼人，身着单衣更觉肌寒。山路越来越窄，头上松椎繁茂，脚边细竹丛生。拨草而行，满山露水沾湿衣衫。一阵微风吹来，送来扑鼻的幽香。只见一枝山百合盛开在小竹丛中。踏着齐膝的露水，拨开细竹，将山百合摘下。花朵如一只白玉杯，杯中的露水四溢，打湿了我的衣裳。卷起沾湿的衣袖，一阵清香飘溢。

面对着此花沉思，令人想起高洁仙女的面影。其清香熏美，其洁白守操。生于杂枝乱竹般的浮世，而不杂于浮世。她虽然悲天悯人，泪水凝露，面带忧愁，但仰望天日时，含泪的眼中充盈着希望的微笑。她生在无人知晓的深山，独自荣枯，无以为憾。在山则花开于山，移园则香熏于园。盛开时不骄，凋零时无悔，清雅过世，永归春天。这清秀的天使面影，不正是白百合的神韵所在吗？

每当面对案头的那瓶百合花，我的心就如萦绕于清幽绝胜之境。每有邪思浊念，对着此花不禁面红耳赤。啊，百合花呵，两千年前，你盛开于犹太人的田野后，成为人们眼里传播真理的永恒使者。在一个个新的国土家园里盛开的百合花啊，愿你将清香的一半分赐于我吧。

晨　霜

我爱霜，因为它清凛洁白，因为它给人报知响晴。

最清美的是白霜映照下的朝日。

某年的十二月末，一清早，我路过大船户冢这地方。那是一个平日少见的霜晨。田野和房舍像是下了一层薄雪，村庄的竹林和常绿树都染成一片银白。

片刻间，东方的天空露出金色，杲杲旭日升向无一丝云翳的空中。万道霞光照射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农家。晨霜晶莹皎洁，向着太阳的一面，银光闪烁。背着太阳的一面，映着紫色的暗影。农舍、竹林，以及田地里成堆的稻草垛，甚至连那一寸高的稻茬上，也是向着阳光处闪着银色，背着阳光处呈现紫色。一眼望去，无不是银光紫影，紫影中隐隐可见白霜，大地仿佛成了一块紫水晶。

一位农夫站在霜野中烧着稻草，青烟蓬蓬，漫向四方，遮蔽了日光，变成银白色。霜雾渐浓，青烟也带上了淡紫色。

由此，我的爱霜之心，越发深沉了。

芦　花

“芦花不值一观。”清少纳言[①]曾这样写道。然而，不值一观的芦花正是我所喜爱的。

在东京近郊，从洲崎到中川河口和江户川的下游，是一片芦苇荡。秋天，坐在由品川开往新桥的火车上，凭窗远眺，洲崎以东的海边，茫茫一色，那就是如雪一般的芦花。

一天，由洲崎沿堤岸朝中川河方向走去。堤上的芒草先是没膝，渐次没腰，最后夹杂在芦花中的芒草高过人头，在芒草中咫尺难辨。拨开芒草，信步而行的时候，忽然撞着什么东西摔倒了。听到对方一声惊叫，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位肩上背着钓竿的渔夫。

继续前行，堤上的芒草与芦花渐渐稀疏，堤外东西二十余里是一片茫茫的芦花荡。遥望芦花荡外，可以看到一条碧水和点点帆影，方知那儿是大海。一脉细流将这片芦花荡分为两半，蜿蜒萦绕，远远入海而去。落潮后，坑坑洼洼的沙滩显露出来，沾满泥浆的芦根上，爬动着水蟹。涨潮时，万倾芦花倒映水中，渔歌和槽声此起彼伏。

芦荡之水，不仅鱼虾之类喜爱栖息，就连鹭鸶和鹬鸟也喜欢在这儿安家。

---

① 清少纳言，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女作家，著有散文集《枕草子》等。

我站在堤岸上休息了片刻，突然远处传来了枪声。顿时，鹬鸟、百劳等鸟类惊叫着，忽地从我头上掠过，消失在芦花丛中，接着是一片沉寂，惟有无边无际的芦花在风中发出一阵阵萧萧声。

大海与巨岩

天空渐渐变成混浊的紫色，温和的南风吹拂着面颊。渔夫们在海边来回奔跑，忙碌地收起了渔网。此时，雨点噼里啪啦落下来了。

不一会儿，雨停了。风越刮越大。抬头仰望，满天云朵，千姿百态。有的漆黑，有的深蓝，有的暗紫，有的银白。时而消融，时而翻卷，连富士山和天城诸山都被掩没了。苍茫幽暗的大海如同巨人勃然大怒，宛如从千丈海底发出咆哮声，一浪又一浪，飞越岩礁，吞噬海岸，无休止地轰鸣着朝陆地汹涌而来。

举目远眺大海，无一片帆影。惟有名岛上那孤然屹立的岩石，犹如张开的大嘴、展开翅膀的老鹰，兀自顶住惊涛骇浪的袭击，不时地腾起白色的波涛，岿然屹立于浩瀚的大海之上。

啊，大海呵，你的愤怒是伟大的。巨岩呵，你的毅力是坚强的。古代的英杰们，曾经像你那样，仰天长思，不与浊世为伍，进行了孤傲的战斗。

风尚未止息，海涛越发凶猛。千波万浪，一次次被粉

碎，又一次次汹涌而来。看一下小坪岬吧。它浮现在远处的海面上，刚健粗犷，身着褐衣，不带一点青色，稳稳地盘踞着，面对汹涌袭来的大海挺然而立。这使人想起当年的相模太郎[①]。

（明治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榛　树

新芽初绽，翠若烟云时，固然可爱。但当它郁郁葱葱的树梢映着火红的夕阳凌空而立时，同样也妙趣横生。然而，当树叶落尽，伫立于寒空中时，其姿态更是美妙动人。

晚秋初冬，东京的东北部最富有情趣。一望无际翻滚着金黄色稻浪的田野，此时已收获完毕。河流、村庄、农舍和地里的粪坑，都显露得一清二楚。冬天，榛树立于枯寂的村头，与筑波山和富士山遥遥相望，互相露出一丝凄笑。枯萎的芦花随风飒飒作响。广袤的田野里，肥料坑三三两两并列着，寒鸦哑哑。榛树伫立，有的一束稻草裹住树干，有的裸露着高节的肌肤，枝头伸向青碧如水的寒空，的确意韵无穷。

大自然可使世间万物表现出妙不可言的情趣来。

① 指镰仓幕府时代的第八代当政者（1251～1284），曾抵抗过元朝军队的来袭。

芒　草

干枯的叶和穗已经泛白，在晚风中乱舞，在夕阳里闪烁，这景致虽然好看，但我更喜爱它刚抽新穗时的秀美姿态。

九月末，不妨去东京近郊走走看吧。有的同蓼花、彼岸花共生一丛，临水而立，有的漫山遍野，同萤草、野菊一起守护着土地爷爷；他们与蝗虫、螽斯为伍，生长在稻粟菽麦的田地里；有的刚绽开苞叶，尚未展开；有的虽然已经展开，但尚未蓬乱。有的像银丝，有的像红绢，有的呈丹朱，有的露殷红，映衬着碧青的叶子，满含着露水，摇曳于清风中。或孤零，或丛生，勾起人们千丝万缕的绵绵诗情。

良　宵

今夜可称得上是良宵吧。今宵是阴历七月十五日。月清，风凉。

搁下笔，打开栅栏门，进院内走了十五六步，来到一棵枝叶浓密，黑漆漆的栗树边，树阴下有一口水井。凉气如水，在夜色中浮动。虫声唧唧，时而有晶莹的水珠滴落下来，是谁汲过水呢？

再往前行，伫立于田间，只见月亮已从远处的一片竹林背后升起，清光溶溶，渗透天地。置身于此犹如置身于水中，星光清淡，冰川一带的森林看上去淡若清烟。静静地站着那儿，身边的桑叶、玉米叶，沐浴着月光，闪着碧青的光亮。棕榈在明月下沙沙作响，虫在草丛中鸣叫。踏草过去，月影就在脚尖散开。夜露似溢，竹丛旁鸟声频频。想必月光明洁，照得鸟儿们难以入眠吧。

开阔的地方，月光似流水。树下，月光如洒下的绿雨。转身走来，经过树阴时，树间灯影摇曳，传来凉夜人语声。

关上栅栏门，蹲于廊下，时间已过十点，四周不见人迹。月色当空，满庭月影，犹如梦境。月光映照着满院树木，树影布满整个庭院。庭院里树影与月光，黑白斑驳。走廊下有个影子，宛如巨大的枫树。月光洒落在柔滑的叶面上，映照得绿叶如一把碧玉扇。叶面上斑驳的黑影忽闪忽闪跳跃着，原来那是李树投下的影子。

每当明月掠过树梢，满院的月光和树影互相拥抱时，白光摇曳，黑影低语。置身于此景，不由得怀疑自己变成了无热池[①] 水藻中的游鱼。

---

① 原为梵语，想像中的无热、清凉之地。

香山三日云

一 五月十日

拉开格子门，太阳已经升到赤城山的上面。碧空万里，山谷中灰色的云朵蓬蓬翻卷回旋。地面被近日来的雨水打湿，树影柔和地躺在上面。清凉的山气包孕着旭日的光辉。树上的露珠像钻石一般耀眼争辉。喜欢晴暖的燕子高兴地频频展翅飞翔。小鸟的鸣叫声也充满着欢快。

过了不久，再一看，已是另一番景象。晴空呈浅蓝色，天边浮现着一片片紫云，像脐虫一般。白云从小野子山和子持山向赤城山翻卷——云朵相接处呈蓝色——如一条长银带缠绕在山腰。小野子山和子持山的峰顶——青绿的肌肤上罩着蓝色的阴影——宛如空中的一个浮岛。

又过了一会，赤城山麓的云如大军开拔似的，渐渐向东南方向移动，一簇又一簇，绵绵蓬蓬，回旋翻卷，顺着利根川的流水，徐徐而下。白云的先头部队已经启程，而屯集在小野子山和子持山下面吾妻川河谷里的云，却依然没有动静。

白云沿着河流向下飘去，先头部队已过，中军紧逼其后，后卫也开始前进，浩荡的白云部队，宛若长长的白龙，又如横溢的瀑布，顺着河流，越过山颠，自西向东，自北往南，步步紧跟，逐渐远去。骤然间，云朵掩没了小野子山，子持山也只

剩下片片山影。接着又把赤城山一劈两断，使其成了空中的幻景。受到阳光照耀的云朵，比白金光亮，比白银洁白。而山却高于云层之上，衬着碧空，翠碧欲滴。赤城山已染成一片蓝色。小野子山和子持山呈现出青肤蓝影，鲜亮如画。云朵渐渐淡薄，白根山和越后境的山峰微微露出了青色。

随着时间的流逝，如大江般翻卷的云流也停息下来。云朵向上飞升，赤城山几乎已脱尽云衣。山肌经过雨水的洗浴和云絮的拂拭，显得青如碧玉。然而，香山的天气又是变化无常的，今天的晴朗也难以保持长久。美丽的白云慢慢消失了，有的化作一抹轻烟遮掩着山峦。看着看着，不知何时，天空又涌来滚滚浊云，一会儿从这里翻卷涌出，一会儿又从那边旋涡隐没。山容山色几乎每分每秒都在变幻。午前十一时过后，山谷里又乌云密布，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

雨下下停停，时晴时阴，变化无穷。夜里也是雨声不绝。

二　五月十三日

朝来春雨潇潇。接近中午，雨已绵绵下了几个小时。满目云雾银光透亮，除了伊香保一山之外，虽然一片云雾茫茫，但离晴朗似乎已不远了。山谷里的云雾向上升腾，如轻烟般飞扬，掠过农舍，抚摸杉松，翻卷而去。

庭院的泉水面上，雨点依然频频留下波纹。仰望天空，白雨如缕缕细丝，飘然而下。但天色越渐明亮，小鸟啁啾，燕子飞舞，远处传来牛的吼叫声。楼上楼下都打开了拉门，惊喜

道："天晴啦！"

午后二时左右，弥满山谷的云雾果然被拨开了。小野子山和子持山的山腰以下都已显露出来。雨后的群山浓翠鲜绿，色润如融。突然，空中露出块块蓝天。只见云烟散开，支离破碎地辞山而去，升上高空。有的屯聚成团，有的向东方飘去。

骤然间，赤城山左边的山腰上，升起一轮彩虹，如梦幻般，七色交映，鲜艳欲滴。子持山腰间的片片白云徐徐向赤城山飘去，当飘过彩虹上空时，七色彩桥就被遮断了。不一会儿，子持山的右侧也出现了淡淡的虹影，薄薄的不成条，看上去是断断续续的彩色光片。

登楼远眺，云彩的变化实在难以名状。接近山峦的云彩，底层被染成一片蓝色，上面呈银白色。有的扑朔迷离，有的如诉似泣，有的纹丝不动，似乎含有深深的哀愁。有的在别的云朵上面自在地飞翔。有的如巨人怒吼，有的如女人微笑，有的横斜空中，有的堆积如净绵，有的洁白如银，有的光亮如铜。有的紫，有的绿，有的灰，杂然相错，尽显放纵恣横之态。若在画中看到，到底是不可信的。惟有这大自然之手描绘的景象，才使人应接不暇。只见云层重重叠叠，云中藏云，云上浮云，蓬勃聚集的云间，仅可窥见一线蓝天，大有立于高山之上俯视万丈深渊之趣。

此时，子持山的上空，飘动着点点白云；再一看，一片横云犹如白旗在山腰间飘荡。眼见小野子山颠屯聚着一团云层，形如岩石；转瞬之间云块即刻消逝，云势的变化之快，皆在分秒之间，实难预测。这时，夕阳遍照，聚在西边天空的云层变

成了绛紫色，并镶上了金边。阳光鲜洁如雨一般从云间泻下来。远山笼罩在金色的烟霭中。小野子山的顶峰上，有三朵云巍然兀立，犹如扬起紫色的烽火。正面受到阳光照射的云朵如白金般闪烁着。子持山出现了黄绿色的襞褶。栏前群峰，树木沐浴着夕阳；雨后新绿，灿然如焰。夕阳下，西天连绵的云朵一一消逝，可以看到云间的天空。镶有金边的蓝天上，云朵如金龙，如金脐，如金娥蝶，腹呈金色，背现紫色，在金色浪涛里飘舞。与此相对，赤城山那边，依然浓云叠叠，或深如焦铜，或蒸若蓝烟。赤城山上云层包裹，几乎被压得岌岌可危。

不久，太阳西沉，暮色降临。群山混暗，天空尚露微明。明星在夜空中闪烁，如春花盛开。赤城、小野子、子持诸蜂的上空，看上去依然屯聚着如墨的云层，伊香保山峰一片昏黑，汤泽的水声浩荡不绝。

三　五月十八日

早晨晴朗。午后，如绵的云朵自东往西频频飘去。四时许，拉门内骤然昏暗起来。打开拉门一看，一条黑云带已横跨在小野子山和子持山的山顶。满目山川充盈着湿气，默然无声，愁容忧戚，无一叶晃动，无一树出声，宛如一幅雨前山水图。此时，云彩如泼墨，双岳隐没其中，惟有屏风岩峭然耸立，兀立于可怕的乌云上空。鼠灰色的云层满天翻卷，使人怀疑整个天空都在飘动。

这时，屋上传来一点两点的叮咚声。刹那之间，大粒的雨

点夹着冰雹，噼里啪啦骤然而降，异常迅猛。小野子山和子持山不知何时踪影全无。山风飒飒吹拂着树木，狼狈的燕雀频频聒噪，慌忙躲进绿叶深处。

雷声隐隐约约响起。雨势时缓时急，横飞直洒。未及躲避的燕子，为了不被风雨击落而仓皇奔逃。满眼新绿频频摇曳，万物皆充满了活力，竞相跃动。

当雨稍停之时，天空白蒙蒙的，忽而变成紫色，继而又呈现鼠灰色。犹如神奇的画家在无限的太空一笔绘就的片片白云，不知从何处出现于鼠灰色，向西天飘飞而去。片刻间，雨势又复转大，待到雨渐渐停息时，小野子山头显现茫茫一片，西边的天空又露出白铜色的云朵。然而，天气终于未能转晴，时阴时雨，日光昏昏，苍然入暮。

五　月　雪

五月十五日香山小住。清晨天色阴霾，寒气逼人，遂披裹上了棉衣。

旅店的侍女端来早餐，告诉我："下雪了。"起来打开拉门一看，真是少见啊，五月的雪如落花一般，霏霏而下。

关上门，用完早点，再朝外望去，雪已下得小了，不久便停了。十分钟以后，云开雾散，眼前涌现出两座银白的山峰。那是小野子山和子持山。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看着旭日东升，雪山微闪着金光。太

阳渐渐升高了，山峰间出现两三道浅蓝的阴影，将山峰和峡谷分开了。

四个小时后，再往远处望去，雪已消融，小野子山和子持山又复原貌。真是宛如梦幻一般。

香山之晨

太阳慢慢从赤城山升起。

凌晨，四时许，起床打开拉门一看，群山苍茫，峡谷晨雾如海，人尚未醒，炊烟未起，惟有昏昏欲睡的鸡鸣声传来耳际。

不久，赤城山背后骤然间射出银白色的亮光，眼见着太阳从山头上冉冉升起。

太阳从山头升起后，金色的光线由柔和渐渐变得强烈，穿过山间的晨雾，撒向山野，就像圣灵降临愚昧的尘世，灰蒙蒙的群山渐渐明亮起来。赤城山上罩上了淡淡的紫色，子持山和小野子山诸蜂则泛起微微的碧绿色。远山依然一片朦胧，山麓仍然沉睡在晨雾之中。

这时，太阳越升越高，赤城山与杉树林之间形成一条光的峡谷，浓密的杉树林笼罩在紫色的雾霭里，稀疏的松树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如碧玉般闪闪发亮。茫茫一色的小野子山和子持山的群峰，在阳光下如梦幻般浮现出层层襞褶，渐次清晰可辨，将光亮闪烁的山峰和碧烟缭绕的溪谷区分得清清楚楚。山

间的雾霭徐徐飘散，显露出了森林和房舍。

此时，阳光洒遍整个伊香保城镇。家家炊烟缭绕。鸟雀因晴天而欢声悦耳。放眼望去，几十里之外的远山，一齐面朝着东方，迎接着朝阳的光临。

相模滩的水蒸气

一个严霜凛冽的早晨，相模滩的水蒸气枭枭如雾。

今天，清晨七时半，登高望远，从田越川到相洋，一片白茫茫的水蒸气，蒙蒙如烟。远处的富士山，近处的小坪岬，只露出半个身影。江之岛刚开始还隐约可辨，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足柄山和箱根山也敌不过频频袭来的水蒸气，不时地被掩没其中。

七时四十分，太阳冉冉升高。漫漫的水蒸气骤然间变成透明的淡紫色。随着阳光的蒸腾，相模滩的紫气迅猛地升腾，江之岛完全隐没了身影，足柄山和箱根山也只能勉强露出一寸高的山头。渐渐地，水气如猛火烈焰，回旋上涌。除了富士山的半峰和小坪岬峰顶之外，群山尽被水蒸气淹没、吞蚀，沸沸扬扬，深不可测。在阳光的照射下，满目紫烟升腾，直冲天心。

七时五十分，阳光遍照着水蒸气。弥漫在海上的紫色水蒸气出现了一处处裂缝，使人感到了阳光的威力。忽然间，不知从哪儿出现一线海水，天空中露出了山的一角。富士山首先伸

出了腿脚，足柄山、箱根山接着露出了脸孔，江之岛在紫烟散去之际露出了笑容。海与山渐渐划清了界线，小坪岬赫然而立，阳光已经照到了山麓。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的威力逐渐强大。无论残烟剩雾，凡是在山谷与海上飘浮的东西，都如梦幻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相洋豆山一带犹如刚被开辟出来的一般。两三片金帆在江之岛的尽头闪闪漂浮。两只水鸟在海面上划着大圈盘旋飞翔着。

这时是八时过五分。

（一月四日记）

富士倒影

冬至，太阳落到伊豆半岛的天城山边。

冬至过后，落日顺着伊豆半岛一天天向北面移动，春分过后，就越过了富士山，到了夏至便落在大山的山麓。

夏至过后，太阳沿着原来的路线，一天天向南移动。秋分时，越过富士山。到了冬至，又落到天城山边。

上半年往北而去，下半年朝南而归。富士山成了途中的关山。所以，太阳越过富士山时，正是春分或秋分时节。太阳两度越过富士山，时间正好一年。

春分或秋分时节，当太阳落在富士山背后时，富士山的倒影正好映在相模滩上。

村里的渔夫说："富士山的倒影十分鲜明。"然而，我至今尚无机会看到富士山完美的倒影。

不过，在风平浪静的一天黄昏，我来到前川的河滩上，朝对岸沙洲下面望去，看到了倒映着的富士山峰。站着是看不到的，俯视的话，只能看到富士山山峰部分的倒影。人人向往的富士山，它的倒影多么令人倾倒。日落，天黄，海也染成了黄色。豆相的群山宛如染上了紫色。风平浪静。一只船自海上归来，降下了紫帆，不时传来船歌和橹声。这时，下到前川边远眺，富士山半面山肌浮在金色的水面上，紫色渐次消融。忽然，有人肩背着网，站在沙洲上，探寻晚潮里的鲻鱼。他的头点破了富士山的紫色，身影立于水中的富士山顶。

（一月十日记）

掬　网

秋季的十月十一月，御最期河畔的葭芦已经枯黄，直至翌年春季的三四月，收割后芦根才露出二三寸淡紫色的嫩芽。村民们在这段时间里，趁着农闲，到处架起了掬网，远远望去，灰褐色的掬网这里一处那里一片，交织在寒冬枯寂的田野里，一目了然地显示出河流的所在。

我在霞之浦附近的土浦附近看到一只掬网，网面很大，收网和放网都使用轱辘。渔夫不分昼夜地守在水边半席大的小屋内，每隔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就要提起网来看一次；小屋内放着

饭盆、火盆、烟盒和提灯；棚架上放着酒壶。渔夫就在这样的小天地里打发日子。捕获的鱼中较多的有鲤鱼、鲫鱼、鳝鱼和虾等。逗子一带，临水搭起了低矮的脚手架，掬网四角的竹条用草绳牢牢扎着，隔一段时间走过来将网提起来看看。捕获到的多半是鲻鱼、海津，沙鱼和虾很少。

但是，仅作为景观的点缀，掬网却极有情趣。

风和日丽之时，到处春意萌动。早开的梅花有五六株伸出村头路边的篱笆，散发着阵阵幽香。伫立于田埂桥头远望，披上新绿的村庄之间，五六只掬网架在刚刚泛青的麦田，顺着河流曲折地排列着。近处的很大，远处的窄小，在阳光下，宛如一幅图画。忽然，一处掬网无声地落下，接着又落下两处，此起彼伏地提起落下，那景象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伊豆的落日将逗子三面的群山染成了紫色，把村庄里树叶尽脱的榉树，化为一片暗红色的珊瑚林。麦田的绿波泛着黄光，沿着田间小道归来的老农，满脸映照得通红，肩上的铁锹尖上金光闪闪。举目远望，一片火红。此时，御最期河的流水比平常光亮十倍，临水的掬网个个如火般赤红。鱼虾惊而不敢从网底游过，也许因为掬网的影子清晰地映在水底的缘故吧。

此时，太阳完全落下，神武寺传来杳杳钟声，告知黄昏的来临。残阳的色与光凋落得比“索罗门荣华”还要迅疾。暮色从夕霭萦绕的山麓和村庄升起，不到半个时辰，大地已茫茫一片。空中挂着一轮弯月，御最期河像一条银线，闪着白光，将天边的夜幕缝合。

耐着夜里的寒气，站立于河边。白玉般的月亮，映在水中。隐藏在黑夜中的掬网，网影鲜明地卧在河畔。也许有鲻鱼之类游过吧，每当水波晃动，掬网也随之跳跃，仿佛要掬住那欲逃的月亮似的。

田家的烟

我爱烟，爱田家的炊烟。站在高处远望，只见远村近落的炊烟，你呼我应似地袅袅升向天际。每当这种时候，心中便感到怡然自乐。

然而，市井的恶浊如洪水般已经波及村落，田家的淳朴之风渐渐消失。赌博、淫乱、奢侈、游手好闲和勾心斗角的恶习，几乎侵入了每家每户。想到这些，不禁感叹：毋宁将这些房舍和人付之一炬，岂不更好。

不，惟有加以谆谆教化为最好。

啊，倘若我有能力，我要向全国的每村每户赠送三件礼物：良医、良师、良牧师。

良好的小学、良好的教堂、良好的诊所。这三样东西是创造健全村庄的三要素，而健全的村庄是造就健全国家的根本。

结满果实的树枝容易折断，奢财如命的国家必然灭亡。让国民仰天长啸而无愧吧。

你看，田家的炊烟虽出自茅舍，不正在袅袅地升上天空吗？



湘南杂笔

家兄居官时，曾戏以诗为赠：

青云，白云，
虽然同是云，我却愿做白云，
无拘无束，自由地
在天空中飞翔。

元　旦

晨起，打来新水[①]洗好脸，吃罢年饭，便登上樱山，遥望富士山，可山峰隐没云中，无法看到。

下了山，走过逗子村，只见一户人家的茶树上，开着三四十朵花。同茶花相邻的梅树，枝头上斑斑点点，就像挂着一片

① 指立春或元旦早晨汲的水。

片蝴蝶的彩翅，仔细一看，原来梅花已经开了。

向阳的地方，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两朵堇菜花和蒲公英。

小船上各自挂着彩旗，装饰着松枝。村里的孩子穿着节日的盛装，有的打羽毛毽，有的放风筝。虽说有些冷清，但的确是新年。

（一月一日记）

冬　威

雪尚未消融，土地冻结，河水冰封，万物皆缄口不语，几乎不见一点生气。

穿过砂山的松林，来到野外，北风吹鬓，握着手杖的手都有点僵硬了。天空冻云弥漫，一眼望去，山峦田野，一片枯寂。走过野川桥时，阴沉的天空，飞雪如粉，纷纷而降，不久即停息了。

“冬”乎哉？披雪的茅舍龟缩在寒野中，田地的一半已经冰冻。树林里传来怒涛般的狂吼，那是“冬”的声音。枯萎的芦苇挂着残雪，沙沙作响。干裂了，枯透了，那声音仿佛要撕裂我的灵魂。

春天再不会来了吗？

村头，一个女子踏着积雪，正在采摘冬菜。村边，茶花泛红，梅花也星星点点开放了。

霜　晨

洗手盆里的水结着厚厚的冰，到外面一看，路边打捞起来的海藻上，白霜似雪。田越川水面上蒙着一层薄冰，涨潮后，冰层啪啦啪啦爆裂，断裂的冰片随着潮水浮向上游。

走进河边的芦苇丛里，踏着冰冻的泥地，拨开挂着白霜的芦苇，五六只受惊的鹬鸟，振翅飞入对岸的芦苇丛里。芦苇丛的尽头，是农家的后院。一只掬网挂在那儿，在朝阳下，像紫色的纱帘闪闪发光。网上银光闪烁，犹如白羽，亮如白银，那是挂着的冰片。

太阳渐渐升起，两岸的冰霜也渐渐消融。随着冰霜的消融，蔚蓝的天空，焦枯的芦苇，泛黄的松树，紫纱般的掬网，皆徐徐流动起来。满载海藻的小船，冲破冰层，溯流而上。岸上的农夫为买海藻在讨价还价。海藻是麦子的肥料，一船海藻大约值三四十文。

（一月十六日）

伊豆山火

傍晚立于海滨眺望，半空里有几点火光。若是星，太红；若是渔火，又过高。究竟是什么呢？啊，原来是伊豆的

山火。

白天望去，大海的对岸，到处微光点点，香烟缭绕。夜晚，便是如此的通红，山火乎？山火乎？或是居住在大海对面的人燃起的火焰乎？或许是住在大海对面的“人”，隔着十里海面，为了向这边的“人”传送生活的信息而燃起的烽火吧？

（一月二十日）

霁日

今天的天气也像水晶一般风和日丽。

河面上蒸汽弥漫，道路似铁般坚硬，田地里一片白霜。弄碎洗手盆里的薄冰，一边洗手，一边朝后山望去，看到在“咳嗽之神”的祠堂旁，有五六个男人一面烧火，一面闲聊。碧烟掠过山头，向朝阳灿烂的天空散去。

不久，他们上山开始砍伐白茅。刷拉刷拉，刷拉刷拉，白茅山顶像被拔掉头发一般，从上至下被剪去白茅，一会儿就成了半秃。扎成捆的枯茅被扔下来，堆在山脚边。

朝阳满院，邻家的主妇挽起衣袖，在井边洗衣。我下榻的那家旅店的女主人正迎着朝阳，切着腌萝卜头。旁边两户人家的三四个孩子在高兴地玩耍着。行人见面都寒暄说：“今天真暖和啊！”

午后，潮水退了。河口的浅滩上，女孩子们在采摘青色紫

菜，捡拾牡蛎。河畔芦苇丛中，有人在簌簌地割着芦苇。

山阴处的水田里依然结着一片白茫茫的冰。但向阳处的冰已逐渐消融，冰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一块一块地不断碎裂。今晨已经有人在“咳嗽之神”祠堂边焚火，到那儿一看，木瓜已经含苞，枇杷的花儿已经快凋谢了。

一群男女们背着干枯的松叶和竹叶，手里拿着耙子，走下山来。

邻家不断传来劈柴声。

（一月二十五日）

初　午①

初午的鼓声咚咚。

梅花已开六七分，麦苗仅有二三寸。

村村挂着“奉献稻荷大明神”的旗帜。少男少女们换上盛装来来往往。家家有宴，人人皆醉。

（二月一日）

---

① 二月初，全国举行祭奠稻荷神，也就是五谷神的活动。

立　春

今日立春。

潮已退尽，沙滩宽广，海面狭窄，水位低矮。

傍晚出门，到海边漫步。

太阳就要落山，西边的天空笼罩着浅蓝色的雾霭。

太阳在雾霭中泛着朦胧的淡黄色，如梦境一般。

潮退后，露出宽广的沙滩，镫摺鼻和鸣鹤鼻两座岩礁黑乎乎地向海里延伸。有一人，长仅一寸，立于岩上；有帆影，宽仅一分，点点漂游于视野的尽头。海水溶溶，凝如油膏，悠悠而流，在沙滩边荡起微微的涟漪，缓缓消融在沙里。阳光苍茫流入大海。鸣鹤鼻岩礁的影子，如鳄鱼皮般印在鳞鳞不平的沙滩上，狭窄处的影子凹陷，宽广处的影子，隆起成圆形。天睡了，太阳睡了，海睡了，山睡了，山影睡了，帆影睡了，人睡了。立春的傍晚，大地与天空融为一体。

（二月四日）

雪　日

早晨起床后往外一看，满天满地白雪茫茫。

午前，细雪纷飞。午后，棉雪飘扬。雪终日不停地下着。

打开拉门，白玉般的雪片斜飞进屋。后山也因飞雪而一片朦胧。一阵大风吹来，积雪满天飞舞。午后，雪越下越大，连马车也无法行驶了。积雪沉沉，压弯了树枝，不时可以听到两三声树枝的折断声。

满天遍地，一片白茫茫，惟有前川河，呈现出灰黑色。十几只鸥鸟飞来，游嬉于水面，时而有两三只飞离水面，尽情地展开翅膀，迎着风雪搏击，然而，每次都被大风挡回来，徒然地落到河面。

终日白雪霏霏，天地被风雪掩没，人被风雪封锁，在风雪中迎来了黑夜。

夜里十时，提着灯往外望去，依旧飞雪纷纷。

（二月十六日）

晴雪的日子

夜来的风雪已止，今日晴雪似玉。

旭日高升，蒸发着积雪。屋檐上的雪开始融化，如雨水一般滴落下来，汇成一条小河，泛起的水花，犹如圆形的小舟，缓缓流去。关上拉门，点点滴滴的影子顺纸门而下，疑是降雨。打开拉门，只见水滴自蓝天而落，银光闪烁，宛若珍珠。覆盖在夹竹桃上的积雪渐渐消融，随着压力的减轻，夹竹桃抖掉残雪，重新挺起了腰杆。

富士山从峰顶至山麓犹如包裹着一层棉花似的，体态丰盈。日光照射着峰顶，水蒸气如轻烟一般蒸腾而上。相豆的群山，一派洁白鲜亮，令人惊叹。仿佛正从五六里远的对面走过来。

初春的雨

午前春阴，午后春雨，暖和悠闲，而且宁静。

逗子的梅树大多为老树。八幡的梅林里，一位背着小孩的老妪，正在捡松叶、松籽和枯枝。雨水透过林中的松树、杉树、榉树，沙沙地滴打在散满枯叶的沙地上。

从村庄来到田野，麦苗墨绿，路边的枯草也萌生出斑斑绿色。春雨潇潇，神武寺的山碧烟蒙蒙。樱花山虽然残留着斑斑白雪，然而，山岭、树木、房舍和田园，无不在春雨的滋润下，显得丰泽亮丽。河边的枯苇大多已被割去，剩下的，东一丛，西一簇。河面明亮，田地宽阔，一只搁网挂在春雨中。

梅花渍香，山茶吐红，麦苗绿润，山青空蒙。这是一场多么催春的春雨啊。

归途来到富士见桥畔，只见两条小船飘浮在河面上，船上盖着草席。也许刚淘过米吧，从倾倒的淘米桶里淌出的乳汁般的泔水，点点滴滴融汇在春潮里流走。春潮伴着春雨，青碧如膏。海面上春雨蒙蒙，一只春帆穿雨而来。

（二月二十三日）

初春的山

登上后山。

春空烟霭迷蒙，四山霞雾弥漫，不容争辩的春天已经来临。

大海浩荡，与天空融汇一体。柔和明净的海面一闪一闪地映现出富士山头的皑皑白雪，远处的渔舟比鸥鸟还小。

村村依旧是一片寒冬枯景，然而，云霞已低吻大地，周围已充盈着春光。一只鸢鸟在山下盘旋着。

山崖、田畔，到处萌发出郁青的冬草，榛树上已垂挂起花朵。春兰也早已开花，春天从枯草枯叶中已萌发出簇簇春意。

三月桃花节

阳历三月，桃花尚未开放，但春云遮日，春意比酒还浓。

经过逗子的村庄时，梅花的白色即将消褪，茶花的花朵多于叶子，已经开始凋零。弹棉花的弓声、鸡鸣声，悠扬地回荡在春天的村庄里。

田里的水微暖，杂草露出青色。土地饱吮着肥沃如油的水分，发出扑喳扑喳的声响，大地似乎也在抒发着复活的喜悦。

麦苗越发浓绿。菜花初开，田畔的野玫瑰一簇簇吐出

嫩芽。

由于昨天的暖雨，箱根山和足柄山的积雪消融了，富士山从山麓至山腰，也脱下了白衣。

（三月三日）

春之海

坐在不动堂前，遥望大海。

春海融融，浪波荡漾。有的地方像巨大的蜗牛爬过后留下的痕迹一样，光滑白亮。有的地方像聚集着亿万只鳞类生物一般，颤抖着泛起一片碧色。近岸的海水透明，呈白矾色，圆圆的石子横卧水中，闪着紫色的影子。茶褐色的水藻像梳理好的头发缠绕海岩。海面没有什么波纹，惟有缓缓晃动的海浪如熨烫衣裙似的，一浪接一浪，席卷而来，撞碎在岩壁上。涌入岩缝的，发出轰然的声响，漫入小石堆的，传来嚅嚅细语。

对面有一条捕鱼的小船，船浆时时落在船舷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一位渔夫正在捕捉章鱼、海虾，他趟着浅水，扑嗵扑嗵，脚下泛起粼粼水花。

春分时节

今日进入春分。

梅花历乱，麦绿已经分蘖，菜花盛开，茶花纷纷飘落，遍地艳红。

来到野外，田埂上长满了土笔菜、芹菜、荠菜、野蒜，蓬蓬簇簇，让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苔子开了花，冬草刚撑起青青的小伞，阴影下面，紫槿含羞脉脉，花朵娇美无比。蒲公英将它那一轮轮小太阳，慷慨地撒在田埂上。木瓜也露出了红唇。

听一听田里的流水声吧。溶溶润滑，孕蕴着无穷春意。刚及半寸的小蝌蚪，在温暖的水中嬉戏。农夫已经开始犁地。

河边，枯枝残根之间，开出比茅草花大、比竹笋细的芦芽，吐着绯红色，茫茫一片。田野里可以听到云雀的欢叫声。近日来，邻家的榉树上，每天有黄莺啼鸣。

（三月十八日）

参拜伊势神宫①

书窗外，传来马铃的叮咚声、嬉闹的欢笑声，禁不住往外一看，三四匹马，装饰着五彩缤纷的彩带，马背上骑着一身旅装打扮的男子，在男女老幼的簇拥下，大声吵嚷着往车站方向走去。原来是为首次参拜伊势神宫的人们举行的启程仪式。

特戏作几首短诗如下：

---

① 伊势神宫——位于三重县伊势市，是祭祀皇家祖先的神社。

一

麦苗青又长，穗苞尚未开，
桃花红艳艳，油菜花正香。

二

参拜伊势宫，时节正当时，
五十三驿站[①]，昔时走十天。
今日火车行，一日就到达。

三

古式小礼帽，横戴在头上。
一张大红毯，垫在屁股下，
马铃叮咚响，英武又威风。

四

“请问太郎作，这就要离去？”
“原来是松君，去去就回家，
想要何礼物，尽管对我言。”

五

“礼物我不想，只想把你劝，
伊势松板街，出名女人圈，
莫要被迷住，有家难回还，
哎哟哎哟哟，有家难回还。”
“哈哈哈哈哈，嘻嘻嘻嘻嘻”，

① 从东京到京都的东海道线，路上有五十三座车站。

叮当马铃声，渐消云霞中。

（三月二十五日）

滨海落潮

一块平坦的磐石，大小可以在上面建造一座房子。今天那磐石露出水面，沐浴着阳光，粘附在上面的海草，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闪烁着光亮，似乎在倾诉着什么。岩石缝里残留着忘记退去的潮水，被阳光晒得暖暖的，许多无名的小鱼在浮游着，快步飞跃过一块又一块岩石，来到海岸的尽头。这儿潭深水静，绿如碧玉。黑海带、水松等各种海草随波摇摆，顺流漂动。阳光投下的金丝在水底编织成锦缎，显得无比美丽。隆头鱼、笠子鱼、虾虎鱼、剥皮鱼等各种鱼类一会儿游出岩石，一会儿又钻进藻丛。经过这里还可以看到绯红的海松、朱色的海星、紫色的海胆、绿色的海葵、茶色的雨虎等。这些既像动物又像植物的东西，在水里闪耀着五彩。水中春天的美丽远胜过陆地。

闻着潮香，站在岩石上遥望，采拾鹿莱、紫菜、海贝、螺蝶、珠贝和海胆的身影散现在岩石上，其间有衣着华丽的男孩与女孩。这时的海岸宛若鲜花盛开。一位捕捉章鱼的男子，一手拎着盛油的竹筒，那是澄清海水用的；一手握着铁矛，从一块岩石跳过另一块岩石。对面的捕鱼小船熟练地穿行于礁岩之间。渔夫把头伸进探视舱，边窥视水底，边与伙

伴交谈着。岩石那边的海水窄如绣带，忽而同深远的碧空相离，忽而泛着银光，与天空连成一体。春帆二三点，远远掠过伊豆的山峦。这磐岩与陆地之间，积聚一弘潮水，静如池水，映出绿色的山影。五六个渔家子女将他们手制的小帆船放游于池水上。微风初起，吹鼓船帆，很快就驶抵对岸，孩子们拍手欢呼。风停了，小帆船停于池中间，孩子们投石驱赶。其中有个哑巴，年龄稍大，看到自己做的小船顺利抵达对岸，便扯起别人的衣袖，指向那边。满脸的高兴劲儿，十分可爱。

（四月二日）

沙滩落潮

去金泽看牡丹，归来途中，到野岛一游。从野岛到夏岛有四里长的一片沙滩，许多人在那儿拾贝。对于这一带的农妇渔女来说，这里的沙滩是她们衣食的来源。从老妇到五六岁的小女孩，都戴着头巾，扎着红佩带，光着脚，右手握着铁铲翻沙子，左手灵巧地拾起掘出的海贝。有的在一尺多长的竹筷头上绑着锋利的小刀，在沙滩上挖洞，掏取马刀贝。掘到的海贝中最多的是吹盐贝、蛤蜊，其次是文蛤、海螺、马刀、马珂贝等。有时还有海蟹、对虾潜藏于沙中。吹盐贝如其名所示，当被掘出来时，便会突然喷出一口咸水，面目可憎，似乎在嘲弄人。马刀贝见到洞穴，不一下子扎进去刺

到，就会逃得不知去向。对虾在退潮时来不及逃遁，就钻进沙子，以为有了无人知晓得隐居处，而一旦被挖出来，只得乖乖地当俘虏，犹如平治之乱中出家的和尚般，令人笑不忍俊。

放眼远眺，沙滩像个大圆盘，周围的碧海犹如缎带缠绕。青色的远山宛如镶在大海上的一条蓝边。圆盘上铺盖着淡紫的细沙，处处残留着落潮时的水窝，但浅得不足以湿鞋跟。小蟹疾爬，幼鱼竞游，到处可以听到扑叽扑叽的响声，是螃蟹在低语？还是沙在同太阳谈话？静观周围，偌大的沙盘上，拾贝的人如蚂蚁般散在四处，或俯或伏，或弓或屈，像螃蟹般不停地挖沙，紫沙簌簌地被翻捡过来，变成了黑黑的覆盖层。有的在唱歌，有的沉默着，远处的在呼唤，近处的在低语。不时的有人站起来伸腰，其头部超越出沙盘，超越出如缎带般的大海，顶到了白云漂浮的天空。

多么悠闲的景致啊！大海又远又细，船帆亦更细；山峦又远又青，云彩亦更碧。数百名男女老幼集聚沙滩，挖沙拾贝，忙的不亦乐乎。地上到处放着提桶、竹筐等盛器。山影倒映在沙滩的水洼里，一切都沉浸于明媚的春光之中。

这时，海潮又慢慢涨起来了，沙滩上抬箩筐的，扛耙子的，背背篓的，拎提桶的，纷纷归去。有人高声呼喊“还在拾吗?”“危险，涨潮啦!”有人提醒着孩子。晚来的人仍留在原地，没有离去的意思。

不一会儿，海潮从四方八方涌来，开始包围沙盘。如带状的海水从四周渐次漫来，开始浸没站在沙盘中央采贝人的双

脚，采贝的人们被一个个驱赶到岸上。沙浸人退，潮涨海涌。

淡紫的沙盘逐渐缩小，一小时后，沙滩已不见影子。海水涨到我的脚边，白浪滔滔，帆影片片，悠然自得。

（四月七日）

花 月 夜

打开拉门，十六的月亮悬在樱花树梢。天空碧霞淡淡，白云团团。靠近月亮处如银光闪烁，远离月亮处似棉般柔软。

春星如影，迷蒙地点缀着夜空。微茫的月色，映在花上。茂密的树枝，遮掩住月光，一片灰茫。独有疏朗一枝，伸向月亮，闪现着白光，那风情难以言尽。薄光淡影，铺洒在落花点点的庭院，在大地行走宛如走在天上。

眺望海滨，沙洲苍茫，银白一片。不知何处，传来唱民间小调的歌声。

又

雨已淅淅沥沥下起来，片刻间又停了。

春云笼月，夜色泛白，樱花淡若无影，蛙声悦耳，更觉四方岑寂。

（四月十五日）

新　树

夜里的春雨停了。九时许，满天云朵散去，薄细如棉化为细纱，继而化为轻烟而完全消失，天空变得一碧如玉。

阳光如雨照在纸门上，隐约映出绿叶的碧影。

看到叶影的浓密，可知花枝的茂盛。

静静望去，一庭的新树，沐浴在阳光下，泛着金绿，宛如将满天的日光全部集中到院子里来了。你看，那枝枝叶叶，映着清澈的碧空，将其淡紫的影子投射在地面上。

樱树长出了嫩叶，新叶丛中仍稀稀疏疏残留着一两点残花，不时地像彩蝶飘飞下来。树下，落英和红萼，片片点点，连同影子贴俯在地面。一只白鸡，身上映着斑驳的树影，啄食落花。

你看，那树枝之间蛛网缠绕，辉映出绿、黄、红三色。再看，无数的飞虫，如雪般纷纷绕树而飞，蜂虻嗡嗡，在阳光下翻舞。自然界遇上如此的丽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一只蝴蝶正忙碌地飞着，似乎想追回即将离去的春天，它那执着地憧憬百花盛开的情景令人动情。

风徐徐吹来，新树轻轻地抚摩着碧空，不时地颔首致意。满地的树影微微颤动。新树之间晾晒着衣物，其衣影也在地上翩翩舞动。

靠近落叶树的邻家，离新树稍远。隔墙可以听到伊呀的织

机声。

又

太阳落了。灰色的云高悬在新树梢头。

夕风轻拂，新树在空中微微抖动，田地静谧地卷起麦浪。暮日苍茫，夜幕降临。回首向后山望去，悬挂在松树林上空的十四的月亮，虽如圆盆一般，但暗淡无光。漫步田间，豆叶豆花，香气袭衣。

天穹，空气，风，月，如水一般淡，如水一样清，如水一样不停地流淌。

（四月二十日）

暮春之野

青叶茂密，村村隐没在绿树丛里。芦荻长大，河面变窄。

站在河的上游，眺望落日在村庄的远处沉没。太阳已经挂在小坪山峰。山色在村里苍郁的树梢上，泛出一片暗紫的颜色。晚潮渐渐上涨，河水倒流，一川水泡，犹如飘浮着白雪，掠过青芦的影子，向上游漂去。河对面张着掬网，人躲在青芦中看不见，但每当提网时，网上便闪着带有夕阳的紫金色光芒。水珠如玉，一粒粒滴进河里。

不久，太阳摇晃着红球落到山后。残照把树林的上空抹得一片通红，河水也泛着红光。海潮渐渐涨满河床，河面上夕照辉映，芦影青翠，丛林浸翠。淌淌流水，几乎将小板桥淹没。时而有鱼儿在林影里穿行，碧青的水上泛起一道道白色的波纹。

晚风吹拂，残照的影子越渐淡薄，芦和影融为一体，轻哼着歌声走向暮色。不知何处的寺院，敲响了晚钟，钟声悠扬，在原野上回荡。

片刻，大地隐没在苍茫的夜幕中。家家户户的窗子上，开始亮起了橘红的灯光。

（五月十日）

苍茫夜色

最寂静的莫过于收割完麦子后的乡间黄昏。

游览了神武寺，已是傍晚，一个人沿田间小路返回。太阳在苍然的暮云里落山，云隙里透出的一抹朱红色的残照也随之消失。烧麦秸的缕缕青烟从田间、村庄和山边升起，蓬蓬地散开。最终，山野和村庄变得一片苍茫。

静立远眺，暮云苍山的暗影消失，水色浩渺的田中涌出白烟。望着望着，烟雾从一块水田蔓延到另一块水田。原来那是烧稻草的烟影在田里蔓延。水田里蛙声缭绕。

夕阳落山，雾霓弥漫，万物融为一体，恍惚人无我之境。

没有人语，没有杂声，没有灯影。惟有苍苍、茫茫。

多么幽寂的夜色。

独自立于黄昏中，侧耳倾听，只有蛙声入耳。

这才是黄昏的声音。

（六月七日）

晚山百合

傍晚，登上后山。青茅在夕风的吹拂下摇晃，百合花清香四溢。山丘上，月影朦胧。太阳已经沉入大山的右面，残照犹明。金黄色的云朵横于天际，宛如翻舞彩旗，由西向北延伸。淡蓝的暮云上，富士山微微露出了峰顶。海水泛着蒙蒙紫色，一点帆影在海面上徐徐而过。

遥望村庄方向，此时，村与村之间泛着金色的麦田，不知何时已收割完毕，收割完的麦田一片灰黑。水田一半已插了秧，布满新绿的秧田和仅灌满水而未插秧的汪汪水田，参差交错。一条狭窄如带的小河，在田间银光闪烁，婉转流去。麦子收割完后，绿树环抱的村庄，愈加暮色苍茫。到处都腾起了烧麦秸的青烟。耳畔不时传来麦秸燃烧的声响。一阵风吹来，青烟下面的红火闪烁。烟雾眼见着笼罩了村庄，向山冈蔓延。黄昏在青烟中来临，夕风送来阵阵蛙声。

天黑后，从山上下来，小路两侧的青茅，苍碧一色。点点

百合如朦胧夜色中的星辰，闪着淡淡的白光。夕风拂徐，晚山苍暝，青香盈袖。

山端的月影，渐渐明丽起来。

（六月十三日）

梅雨时节

雨，下了停，停了下。鸦声与蛙鸣，此起彼伏，争唱雨晴。

趁着雨停的间歇，走出家门，踏着夹杂有麦秸的淤泥，在村里穿过。只见绿叶簇簇的房前有人在采摘梅子。旱地里，女人在种植甘薯。

水田大都插了秧，田里一片嫩黄，秧苗稀疏，蛙声不绝于耳。从一块田流入另一块田的水声，浑厚震耳，惟有梅雨时节才会听到如此浩荡的水声啊。

河流如膏脂，碧潮满岸，一捆金黄的麦秸，上下浮沉着随河流漂去。岸边的芦苇，稀稀落落已开始吐穗。一些孩子将折断的芦苇铺在地上，坐在上面悠然自得钓着鳗鱼和虾虎鱼。

空气沉闷而凝重。你看，村里冒出的炊烟，也因潮湿而难以升空，只能化作雾霭在地上爬行。你再看，山色已变得蓝深绿重，似乎滴下一滴水，那山色就会消融。

山上传来枭鸟的叫声。

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

（六月十八日）

夏

梅雨放晴后，转眼已是夏天。

打开拉门，垂帘而坐。帘外山色青翠，身着洁白衣衫的人们来来往往。

富士山也穿上了夏衣，碧衣溯溯，显得神清气爽，头上仅冠着两三条云带。相模滩宛如铺上了绿色的地毯，习习海风吹来，使人感到凉意袭人。

又

今日首次听到从后山传来的茅蜩的鸣叫声。清脆悦耳，如银铃一般。

白日依山落，凉意随夕生。出门望去，河边有人在垂钓。谈笑声、笛声不绝于耳。还有孩童在放焰火。

夏季开始了。

（七月十日）

凉　夕

日已落下。坐在石堤上，垂着双脚钓鱼。眼前，流淌着倒映夕照的河水；背后，青芦在沙沙地摇荡。

潮水渐涨，河水溯流而上。水清见底，小鳗鱼在水藻丛中穿行。今年刚出生的小黑鲷在碧玉般的水中成群结队地嬉游。鱼儿的影子一闪一闪映在水底。从石堤缝里游出来的虾虎鱼，避开举螯袭来的螃蟹掉头逃遁。小虾顺着木桩往上爬行。寄生在岩壁上的小蟹像跳水一般咕噜咕噜坠落水底。

眺望下游，下游也像上游般，水中映着山影，山翠水碧，河水伴着凉风流泻过来。涨满潮时，一派“夕阳明灭乱流中”的景象，残照的夕影似乎不愿被流水带走。鱼群搅水，泛起的波纹随即被流水抹去。河底细长的水草，经流水梳理后，似乎就要漂出水面。几群鱼苗难以驻足，也随流而去。

潮水涨至我垂着的足尖时，残阳已消逝，潮满水滞。鲻鱼跃出水面又落入水中的声音就像投石入水一样悦耳。

（七月二十日）

立　秋

秋，今日开始。

芙蓉开花，寒蝉鸣叫，日光赫赫，散发着热力。秋思已弥漫天地。

迎　魂　火[①]

今天是八月十三日，这一带依照阳历举行一年中的祭日活动，所以要晚整整一个月。而今天正好是盂兰盆节的第一天。

太阳落山了。晚风夕潮相伴而来。河口停泊着一艘日本式小船，初八的月亮光洁如银地挂在桅杆上，就像残缺的白壁一样。

我的房东老太太，拿着一束稻草放到河边，然后在稻草中插上杉树叶，擦着火柴点燃了火，稻草熊熊燃烧起来。老太太拿起盛有水的钵子，将水洒到地上，再把切成小块的茄子投进火中，合掌祈祷：

> 爷爷，孙儿，请乘着这火回来吧。请到家里来吧。……请吧，请进来吧。

---

① 盂兰盆节的第一天，为迎接亡灵在门前点的火。

两年前失去父母双亲年仅五岁的儿童，也合着小手朝火膜拜。

河边到处都燃着火焰。我走到其中一堆火焰旁，只见一位年旬八十的老妪，手里捏着线香，目不转睛地望着火焰。这位老太太去年失去了她的老伴。

各处的火焰，火势渐小，不久就成了灰烬。潮汐拍打着石堤，发出阵阵回声。空中的月亮虽不能言语，却在默默地凝望着这个世界。

死者不会知道吧？听到了夕风低声回答的“不”吗？

（八月十三日）

泛舟河上

泛舟于御最期河，溯流而上。

落日西坠，残阳映水。山上，蝉音蝈声，不绝于耳。

小舟伴着暮色，溯流而上。夕潮漫溢，一半的青芦洲淹没于水中。舟行所至，山影青翠，静卧水中。时有鲻鱼跃出水面，画出银白的波纹。

日暮水白，两岸苍茫。铃虫、松虫、蟋蟀，隔河齐鸣。山色蒙胧中，枭鸟低鸣。空中又传来白鹭的啼声。

（八月二十日）

夏去秋来

女郎花开，柿子泛黄，甘薯渐渐甜了。寒蝉昼鸣，松虫、铃虫夜啼，它们在告诉人们秋天的来临。听吧，粟、稻、芦的穗子正在发出沙沙的声响。

微雨沙沙，下下停停。这是在为今年的夏季送行的声音。

（八月二十八日）

秋　分

今日秋分。

清晨起床来到门外，只见白露满地，稻穗、粟穗、芒草花、芦花，一切都浸润在露水中。虫声如流水般啼鸣不绝。

又

秋分时节，附近的男女老幼到藤泽和镰仓参拜寺院。路上归客如织，河边众多钓者并肩而坐。

午后，斜阳悠悠，碧潮满川，行人满路，日光普照天空，伯劳的鸣声灌耳，风和气清，秋意润心。

又

日落。无花果树的叶影黯淡下来，芙蓉花伴随着夕阳即将凋零。空中雁声回荡。

中秋夜雨中隐藏的月亮，今宵高挂空中。庭院中的细沙如白霜银光闪闪，树影黝黑地在地面摇晃。

庭院里白荻映月，如雪般光洁。

（九月二十三日）

钓竹荚鱼

上

“叔叔，去钓鱼吗？”

恰好是星期天，正在吃午饭时，外面的帘子揭开了，邻家的小姑娘进屋来邀我。她父亲是东京人，长期住在逗子，并有一只小船，常出海去钓鱼。

我搭讪了两句，马上放下筷子，挟着鱼竿、鱼篓和垫子，来到河边。船已备好了，船主——姑且叫甲某吧——正在慢慢解开缆绳。

另一位老头上身穿着单衣，外面套着旧式警服，是一个茶馆的老板，也是个钓鱼迷，暂且称他乙某。

船出了河口，沿着湾内斜行，走了二里多远，便到了竹荚鱼场。这里的水深只有三四丈，但水底是岩石，水藻蔓生，是竹荚鱼集居的地方。附近，如此好的钓鱼之处屈指可数。不到这样的地方来，即使钓一天也钓不到要钓的鱼。甲某手握橹柄，不停地望着远山思索着，不久，他点点头抛下了铁锚。原来渔夫们都是把山谷、树木、房舍当作判断渔场方位的标记。若问渔夫在哪儿能钓到竹荚鱼，他们就会指着山上的松树说："瞧，山上不是有棵大松树吗？就在那松树的左右。"

据说钓竹荚鱼最合适的季节是九月、十月和十一月。现在经常可以钓到的是当年就长到四五寸长的小竹荚鱼。当然，有时也能钓到身长一尺以上、长到两三岁的圆竹荚鱼和雌竹荚鱼。

然而，竹荚鱼身子绵软，尤其是嘴部薄脆，若是拉的时候用力过重或绕线，鱼鳃就会撕裂而脱钩逃掉。鱼钩用钓鳍鳀鱼的钩，鱼饵多用小沙丁鱼。另外，将竹荚鱼本身切成碎块也可作钓饵。时间大致在早晨和晚间，水尽量越混浊越好。钓任何鱼大概都是如此吧。

一艘小船占三个地方，三人分别下了鱼钓。不知道是因为时间尚早还是水太清的缘故，只钓到两三条濑鱼之类的近海鱼，连个竹荚鱼的影子也末见着。甲某用深水镜窥视海底，突然喊道："黑鲷鱼来啦，黑鲷鱼来啦！"他连忙将切成碎块的鳀鱼和煮熟的白薯掺和在一起，揉成鱼饵，装在鱼钓上放入水里。但鱼还是不上钩。黑鲷鱼本性贪馋，无论是用小虾、小蟹、鱼虫、牛肉、白薯，还是像京都大阪一带那样，将鲱鱼、

酱和面粉调制成的鱼饵，它都爱吃。但是，今天水太清，特别是日光鲜亮地映在碧玉般的流水中，令黑鲷鱼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用深水镜可以看到，五六条脊背黝黑的鱼贪婪地围着钓饵游来游去，始终不敢靠近。这时，在船尾的甲某打了个呵欠，首先把系着铃档的铁针插在船边，再拴上钓丝（鱼一旦上钩，铃挡就响），接着就抽起烟来。乙某也打了个呵欠，掏出了旧皮烟袋。我也伸了下懒腰，恍恍惚惚闭了会儿眼睛，不久又睁开眼睛，眺望着海面。

大概已经三点过了吧，太阳西斜，海面上横着出现一条银白的柱子。正是好时候呀，北风从大陆方向吹来，冷飕飕地掠过海面。细浪滚滚轻轻敲打着船底。鱼鳞似的云朵，从天心向东南方飘浮，宛如银白的波涛在碧蓝的天际翻腾。倒映在海面的云影荡漾自如，摇曳多姿。富士山、江之岛、足柄山、箱根山、真鹤岬以及伊豆的天城山，清晰地耸立在夕阳的余辉之中。向左面望去，近处是叶山，远处是三崎山，三浦半岛纵向延伸，看上去很短。天城和三崎之间，伊豆大岛依稀可辨。岛间的海面上浮现着五六片白帆。大岛方向，那个像笔尖点的圆点，又像破折号似的，大概是钓鲣鱼的小船吧。名岛那边，捕捉章鱼的船桨不时像银针似的，一闪一闪刺破天空。离此百米处，一只小船正伸着长竿在钓针鱼。鱼竿一扬，针鱼就闪着银光跳进舱里。不知从何处荡来一片竹叶，上面似乎有两只黑蚁。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船。像黑蚁一样的是两个船夫，正在使劲摇橹。那黑影随着摇橹的节拍，交叉成 X 形，分离为 H 形。随着他们的分离组合，人影越来越大了。

秋来了，秋来了，确实秋天来了。连背后的逗子群山，似乎也秋心涌动，披上了苍黑色。在那岿然不动的山边频频传来伯劳的啼声，时而还可以听到从叶山驶往逗子车站的旧式马车的喇叭声。

也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带猎枪吧，在离船约十米处，一只海鸥不时掠过海面，钻入水中叼走鱼饵。它昂首挺胸在水波上漂浮，似乎在嘲弄地说："人类真不中用啊！"

下

不知不觉间，似一片竹叶的扁舟驶了过来，在离我们的船五六十米的地方下了锚，开始钓起鱼来。另有一艘钓针鱼的船，也划到那小船旁停下来。于是，我们也启碇朝他们那儿划去。

"怎么样?，老爷子，这里竹荚鱼多吗?"

"唉，好不容易才骗到两三条。"小船上的渔夫答道。

两三条？看来咱们一定要钓到。我们争先恐后将鱼钓放到水中，等鱼上钩。这时四十多米开外的水面，突然有什么东西不停地飞动。

"是梭鱼吗?"甲某问道。

"不，是对虾，鲈鱼在追赶它们呢。"回答的话音刚落，一只小船早已拔起锚，迅速地摇橹驶过来，敏捷地伸出钓鱼竿，想骗得几条鲈鱼上来。可是未能如愿，便又划回原地，继续去钓竹荚鱼。

俗话说，秋天的太阳快如水桶落井。当落日接近箱根的驹之岳峰顶时，富士山头已经是一片紫色。风全然止息，落日的余晖映着河水，荡漾着金波。伯劳不再啼鸣，岸上开始传来乌鸦的哑哑叫声。多么幽静的秋日黄昏！海阔天高，风平浪静。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夕阳的光辉。

忽然当郎一声。甲某钓鱼线上系着的铃铛响了一下，接着又连响了好几下。来啦！于是拉起钓鱼线一看，果然在钓鱼线的末端，一个蓝色脊背、银白腹部、眼大嘴大、约五寸长的家伙，活蹦乱跳地过来了。眼看着自己手指间的鱼线一抖。上钩啦！我用手一拉钓鱼线，很重。

看来是个大家伙！提起一看，果然是条圆圆的大竹荚鱼，足有一尺多长。嘿，终于钓着了。三只小船平行排开，下饵，投钩，起竿，个个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屏住呼吸，在暮色苍茫的水上忙碌着。时而弯腰投钩，时而扬手起竿。邻船上扑咚一声响起铅锤落水的声音，自己的船上，钓钩擦着船舷咯咯作响。钓上来的鱼在船板上活蹦乱跳，接着又哗啦哗啦被扔进鱼篓里。

“啊，这回是个大的，快，快拿捞网来！”甲某急忙叫喊着。

捞起来一看，嘿，简直大得惊人。

“妈的，到底上钩了！”

乙某在船上自言自语。扭头一看，原来他钓了一条黑鲷鱼。黑鲷先生，刚才你围着鱼饵转来转去不敢吃，现在天也黑了，终于眼混上了钩。打破的沉默又恢复了。钓了一会儿，大

概是叶山的寺院开始撞钟了。暮钟沉寂的声音回荡在海面上。

“怎么样，就到这儿吧?”甲某望望天空说。

“是吗?”听到一声兴致未尽的叹息。抬头仰视，不觉中太阳已经西沉。由富士山到相豆群山，在日落后淡黄色的天空泛起了蔚蓝色波浪般的山峦，那轮廓依然十分清晰。不过，附近叶山和逗子诸峰已经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用潮水洗一洗手，犹如温泉。然而，海上的空气已逐渐变冷。乙某把旧外套的领子都竖了起来。大岛早已消失了踪影。钓鲣鱼的那条小船也不见了，大概已经返回了。“嘿哟，嘿哟，嘿哟”远处传来摇橹的么喝声。

另外两只小船也已起碇，一只向小坪驶去，另一只返回新宿。我们也收拾好渔具，在富士山的目送下，冲开紫色的河水，徐徐划行。天色已经昏暗，海面却依然明亮。不过，前方的海滩、松林、人家、炊烟和山色，一片苍茫朦胧，融成了一体。耳畔不时传来吱呀的摇橹声和两三声响亮的雁鸣声。

接近河口时，船进入了山影中。受惊的鲻鱼蹦出水面，在黑森森的水面上划出一轮轮白圈。灯光闪闪烁烁，远处传来犬吠。撑着船篙，小船驶上退潮后的浅滩，只见岸上站着一个穿白衣服的人。

“是爸爸吗?”传来孩子的喊声。原来是刚才邀我钓鱼的那个小姑娘，她的母亲也站在旁边。

“打只灯笼来。”甲某一边喊一边系好船。在灯笼的亮光下，他用捞网把鱼篓中的鱼捞出来，分装到三只鱼篓中。出钓

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钓到七八十条，个个活蹦乱跳。

“再见，您累坏了吧?”

拿起色竿、座垫，拎着沉甸甸的鱼篓，回头望了望，黑黝黝的鸣鹤岬右侧，今日钓过鱼的海面依稀可辨，那里宛如细带，依然泛着银光。富士山隐隐约约，峰顶有一颗明星，在淡紫色的天空中闪烁。

（十月三日）

同大海作战

一

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从未曾持枪抵挡过敌军的进攻。这回第一次同大海作战。

要说战争的故事，必须首先交代清楚战场的地形。相模滩海湾面向正南，吞吐着太平洋的水。逗子湾位于相模滩的东北角，面向西南，吞吐着相模滩的水。田越川向南偏西，吞吐着逗子湾的水。这个河口地带的两岸，有二十几户人家。我客居于东岸，门前沿河有一条通往三崎的公路。大路边的高地上，右面是客房，左面是小竹林，中间是前院，院里有藤架。再向后约十余米处还有一片高地，我们全家的寓所就在那儿。顺便说一句，听说这片小竹林决不能毁掉，这是当今房东从祖父那辈起就留下的遗言。

五日降雨以来，田越川的河水猛涨。六日傍晚，船连一只也没有了。有的拖上了陆地，有的远远逃遁到上游去了。七日早晨，涨潮的时候，河水渐渐漫上通往三崎的公路。在皇太子殿下行幸沼津之前，负责土木工程的官员指挥着民工，在这一带不断地打桩，填石，垫木板。到正午时分，雨稍稍停了。但闷热而恶浊的空气笼罩了整个屋子。打开门窗，一团团像澡堂里的水雾扑面而来，书柜上的玻璃，一下子似乎流出汗来。到外面一看，天空、大海和河流混浊一片，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邻家的人们不停地仰望天空，有的人匆忙地关闭了门窗。我也急忙跑进老龙庵——这里是家父的隐居处，位于上游五六十米的地方，因为地势较高，不必担心水的威胁。——我马上关上门，下了闩，锁好插销，以防强风吹来。我刚回到寓所，就刮起风来了。是南风。接着雨也下起来了。雨点从挡雨窗漏出一道隙缝，像子弹般砸到窗上。面对窗户坐下读书时，风雨声、海浪声，环绕屋子，人就仿佛坐在一叶孤舟上一样。

大约二时许，从主房那里连滚带爬地跑来三四个孩子，前院里传来房东的叫骂声。我急忙站起开门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海水已涌到门前脱鞋的台阶下了。房东和女儿站在满院的水里，正在拼命放置防洪的圆木。

“我来帮你们！。”

我高喊一声，将衣服撩起缠在腰中，跳入水中。海水留下陆地讽然而去，力量惊人！道路石垣上压着的三尺多长的石条，简直像玩小球一般，被大水冲得咕噜咕噜直打转。

“快点，现在正是机会！

在这风猛雨狂中，我想起雨果《渡海遇难》中主人公格里亚特在孤岛上冒着暴风雨搬弄防洪器材抢险的一节。于是，我也开始着手堆砌防洪墙，就像面对着炮弹的袭击构筑防弹墙。左面的竹林是坚强的堡垒。令人担心的是从竹林到主屋这片正面的空地，我把所有的圆杉木搬来捆成一束，再将其绑在藤架的大柱上。然后又和房东两人推来一块二百多斤重的伊豆石，加固基础，房东仍不放心。我忽然看到路上那块被大水冲跑的石条，就飞快地跑了过去。

"来啦，洪水来啦，先生！"

房东在后面着急地喊道。好不容易把那块大石条推上防洪堤，还未来得及退出，后面一道巨大的波浪，押着河水倒灌而上，一跃涌过路面，迅猛地冲过刚刚建成的防洪堤，在院内四处漫延开来。另一处巨浪，斜着掠过防洪堤，向主屋的挡雨窗猛扑过去。一扇窗板被冲倒，洪水趁缝而入。房东太太赤着脚一面拼命往内屋搬家具，一面喊道："怎么办呀？东西全泡在水里啦！"

二

连续三天来绵雨不断，河水涌到岸边。潮涨加暴风，风驱使海，海挟持风。将一滩之水逼入一湾，一湾之水涌入一河。一河之水漫入河口，威胁着河口二三十户人家，实在无法抵挡。

恰好，此时寄宿于山脚下人家的五六个年轻人跑过来了。

他们强健的手脚在波浪中摸索，抱来十四五块石塔般的大石条，排放在圆木之上。然后又在石条上叠放一根大圆木，用粗绳纵横交叉地捆绑起来。主屋的挡雨窗，里外都用圆木撑住，像篱笆一样绑得紧紧的。其余地方结结实实竖起三把梯子。正面的防洪堤虽然简陋，但总算筑起来了。剩下的只是胜败一决了。

被潮水打湿的衣服来不及拧干，就把它挂在藤架的大柱子上当作本营的帅旗，站在筑好的防洪堤上一看，敌方势力声势浩荡。

灰色的天空低垂在海面上，升腾的水气似云若雾，不断地向北方汹涌而去。经常在海上看到的富士山和相豆群山已经不见了，消失得踪影全无。滂沱的大雨，漫漫的潮雾，使得远处的海面苍茫一片，已分不清天空和海洋。在一里之外的远处，浊浪排空，银光四射。浪涛汹涌地冲击着鸣鹤岬的石壁，浪花迸射，腾起三丈多高的水雾。至于眼前河口一带的气势，更是蔚为壮观。平时，阴历八月一日的大潮之际还高踞水面之上的沙洲，如今也尽没于不见一草的深水之中。河口的咽喉地带，比平常宽出了一倍。由于三天来连降暴雨，河水猛涨，河水外排时在河口处被潮水阻挡。潮水挟着风势，骎骎而来，在饱涨的河水阻挡下，被挤在河口的石垣之间，互相冲撞、推拥、翻卷、咆哮，仿佛都满含着十二分的怒气。恰在此时，阵阵狂风从天空袭来，大海形如倒立，就像被巨神用手一撮而起似的。绵亘半里宽的黝黑的巨涛，抖动着银白的鬣毛，喷洒着白沫，排山倒海般朝陆地直奔而来。巨涛向北撞碎在小坪岬的岩壁

上，往南撞碎在鸣鹤岬的石垣上，只有正面被新宿的海滨温柔地接纳了。海水在不得志之际，在田越川的河口找到惟一可以入侵的薄弱之处，便乘虚滔滔而入。河口的水大吃一惊，便全体总动员，先头部队同来犯之敌在此展开了那狭隘河口的争夺战。霎时间，河水和潮水你冲我挡，轰鸣震天，其气势就连当年从平壤突围的满洲白马队也比不过。惟有当年滑铁卢战役中，一举攻破坚如铁石的英军防线的法国装甲骑兵团，才有如此气势。所以，河口两岸首当其冲的石垣、筑坝、板墙和砖瓦纷纷倒坍。退潮时，各种冲垮毁坏的东西又刹那间被席卷而去。我的寓所斜对着河口，左面被竹林挡着，加之那简陋垒筑成的防洪堤起了些作用，多少阻挡了海涛的威力。不过，我房前放鞋子的石阶却始终浸在水里。主屋门内泥土地面的水也快要没过小腿了。

大凡战场都是这番情景吧。在危险中会产生一种豪迈、誓死决以胜负的气概。就连房东的女儿和半是助战半是看热闹的附近的女孩子们，都一同站在防洪堤上，眺望远海，全然不顾狂风暴雨和浓重的潮雾吞涌。当看到高山般的波涛涌向河口时，她们便伫立在那儿高喊："浪来啦！""巨浪来了！"当波浪涌到她们脚边时，便一同轻捷地往后闪。"快赶，快赶！"（意思指把浪赶走。浪大的时候，大声喊赶是海村的风俗。）房东叫喊着张开双臂，"呀，呀"地驱赶着汹涌而来的海浪。于是，助战的男女，以及从挡雨板的缝隙里窥视的孩子们，都扬起双手，高喊着去驱赶海浪。心地险恶的海涛，在村民们的怒斥下，越过防洪堤，留下一片水沫，悻然而退。人们都从高处跳

下来，追逐着退潮。也有的站在防洪堤上，目送着海浪退去，仿佛在跟大海玩捉迷藏的游戏。在河的上游，左右两岸，也不断传来“呀，呀”的喊声。海浪穿过两岸的石垣、板壁和人墙，虽然被追逐着，但依然像一头愤怒的狮子，迅猛地直奔而去，震撼着富士见桥，然后轻松地越过上游两百米以外某氏宅邸的石墙，其余的波浪一直朝更远的上游涌去。

雨停了，风刚停歇下来，但马上又转往西南方向狂吹起来。被吹断的树上的绿叶，纷纷飘飞，发出飕飕的呼叫。波涛汹涌，狂风卷起浪峰，飞洒出一片白烟。海连着天、风连着潮，汇成一体，浩渺无边，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响。海涛不断卷来，道路上的海水水淹过腿，庭院里的水也几乎没到胫部。

面对泛滥的洪水，可以说是出于工作的责任，肩挑邮件的脚夫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富士见桥下的桥墩被冲垮了，通往向洲的交通全然断绝。抢险战斗终于进入了最高潮。

将身子靠在大树上向河口望去，山岳般的海浪一浪接一浪地汹涌奔来，仿佛箱根的群山一齐向河口方向涌来。我住房的南边被竹林所挡，看不到远处，但还是能望见对面洲头的某氏别墅。此时，那儿正面的土墙已被冲毁，房屋已明显地向前倾斜，只剩下一道横墙和两三棵松树。当海浪一浪接一浪地压过来时，松树只能频频低头。突然间，一个更大的浪迅猛地从树梢飞越而过，犹如一泄而落的瀑布，将松树席卷得无影无踪。惟有房舍向前低俯着，等待着下一个巨浪的吞食。与别墅相邻的养神亭南角的石垣，波涛每袭来一次，就像儿童搭的积木一

般被推倒一片，压在上边的石板经不起海涛的冲击，颓丧地倒塌在地。这时，站在客厅观看海浪的一个客人，拎着行李仓皇向里院奔逃。那情景就像在观看鹫津和丸根两座城池陷落一样①。

大概是受到人类剧烈的蚕食，如今大海勃然大怒，欲将人类的千金之费和百日之劳都一举破坏。不知是从哪家攫取来的青翠的松树、门板、坛子、木捅、木板、木条，所有的一切都在浊浪里沉浮，被揉捏和摆弄。大海把从敌人那里夺取的东西当成攻击的武器，疯狂地倾轧敌方的石垣板墙。村民们手挥长钩铁矛，推开障碍物，或将随浪飘来的东西搬上岸。但是，当看到汹涌而来的巨浪，最终还是逃走了。大海在极尽全力地复仇。

当正面涌来的波涛刚退，身后却又传来了叫喊声：

“哎呀，后面也进水啦！”

海水从库房和书房之间卷着白泡，滔滔而至，冲过邻家的回廊，绕过竹林，又回流袭过来。真可谓腹背受敌。看看表，才三点半，离六点半涨潮尚有三个小时。

这时，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愚蠢可笑，其心境仿佛当年那位击败拿破仑的英军将领，骑马立于树阴下，遥望着潮水般涌来的法国精锐部队，看看表，自语道，“布尔切军队来了吗？黑

① 鹫津和丸根是当年织田信长在静冈的两个城堡，1560年被今川义元攻陷。

夜快到了吧?”[1]

三

雨猝然停了，风也暂时止息。伊豆的天空渐渐有些发亮，黄色的天空露出了朦胧的山影。

“啊，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啦!”

男女老幼齐声高呼起来。听到这一声喊叫，我的心情高兴得就像当年惠灵顿听到普鲁士军队从旁边冲向法军打响第一炮那样高兴。

战斗的高潮已经过去，刚才的一吹一浸，已是敌人最后的两手绝招。当然，敌人的旗帜仍在飘扬，风依旧在吹，但已经奄奄一息了。海涛依然很高，不过已不如刚才了，渐渐显露出强弩之末的劲儿来。趁着此时，我从后院竹篱的破洞钻出去，跑到老龙庵一看，不出所料，尽管松树的小枝折断，花草俯伏，道路大部分被冲坏，但房子的基石一块未坍，屹然峭立于原处。

四时过后，风力渐渐衰竭。云层像拉开的大幕向北卷去。南方露出了青空。富士山的头上虽然还戴着棉帽，但是其姿影和相豆群山已历历在目。后山突然传来了蝉鸣声。房东的脸上一副胜利者的神色，抽着烟坐在圆木上，把双脚伸到依然汹涌

---

① 1815 年 6 月，在布尔切指挥的普鲁士军队的援助下，惠灵顿率领英普联军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

奔流的海浪里洗着。前来帮忙的男子，一边嚼着饭团，一边同房东家的姑娘闲聊。

激战一停，顿觉腹中空空如也。连忙换下水淋淋的衣服，扒了一碗茶泡饭。原以为南邻和北邻的位置和防护都很好，一切都平安无事。但实际上过去一看，某氏的别墅，石垣和板墙已荡然无存，松树也连根拔起，树头插到廊缘下面了。这里车夫的厕所歪斜地像比萨的斜塔。水井被冲毁，滔滔的波浪打穿了地板，来回涌流着。南面相邻的另外一家，南屋的房顶被大风卷走，厨房全浸在水中，整栋房屋已是半死不活的状态。房前道路上的电杆倒地了，电线垂挂在水中，不住地随水浪浮动。风停歇了，然而大海仍在发怒。现在正是涨潮的时候，其势难挡。每当潮水涌来，房子周围便成了一片汪洋。远处的一位身着紫色夹衣的少女，被海浪赶出别墅，来到这儿，拼命抓住男仆的肩膀，眺望着眼前凄惨的景象。

站在那儿看着看着，天色已昏暗下来。此刻，忽然又像回到了正午。空中赫然明亮起来。啊，多么灿烂的晚霞！所谓“战余落日黄”，就是指的这种情景吧。霞光将满天满地照得金黄一片，惟有大海依然奔涌着紫色的狂澜，涛声震耳。洪水劫余的破屋映着满天云霞突立在我的眼前，退潮后残留的浊水在我脚边流淌，面对着此情此景，不由得有一种阴森的寒气直逼身上。

夜幕降临，大风渐止。“大风过后听海音”。余怒未消的大海，在星光下独自咆哮着。战役已告结束，大海终于败退。可是，家家户户并没有撤掉窗前的防护，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富士见的桥畔，篝火彻夜燃烧着。

四

翌日，八日晨，出门一看，一派好天气，就好像老天在故意捉弄人一般。回顾昨日的战场，真是惨不忍睹。自己也觉得参加了一场激战，但比起别处来算是很轻松了。

距我的寓所百米之内，道路已消失，变成了昔日的海滩。那里的别墅，基石已被大浪吞没，地上的沙土被海浪卷走，房屋向前倾斜着。近处一家旅店的客房有一半悬在空中，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下来。

大树根被洪水冲刷，露出长长的根须，像章鱼脚似的。路上的石条被冲到远远的田地里。鸣鹤岬下新筑的石垣，有一百余米的一段，被海浪冲垮，成了散乱的石滩。河口一下子变浅了，河中沙洲一夜间也换了位置。

再到叶山方面去看看，路中央全被打捞上来的木船堵住了。这里有一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把倾倒的房屋支撑起来，那里的的一所库房又倒塌了。一些人在清理杂乱的烂草，还有人在从头到尾洗刷裸露的房子。有的别墅地基坍塌，房子的半边看上去好象悬浮在空。一些石匠从沙土中挖出被掩埋的如鱼糕店的砧板般大小的石板，一块块数着。一位老头正在驾船出海，他气愤地说船上的鱼篓被洪水冲走，损失了足有二十两银钱。有的人家，粮袋在波涛里直打转。还有的人家，虽然距海尚有百米远，但家什也被巨浪吞没了。有的人说家具全被洪水泡了，还有些人嘴里直叨咕着什么。总之，不管走到哪

里，都在谈论这个话题。无论碰到谁，都是说："啊，好大的一场暴风雨呀！"

据房东说，这是十四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

秋色渐深

走在田野上，你会看到，在收获谷子的大忙时节，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收割稻子了。荞麦如雪，甘薯地里枝繁叶茂。看吧，村里伯劳鸣叫，红红黄黄的柿子，像星星一般闪闪放光。

石蒜、露草、野菊、红蓼，这些千草百花有的果实如小米或稻子，有的如黍子或燕麦。踏着草丛前行，青蛙跳跃，蚱蜢飞舞，时而还能看到小螃蟹沙沙爬行。

又

漫步在山间小路，芒花萱草擦吾衣，着实可爱。

山里的秋色渐浓，且不说什么树色浓，何种叶子开始凋零。我只觉得树林渐疏，山骨倾寒，风吹树叶的声音渐渐枯脆，一颗颗树日渐透明了。默然迈步，可以听到咕噜咕噜的东西落地声，那是小鸟蹬落的石子声？或许是栗果的落地声？除此之外，周围一片静寂，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十月十一日）

富士披雪

富士披雪，披着银色的雪。

秋空何其高爽。带着风威的相模滩何其雄壮。君不见，耸立于海天之间的富士山何等玲珑秀美？

从峰顶到山腰，银白色的雪素裹着青碧的山肤，山峰不露一丝缝隙，山麓青色如碧，宛如镶着一道花边。雪色明净，一尘不染，在阳光的照耀下，将晚秋的天空映衬得澄碧如水。脚踏伊豆的群山，俯视雪波万顷、涛声不绝的相模滩，使人感到秀丽皎洁，极为雄壮威武。

峰顶的一片白雪，不仅为富士山增添了十倍的神采秀色，更为四周的壮观景色添了点睛的一笔。东海之景因有富士山而栩栩生辉，富士山因有白雪而生机勃勃。

（十月十六日）

寒　风

今天的风，是寒风之始。

遥望天空，万里无云，从天心到地平线，如水一般碧青，日光晶莹，普照大地。而风不知从何处吹来，越吹越大，卷起海浪，肆虐高山，横扫树叶。天色，树声，所有的一切，都带

有一种干枯的气味，使人感到了秋色已深。

又

太阳被寒风吹落了。举目遥望，十二日的月亮不知不觉已升上后山，暗淡无光，真令人担心那凛冽的寒风会不会把月亮吹熄。

七时许，门外一看，寒风潇潇的夜空中，月明如昼。地面上已铺满白霜。踏着摇曳的树影，沿着黑幽幽的道路向河口走去，只见前洲一带，水面上白浪映月，如有银蛇飞行。十时许，寒风依然未止。海涛声，纸窗摇晃声，树梢呼啸声，同蛙声交织在一起，回响在屋子的周围。开门一看，满天满地尽是月色。

（十月十七日）

风雨过后

寒风似健忘般停息了。庭院前的樱花树刚才还在风中摇晃，沙沙作响，而今却静如图画，连挂在那树枝之间的蜘蛛网都一丝不动。被寒风吹落的树叶，这一堆，那一簇，静静地伏在地面，默默无声。

站立庭院，仰望天空，从地平线到天心，不见一丝云彩，晶莹玲珑，如明镜般清澄，似碧玉般皓洁，光亮如深渊一般，比名工锻造的利剑更加寒光逼人。高深澄明，仿佛一眼可以看到上帝的圣座。

今日是晚秋时节最美的一天。两天大雨之后是两天寒风，经过雨洗风吹，天地干干净净，天空日渐高爽，大气日渐清澄，阳光日渐明亮，莹莹宇宙被照得宛如一块玉璧。大自然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加完美的秋日了。

（十月十八日）

披月白菊

沐浴着如墨的树影，独自立于月夜的庭院里，白菊披着月色飘来阵阵幽香，花和月似乎在窃窃私语。俯身攀折一枝，露水欲滴，再折一下，月影也随之散落下来。

朝来的雨已停息，风也止了，月夜的幽静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不知被什么惊动了一下，井旁的无花果叶子咔嚓响了一阵之后，满院又一片静寂，月和影都沉睡了。

这时，惟有昏暗的阴影中，偶尔传来一两声檐滴的低语。

（十一月十二日）

暮　　秋

踏着柿树的落叶，登上了后山。

黄茅萧萧曼舞，青碧的龙胆，朱红的棘子，点缀着山间的道路。

从山上眺望，田间已收割完毕，麦子已经染绿，村庄枯瘦，晚秋的原野一片枯寂。

五六只乌鸦，立于山间的树梢，朝着对面的村庄连连鸣叫，哑哑之声在山野回响。

（十一月十五日）

透明凛然

碧空无半点云翳，透明凛然。向天投石，我想天也许会嘎然而鸣。

风已停息，浮动的空气莹然凝结。此刻的空气犹如金属，传递着物声，不像春天那样，悠扬的音波，在天地间回旋，而像三棱飞箭射向空中，空气嘎然有声，但瞬间停止下来。

（十一月二十日）

晚秋佳日

今日是晚秋佳日。

清晨起来，在井边洗了脸。空中泛出淡淡的紫色，但山间依然有些昏暗。幽黑的鸡舍传来鸡的啼叫，麻雀早已在树梢啭鸣。晓风拂面，寒气袭人。

走到河畔一看，潮已退去，河水变浅。荡浮在水面上的船

只似乎仍在梦中。家家户户的大门还关闭着。我踏着洒在沙滩上的残月的影子，走到河口附近去观看富士山的日出。

屹立在那儿的富士山披着一层淡蓝色。相模滩茫茫一片，没有星光。除了西天一抹微红的亮光外，目光所至无不带有凄清的寒色。鸣鹤岬方向驶来一辆马车，赶车人合着嘎嘎的马蹄声，哼着小调，那裂冰似的歌声震荡着清晨的晴空。

不久，西天的红霞渐渐下降，沉到了富士山的背后，惟有峰顶有一点红色。凝神眺望，那峰顶的白雪像用手指抹上似的，带着一点淡薄的朱色。定睛凝视，那雪上的斑点，一秒一秒慢慢变大，逐渐清澄，不断地明亮起来，最后骤然间射出了浅红的光芒。白雪吸收了朝阳投来的红光，眼见着慢慢向四方浸润，富士山终于耸立在了绯红的曙光中。一只老鹰从鸣鹤岬飞来，掠过富士山腰，吧哒吧哒拍击着羽翼，展翅飞翔了一阵后，又拍击着羽翼，飞离而去。

伫立远望，红霞已波及相豆群山，回首北面，小坪山一带的天空，全染成了淡红色，连河水都像是流淌着胭脂。相模滩上，帆影点点，近处是清冷的灰色，远处是一派金光闪闪。

又

傍晚，我又来到今晨观看富士山的河滩观看落日。太阳正向鸣鹤岬右侧渐渐沉落，白光灿烂，令人目眩。鸣鹤岬在落日的背阴处渐渐暗淡下来，石堤也变得黑沉沉的。石堤旁泊着一只船，桅杆中间悬挂着卷起的船帆，在日光的映衬下显得黑糊

糊的。桅杆顶端斜垂下的两三条帆索，在阳光的的照耀下泛着金色。潮已落，沙滩宽广。一个农民站在落霞闪烁的河边洗着装肥料的木桶。前面不远处的沙洲上有个小孩在拾贝壳，黑黝黝的身影映在水中。放眼远望，富士山和相豆群山沉浸在苍茫的紫色中。不久，太阳摇晃着双肩渐渐下沉，先是日轮的四周迸射出银白的光芒，继而，随着白光的消失，金色的天空腾起一个可以目视的圆圆的黄球，一秒一秒向下坠落。最后，随着太阳的西沉，紫色迷蒙的山色愈加浓了。

不久，太阳落近伊豆山峰，继续下沉而变得残缺，接着变成了一弯金梳，一粒光点，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下。刚才在夕阳照射下，欣欣向荣的家家户户的西南面，此时忽然变得苍然凄凉，仿佛感到乾坤的生命就要完结。光明就是生命啊！

不过，落日西沉尚有余晖，相豆群山开始是深紫色，继而变成蓝色。日落后的天边由金黄变成朱红，又变成焦褐色。其余的天色由浅黄变成藏青，最后变成了紫色。

一颗金星出现在落日离去的黄昏的天空。

残阳映天，暮空照水。站在如此秀丽的黄昏下，感到百看不厌的大自然景观真是日日清新，美不胜收。

（十一月二十四日）

秋冬的阵雨

今天是秋冬的阵雨天气。

雨哗哗地下了一阵，刚停下来不一会儿，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下了起来。客栈的女仆们一会儿忙着晒东西，一会儿忙着收东西，被阵雨搞得不知所措。自然界就要进入冬季，其心情似乎有些焦躁不安。“秋冬阵雨潇潇下，尘世忙碌思绪烦。”古人的吟句真是妙不可言。

太阳像是被裹在一层薄纱里似的，光线柔和恬淡。山野苍茫，落叶的树木被雨水打湿，空气郁沉凝重，恰似春阴时节，有一种寂寥之感。

（十一月二十七日）

寒　星

寒星满天。黝黑的屋顶上，黝黑的山峰上，无处不是一片星光灿烂。

叶子已落的榉树梢像大扫帚似的摩挲着天空，仿佛每根枝条都带着星星。静静地立于院中，倾听夜风如狂涛般掠过山顶。邻家在寒夜磨谷，其声如殷殷的远雷。

（十二月五日）

寒　月

夜九时，开门远眺，寒月如白昼般皎洁。千万颗叶子落尽

的树木在寒风中飘飒，在降霜的夜空中飞舞。地上的树影随树木一起摇荡。满地飘零的落叶在月光下闪耀。走在落叶上，脚下簌簌有声，如踏碎玉。

举首仰望，夜空无云，千里寒光。天风狂吹，大海怒吼，山峦喧嚣，乾坤万物皆发出悲壮的轰鸣。侧耳倾听，秋虫鸣于篱下，其声将绝。月色如霜，朔风拂面。你听，行人那踏着夜色的木屐声，清脆响亮，不就像金石之音吗？你看，月下湘海浩荡无垠，洁白的富士山依然婷婷玉立。

月光悠扬，寒风劲吹，大地怒吼，沧海咆哮，浩瀚无垠。

大自然的节奏是何等的壮观！这寒风朔月，几乎使我难以入眠。

（十二月十日）

湘海朔风

蓦然觉得这个静寂的世界突然骚动起来了，急忙走出去一看，朔风已经吹起来。

碧青带紫的湘海，被阵阵朔风掀起一尺尺银白色的浪花，汹涌激荡，银波起伏。须臾之间，相模滩上狂涛巨浪奔腾咆哮，滔滔海水，大有将海岸一带的山岩席卷而去之势。看，朔风飒飒，波涛滚滚。看，海滩上细沙飞旋，如烟雾升腾。看，狂风卷走了落叶，吹走了鸣叫的小鸟。看，海滨上一个渔夫捂着脸、弓着身子飞跑，却又因强风而停了下来。看，小坪山

上，黄茅摇曳，如波浪般摇荡；山顶的松树枝被风吹得弯弯的，几乎就要折断了。

碧空朗朗，日色晶晶。富士和相豆群山耸立在相模滩的对面，历历在目。我不由得感到惊讶，这风究竟从何方吹来？目光所到之处，大海、群山、行人、草木，都失却了自持，有的狂奔，有的悲鸣，有的喧嚣。

大风狂吹不止。黄昏来临，落日皓皓。伊豆群山、相模诸峰、富士的峻岭，浑然一片紫色。三浦半岛一带，夕阳似火，熊熊燃烧。相模滩上，时而金涛紫澜，时而红波碧浪，奔腾咆哮，浩荡之声，充满天地。

（十二月十三日）

寒　树

雪花纷霏。雪晴后日出。寒气逼人，北风刺骨，终日不止。

日暮天紫。高大的榉树，树叶落尽。树干坚硬，如老将的铮铮铁骨。高高的树梢上伸出的千万枝条，如细丝般纵横交错，似乎在揶揄着紫色的天空，仿佛每一根枝条上都侵凌着严寒。天上高挂着苍茫的月。天空像凝结了冰似的。

（十二月二十日）

冬　至

今日冬至。

踏着霜打的枯草，伫立于野外。放眼望去，满目荒寒凄凉。枯芦迎风颤抖，沙沙作响。鹡鸰在河边落叶的杨柳树上啼叫。河川干涸，流水涓涓。这一切似乎在低声细语：一年又要过去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除　夕

阴而不晴，阴又不雨，真是一个郁闷的年暮。

我的门前，放着从山上伐来的松枝。停泊在前面河中的小船上放有松树，还有稻草绳①。

天下无事，我家无事，无客，无债鬼，亦无余财。淡泊宁静地度过了年暮。

（十二月三十一日）

---

① 日本的习俗，过年时在大门两边植松树，门上挂稻草绳，祈祷吉利。



写 生 帖

昔有画家，作画一幅。其他画家皆用各种极为珍贵的颜料，浓墨重彩，尽量使画面鲜艳夺目，而该画家只用一种颜色作画，画面具有奇异的红光。别的画家前来问道：“卿何处得来此色?”他微笑着没有回答，依然垂首作画。画面越发红艳，而画家的面色却越发苍白。一天，画家终于死于画前，下葬时，解其衣，发现其左胸有一旧伤疤。不过，人们依然说道：“不知彼于何处得彼色?”不久，人们皆忘却了这位画家，而其画则生命永存。

——节译自欧利文·希拉伊坷女士所著《画家的秘诀》

哀 音

在静寂的夜晚，你是否倾听过江湖艺人弹奏的三弦琴声呢？我虽不是个生来感情脆弱的人，但每每听到那种哀婉之音，总是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每当听到那样的哀婉之音，我便愁肠寸断。古人说，凡是美妙的音乐，都使听者感到悲戚。此话的确如此。小提琴的呜咽，笛声的哀怨，古筝的悲凉，从钢琴、琵琶类到一般卑俗的乐器，在凝神静听的时候，总会唤起我心中的哀思。哭泣可以减轻人的痛苦，哀婉的音乐比眼泪更能安慰人心。呜呼，我本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人，曾经夜泊于赤马关外，听到和着潮声而悲唱的歌声而哀伤；我曾经客旅于北越，夜闻抒发离别之情的曲子而悲泣。我曾经于月明风清之夜，耳听着中原滨海上的船歌。又曾经冒着晨雪行驶在南萨的道上，倾听马人的歌唱。这些歌声都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房。然而，这些都比不上那街头传来的一片哀婉之声，更使我肝肠寸断。

一个冰霜刺骨、音传十里的夜晚，一个月色溶溶、明净如水的夜晚，在一片沉寂代替了都市白天喧嚣的幽静之夜，忽然响起了弹三弦的琴声，那琴声忽高忽低，余音渐次远去，不一会儿，就慢慢消失了。打开窗户，只见满地月色。你不妨静下心来，听一听这一刹那的声音。弹者似乎无心，然而听者却动情。我听着那琴声，感到琴弦似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其琴音忽而高昂，忽而低徊，如人的嘘唏呜咽，仿佛将亚当以来人间所有的痛苦、烦闷、悲哀集中于一起，对天哭诉。一曲人生行路难，不能不使我愁肠百转。啊，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不知眼泪为何而下。自悲乎？悲人所悲乎？非也，非也，只是此时此刻我痛感到人类的烦恼和痛苦罢了。

苍天使才华横溢的诗人写不尽人间悲曲，却使巷间无名的婢女代别人对着苍天悲诉。有言之悲不为悲。我在这哀音悲曲

中感受到无数不可名状的苦恼、无数的鲜血和无数的眼泪。因而，闻之使我悲哀不已。

容我妄言。每当听到江湖艺人的一曲弹唱，就仿佛听到有罪的孩子伏倒在母亲膝下悲泣；又仿佛看到迷途中的恋人正四处追寻着自己的爱情。每当诵读“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① 这样的句子，我就会想起街头那哀婉之音。

可 怜 儿

一

伊豆山头，夕阳西沉。叶山海滨，金色的波涛涌来涌去。

我散步返回长者崎。

我低头漫步，忽听沙滩上簌簌有声，两个一大一小的影子横在我的眼前。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个人。

年长者是一位保姆打扮的妇人，四十来岁。年幼者是个七八岁的女孩，模样儿清秀俊美。蓬松的头发往左右两边分开下垂着，白皙的额头上留着鬈曲的刘海儿。她身着紫花的外衣，脚踏红带子的雪屐。年老的妇女沉默无语，少女也一言不发。少女美丽的脸庞上露出一种小孩子不该有的悲伤凄凉的神色。

① 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一句诗，意思是：“幽静而又悲伤的人生音乐。”

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向走向海滩来的渔夫之妻打听，她低声答道:

“那是秋田先生家的阿芳啊。”

秋田！就是那位前不久因家庭矛盾而自杀的秋田子爵夫人留下的女儿吗？我不禁回头看了看。她俩正走进一块大岩石的背后，紫花外套的衣袖隐约可见。

我低着头漫步，看见沙滩上留下一串小雪屐的足迹。

我依旧低着头漫步。

夕阳的余辉洒满了山间和大海。在一片寂静中，日暮已经来临。海滨已不见人影。波涛一浪一浪地涌来，在脚下溅起无数的浪花。几十米外的海面上，渔船缓缓驶来，船歌那忧伤的曲调，回荡在傍晚的天空。

我的双眼湿润了，泪珠扑簌簌掉落在沙滩上。

二

可怜的孩子！你的母亲因为长得太美而被恳求做了秋田子爵的夫人。然而，谁曾料到，凤凰落架不如鸡。

丈夫出生名门贵族，整日沉湎于灯红酒绿，无所事事。曾三次换妻，十一次换妾，寻花问柳，调戏民女，长期住在别墅里，醉生梦死，全家皆为之苦恼。

夫人嫁于他，生下女儿芳子后，丈夫又开始喜新厌旧。丈夫的放荡行径给夫人带来了长久的不幸。

妾从她身上夺去了丈夫的宠爱。丈夫同她断绝了关系。前

妻之女又时常欺侮她。她寻求爱情没得到，渴望自由也未果。请求离婚，也没得到准许，相反却遭受怀疑、诽谤、虐待、幽禁。她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了，终于某月某日，在叶山别墅仓库的二楼，用短刀自尽了。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孩子！

三

一边走，一边想，不知不觉来到森户桥上。在夕阳的映照下，诹访台旁高耸的建筑，圆形的墙壁一片明亮。不用问，那就是子爵的别墅。左边的那个房间就是夫人自杀的房间，夕阳照在玻璃窗上，金光闪烁。

凭栏站在桥上远眺，一只乌鸦从桥对面的松树上飞起，哑哑地鸣叫着，掠过那座别墅的房顶上空，向着远处的山峦飞去。

太阳已经沉没。

亮光如梦幻般地消逝。苍茫的暮色掩没了世界。我默然伫立在黄昏里。

海　运　桥

不记年月，不记日子，没有前，也没有后。

我正想渡过东京日本桥区第一国立银行附近的海运桥，无意间看到桥脚的公共厕所旁边有一群人。

一个四十五六岁，装束鄙俗的妇女，蓬头垢面，身穿浅黄色的布单衣，脚趿两只不一样的木屐，背上背着两岁左右的女孩，手里牵着大约五岁的男孩，低头站在那儿。巡警正在向她盘问着什么。

忽然，那妇女扑簌扑簌流下了眼泪。由于她一只手牵着男孩，另一只手扶着背上的孩子，满脸的泪水也没办法擦一下。背上的孩子已经睡着，手牵着的孩子神色惊惶地望着母亲。另外还有两个男孩子，一个大约十岁，另一个大约七岁，他们都心不在焉地望着河水。

我心中不由得感到恻然，走近去倾听巡警的问话。原来她的丈夫离家出走，去向不明。由于付不起房租，今天从大杂院被赶了出来，正走投无路，一筹莫展。

又有几个过路人驻足听他们谈话，但不久便急急离去。一个坐在印有金徽标记车上的绅士，向这边瞥了一眼，接着便急驶而去，车轮滚滚，一直驶进了银行的大门。

我摸了摸袖袋，囊中已没有分文。我不禁叹了口气，向海运桥对岸望去。第一国立银行的建筑宛如一座城堡，屋顶的旗帜在高空中迎风飘扬。

那里虽有金钱万贯，可是——啊，可是——

樱

二十多年前，一个小孩被一个大人牵着手，从肥后一个叫

木山的村镇经过。当时是明治十年，小孩逃到亲戚家躲避战争①。

木山镇是萨摩军的大本营，这里设立了医院，到处可见萨摩人。大小不同的步枪像稻草堆一样堆在一起。有的人在晒满是泥污的蓝毛毯；有的人一边捉虱子，一边打磕睡。有的人在缝补撕坏了的裤子。还有的人一边擦拭枪支，一边高声谈话。那小孩东张西望，听着不懂的萨摩方言，胆战心惊紧紧抓着大人的手向前走。这些连吃败仗、缺弹少粮、运命未卜的士兵，哪里还有心思取乐呢？然而，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小孩觉得这帮人似贼又似鬼，不由得加快了步伐。这时，对面走来一个男子，身穿褪了色的灰色西服，脚趿高齿木屐，腰间红色的刀鞘里插着长刀，左手缠着绷带，吊在脖颈上，右手拿着一束盛开的樱花。忽然，旁边一家店里磨刀的一个男子喊住了他。于是他把那束樱花伸到那个磨刀男子的面前，三言两语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呵呵地笑起来。接着又把樱花送给了恰好从身边经过的小孩。

“我的样子太可怕了吧？哈哈哈……”

笑罢，扬长而去。

小孩拿着樱花走了约半里路，随后把樱花扔进了路旁的小河。

那小孩就是现在写此事的我。那个送我樱花、腰里挎着红

① 1877年，萨摩（今鹿儿岛）士族不满日本维新政府，拥戴西乡隆盛而发动叛乱。后来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史称西南战争。

色刀鞘的男子叫什么名字呢？后来又如何呢？至今不得而知。然而，二十年来，每当看到樱花，就仿佛看到那个腰挎红色刀鞘的男子不知从何处走来，站在我的眼前。

兄　弟

宇都宫车站仍处于一片昏暗之中。

我正在前往吾妻山喷火口探险的途中。

忽然，铃声长鸣，灯光闪灼，窗外传来鼎沸的人声。

我打开车窗向外望去。

月台上站着两个人。一个四十二三岁，面色苍白，颧骨高耸，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他的嘴唇薄薄的，满脸络腮胡，好像五天没刮了。头上戴着一顶旧的船形帽，身穿平纹布棉袄，系着围裙，手中还拎着一个包袱。另一个三十四五岁，皮肤黝黑，满脸麻子，没有眉毛，嘴唇厚厚的，沉重的眼睑下面目光炯炯。他身上穿着有领子的日本式毛料外衣，脚上穿一双草鞋。

忽然，手提包袱的男子猛地跳上客车，麻子一把抓住他的衣袖。那人挣脱了衣袖，麻子接着又揪住了那只包袱。

“你要干什么？”

“哼，你想溜吗？”麻子咬牙切齿，拼命夺那只包袱。

这时跑过来五六个铁路员工。

“怎么啦？怎么啦？”

列车的车窗塞满了人头。

"这家伙简直是强盗，借我的东西不还就想溜走。哼!"麻子一边吼叫着，一边使劲儿拽那只包袱。

跳上车的男子被拽得脚步踉跄，回骂道：

"放开我！不是说了等我回来再商量的吗？各位，你们不知道内情。喂，放开我!"

"哼，你老是花言巧语骗人。骗子，畜生!"

第二次铃声响了。

站长来了。警察也来了。

"怎么啦?"

"究竟怎么啦?"

"别耽搁大家的时间!"

"没什么，我在同他谈点儿小事。"

"什么小事？骗子，畜生，小偷，哼!"

"静下来，别吵了!"

车站上人来人往，一片嘈杂。

警察强行把那麻子拉走了。

麻子边走边回头："哼，记住，我和你不再是什么兄弟了！畜生，你算什么哥哥，骗子!"麻子两眼冒火，咬牙切齿地说着，随警察而去。

没想到他们二人竟是兄弟。我不由悚然一惊。

那个拎包袱的男子正巧坐在我的对面，车上人的目光都一齐注视着他。他诚惶诚恐环视着周围说：

"唉，我这个弟弟，为着一点小事，竟然在别人面前大吵大闹!"

他一边说，一边把那只扯散的包袱放在膝头上重新扎好。

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车内变得一片寂静。

我家的财富

一

房子不过三十多平方米，庭院也只有十来平方米。有人说，这里既狭窄又简陋。屋子虽简陋，尚能容膝；院子虽小，亦能仰望碧空，足可信步遐思。

这儿既有日月之神长照，也有四季之时光临。风、雨、霜、雪，轮回光顾情趣无穷。蝶儿来此欢舞，蝉儿到这儿鸣叫，小鸟飞游，秋蛩低吟。静心观之，宇宙之巨大财富仿佛都包容在这十多平方米的小庭院里。

二

庭院里有一棵老李树。每年到了春季四月，树上开满了蓝白色的花朵。每当风起，白色的李花从碧空飘舞而下，须臾之间，满院雪花飞舞。

邻家多花树，飞花随风飘落到我家庭院里，红雨霏霏，白雪纷纷，片刻之间满院就披上了花的衣衫。仔细一看，有桃花、樱花，还有山茶花、棠棣花和李花。

三

庭院一隅长着一棵桅子树。梅雨之夜，忧闷之时，白花盛开，顿感清香四溢。主人和妻子都沉默寡言的话，这样的花开在我家，最为相宜。

老李树的背后有一棵碧梧，碧干亭亭玉立，毫无旁枝，似乎告诫人们："要像我这样正直！"梧叶和水盆旁的八角金盘，叶片宽大，使我家的雨声也多起来了。

李子熟了，当抹上白粉似的琥珀般的玉果滚落地面时，我不由地想，要是拾起李子送给一个男孩，他该多高兴啊！

四

在蝉声鸣叫中，世界进人了秋季。山茶花盛开，三尺高的枫树红似一团火。以前的房东留下的惟一的一株黄菊也开花了。名苑之花固然美丽，然而，秋天优雅闲寂的情趣，却荟萃在我家庭院的树枝上。如果我是诗翁蜕岩①，也会吟咏道："独怜细菊近荆扉。"但惭愧的是，我唱不出"海内文章落布衣"的诗句来。

屋后有一株银杏，深秋时节，满树金黄，朔风乍起，杏叶如仙女玉扇般翩翩而落。夜半梦醒，疑为雨声，翌晨开门一看，一夜过后，满院金色。屋顶、房檐、水盆，无处不是落

① 梁田蜕岩（1672～1752），日本德川时代著名诗人。

叶，加上红枫落于其间，我把人们所说黄金翠锦铺满了庭院。

五

树叶落尽之后，顿生凄凉之感。然而，庭院里日光月影渐渐增多，仰望天空和星星，无遮无掩，令人欣喜。

国家和个人

家家户户挂着国旗。到处都建有凯旋门。

日清战争[1] 结束，今天是大元帅陛下由广岛凯旋而归的日子。

新桥车站附近人山人海。男女老少，有的欢呼，有的谩骂，有的嘲笑。人潮涌动，喧嚣一片。“奉迎圣驾”的红、紫、白、蓝的彩旗，在五月的天空中迎风飘扬，充满了忠君爱国的气氛。

忽然，两三台堆满稻草的拉车，冲开人群，硬要闯过去。警官一喝，车子停了下来。

这时，听到背后有人嘀咕：“干什么呀，畜生！有什么好看的，大声嚷什么？畜生，不让车夫过吗?”

我不由得惊愕地回头瞧了瞧，回头瞧了又是一阵愕然。

---

① 指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站在我背后的是一个推车夫模样的人，须发蓬乱，脸色黑红中带着青色，透出奇异的光亮。颧骨突出，眼窝深陷没有一点生气，但目光中却闪现着一种饿狼般的凶狠。他穿着的衣衫褴褛，袒胸露脯，腰中扎着一根绳子，赤着双脚。

群众中一个孩子不小心将刚吃的一个馒头落到地上。腰扎绳带的男子飞奔过去，拾起馒头，眨眼间就吃了下去。他的确已饥饿难忍了。孩子愤怒了，群众笑了，我却想哭。

没有比饥饿更可悲的，也没有比饥饿更可怕的。迫使人吃人的是饥饿，使人毁掉整个巴士底狱的也是饥饿。

爱国，忠君，任凭你说。但愿勿使陛下的赤子遭受饥饿。

断　崖

一

从某小祠有一条通往某渔村的路上有一处断崖。这条百多米长的羊肠小径如细线般从绝壁旁通过，上是悬崖，下是大海。行人一步不慎，便会从数十丈高的绝壁上翻落到海里，不是被海里的岩石撞碎头颅，就是被那乱如女鬼头发般的海藻缠住手脚。身子一旦被冰冷的深潭冻得浑身麻木，就会默默死去，无人知晓。

断崖，断崖，人生处处多断崖！

二

某年某月某日，有两个人站在这断崖绝壁的小道上。

后边的是“我”，前面的是“他”。他是我的朋友，竹马之友——也是我的敌人，不共戴天之敌。

他和我同乡，生于同年同月，共荡一只秋千，同读一所小学，同争一位少女。起初我们是朋友，更是兄弟，不，比兄弟还亲。

而今不知何故我们却变成了仇敌——不共戴天的仇敌。

“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就像赛马一样，同在一个起跑线上并足待发，看不出其足力有何不同。然而，一旦奔跑起来，有的马落在后面，有的马跑在前面，有的马偏离跑道，跑出栅栏外，有的马摔倒在地。真正平安无事一马当先获得优胜的毕竟是少数。人生也是如此。

在人生的赛马场上，“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他踏着坦荡的路，获取了现今的地位。他的家庭富盈，他的父母疼爱他。他从小学经初中、高中、大学，又读了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被授予了勋位，得到了官职，利用各种机会聚敛了许多财富。而财富往往使人赢得难于到手的名誉。

当“他”沿着成功的阶梯步步高升的时候，“我”却顺着失败的阶梯一步步下滑。家中原有的财富因某次挫折也失掉

了。父母不久相继去世。我年龄未到十三岁，就只得独立生活了。然而，我心中有一个不朽的念头，我要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发愤读书。可是正当我临近毕业的时候，剥蚀生命的肺病突然袭上身来。一位善良的洋人，可怜我的病体，在他回国之时，把我带到那个气候暖和、空气清新的国家去了。我的病情日渐好转。我在这位恩人的督促下，准备功课投考大学，谁知恩人突然患急病死去。于是我孑然一身，飘落异乡。我屈身去做男仆，为了求学而挣钱。可是，此时病又复发了。我想，死也要死在家乡，就返回了故国。回国后未死，未死就得谋求一条活路。于是，我做了一名翻译，跟着一个洋人，来到了海水浴场。在这儿，我遇见了二十年前的“他”。

二十年前，我俩在小学校的大门前分手，二十年后在此再度相逢。他成了当今明治天下一名地位显赫的要人，而我是一名半死不活的翻译。二十年的岁月，把他捧上成功的顶峰，把我推入失败的深渊。

我能心悦诚服吗？

成功能把一切变成金钱，失败者低垂的头颅尽遭蹂躏。胜利者的一举一动都被称为美德。“他”以未曾忘记故旧而自诩，对我却简慢地以“你”相称，谈起我的往事乐呵呵的，一旦提到现在的我，就说一声“令人同情”，但他那洋洋得意的脸上却露出轻蔑的神色。

我能心悦诚服吗？

我被邀请去参观他的避暑别墅。他儿女满堂，夫人出来行礼，长得如花似玉。谁能想到她就是我同“他”当年争夺的那

位少女。

我能心悦诚服吗?

不幸虽是命中注定，但背负着不幸的包袱决非易事。不实现志愿决不止息。未成家，未成名，孤影飘零，将半死不活的身子寄于人世，即便是命中注定，那也无可奈何。然而，现在“我”的面前站着现在的“他”。我回忆起过去的“他”，看到“他”正在嘲笑如今的“我”。我身背着沉重的包袱，他也在嘲笑我的包袱。怒骂可忍，冷笑难受。上天在对我冷笑，“他”也在对我冷笑。

不是说天是有情的吗?我心中怎能不愤怒呢?

三

某月某日，“他”和“我”站在绝壁的小道上。

他在前，我在后，相距只有两步。他口若悬河，我沉默无语。他甩着肥胖的肩膀走着，我拖着枯瘦的身体喘咳，步履艰难。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向绝壁下面张望，悬崖十仞，碧潭百尺。只要动一下指头，壁上的“人”就会化做潭底的“鬼”。

我摇了摇头，眼睛依然望着潭下。我终于冷笑了，注视着他那宽阔的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冷笑着。

突然一阵响动。一声惊叫传入耳际。只见他身子已经滑下崖头。为了不使自己坠落下去，他拼命抓住一把芒草。手里虽然抓住了芒草，身子却已悬在空中。

“你!”

就在这一秒之内，他那苍白的脸上，骤然掠过恐俱、失望和哀求的神情。

就在这一秒之内,我站在绝壁上,心中顿时涌现出过去、未来复仇的快感和同情。各种复杂的情绪一时间在心中冲撞着。

我俯视着他，伫立不动。

“你!”他哀叫着拽住那把芒草。芒草发出沙沙的响声，眼看就要连根拔起了。

刹那间，我趴在绝壁的小道上，顾不得病弱的身子，鼓足力气将他拖了上来。

我面红耳赤，他脸色苍白。一分钟后，我们面对面站在绝壁之上。

他惘然若失地站了片刻，伸出血淋淋的手同我相握。

我将手缩了回来。抚摸了一下剧烈跳动的胸口，站起身来，又瞧了瞧我那颤抖的手。得救的，是他，还是我呢?

我再一次注视着自己的手，手上没有任何污点。

四

翌日，我独自站在绝壁的小道上，感谢上天搭救了我。

断崖十仞，碧潭百尺。

啊，昨天我曾经站在这断崖之上吗?难道这断崖不是我一生中的断崖吗?

晚秋初冬

一

霜落，寒风乍起。庭院中红叶、门前银杏不时飞舞着，白天看起来像掠过书窗的鸟影；晚间扑打着屋檐，仿佛晴夜飘雨。清晨起来一看，满院一片落叶。举目仰望，枫树露出枯瘦的枝头，遍地的枫叶如同彩锦。树梢上仅剩下被北风吹剩的两三片或三四片叶子，在朝阳里闪光。昨天的银杏树还是一片金色的云，今晨却已骨瘦形销。深秋的残叶好象晚春的黄蝶，这里一点、那里一簇点缀着庭园。

二

近来，白昼非常静谧。晨霜、晚风，寒意袭人。然而，白天碧蓝的天空高爽明净，阳光清澄。临窗读书，周围悄然无声，虽身居闹市，却觉得异常的幽静。偶而有物影映现在门纸上，开门一看，原来是院子的李树，叶子落了，枝条交错，仿佛镶嵌在蓝天上。梧桐树上坠下一片硕大的枯叶，静静地在太阳下闪光，别有一番情趣。

庭院寂静，霜打的菊花垂着头，影子映在地上。鸟雀啄剩的南天竹的果实，在八角金盘下泛着红光。四周的一切失去了

华美的姿态，显得寂寥静幽。两三只麻雀飞到庭院里觅食。走廊下一只老猫躺着晒太阳。一只苍蝇飞来，在纸门上爬行，发出沙沙的声响。

三

宅内也很清静。栗、银杏、桑、枫、朴等树木都落叶了。月光下，满地树影，纵横交错，任你踏踩，也难以踏开。院内各处，升起了焚烧枯叶的烟雾。茶花飘香的傍晚，阵雨敲打着栗树的落叶，当黄昏渐渐离去的时候，如果是西行①，准会吟上几首歌的。暮雨潇潇，落在行人的伞顶上，雨音骤然加剧，仿佛整个世界尽在雨中了。这一夜，唯有我的身影默然地伴随着我，顾影自怜。

四

月色朦胧的夜晚，踏着白光闪烁的银杏树落叶，站在庭院中。月光渐渐暗淡，树隙间哗啦哗啦落下两三滴雨点——是阵雨，刚这样想，雨却早已停住。接着，月亮又出现了。此时的情趣向谁叙说？

月光不见，寒星满天。此时，我寂然伫立于树下，觉得夜气似乎凝固不动了。良久，大气才稍稍震颤着，头上的枯枝吱

① 西行（1118～1190），平安末期、镰仓初期著名的歌僧。

吱地摇曳，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片刻间，一切又归于静寂。不会是星星欲开口说话吧？

月光如霜，布满地面。寒风在如海的天空中咆哮。黑夜里，人声顿绝，我仿佛听到了大自然至高无上的声音。

夏　兴

一

十二岁的那年夏天，曾经在京都栖尾的寺院里避暑。寺院旁有一条清流，一个积满流水处形成一汪碧潭，潭上突露着岩石。

炎阳下，同两三个朋友一起到附近的村庄买西瓜。说是要把西瓜放到溪流里冰一冰，有的抱着西瓜从岩上跳下去，有的为了争夺西瓜在潭中打起水仗来。潭里顿时沸腾起来，泛起了雪白的浪花。正当三个人眼花缭乱之际，流水悄悄地将翠玉般的圆球夺走了。西瓜浮沉着漂流而去。大家又争相去捞，不料西瓜撞在岩角上碎了。每人抢到一块，边吃边游。但西瓜已多半是水了。

寺院的和尚们戏称我们为小河童①。我们真的成了河里的儿童了。

---

① 河童是日本传说中的动物，形如孩童，擅长游泳。

二

故乡姐姐家，有口清冷如冰的井水。水井旁的南瓜地，绿叶翠蔓，处处开着黄花。下午两点，蝉声聒耳，当感到眼睑如千钧重时，便光着脚走到井旁，汲一桶井水置于高架上，砍来一根弯曲的南瓜蔓子，水桶上插一根导管，然后赤条条从头浇到脚。当时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

三

下了富士山，和朋友各骑一匹马，由中畑向御殿场跑去。一路上，可以看到山丹、圆百合、瞿麦、桔梗及其他各种夏花秋草，夹杂在白茅丛中盛开着，行人仿佛走在画中。我叫牵马的小姑娘摘来一束，载于马首。我喜爱其香色。欣赏过后，边走边将一朵朵花儿朝着在我前面骑着马、戴着海水浴帽的朋友的背上扔去。

离开中畑时，已近中午。日光赫然当头，骑在马上汗流浃背。走了半里光景，忽然传来殷殷的雷声。只见爱鹰山一带涌现一团黑云，眼看着向东南方的天空扩散。带着水气的风，飒飒扑面。举首仰望，炽热的烈日如被抹去般消失了，地面上也不见了万物的影子。原野和森林阴沉昏暗。马儿打着响鼻，欢快地走着。

“野草枯萎烈日炎，晚风夕雨夜空凉。”

我此时才体会到西行这首诗的妙趣。

四

前文提到的姐姐家，位于燃烧着不知火[1]的海滨，离天草[2]较近。这里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水虽深却澄如碧玉，在岛屿之间回旋穿行，或成河流，或成湖泊，流水悠然如游戏一般。陆地和岛屿，岛与岛之间狭窄的地方，两岸的人可以轻声说话。玩熟的孩子们可以将脸盆浮于水上渡来渡去，真可谓“岛间海为涧，渡船小于瓜”。

江村八月，碧鲈正肥。亲戚知友三四人，乘一叶小舟，带上钓竿、锅灶、大米、盆碗、酱油等物出海了。头上烈日炎炎，水上微风拂拂。在一个岛影宁静的地方泊下小舟，各自垂下了钓线。船老大的鱼钩上已经钓到一条一尺多长的鲷鱼和两三条小碧鲈，而我们这些外行人的鱼钩上，只钓到一点可怜的小杂鱼，真令人生气！日已近午，把对面钓鱼的渔舟唤来，买了一条更大的碧鲈。然后将船系在岛上的松树上，趁船老大做饭的时候，以舫为枕躺了下来。阳光耀眼，便像少女们那样以衣袖掩面。身子下面，水声荡漾，如海水嘎嗒嘎嗒吻着船底，摇摇晃晃好象躺在摇篮里似的。不知不觉间，在梦中行驶了三四里，突然，被一阵雷声惊醒，睁眼一看，船老大正高声

---

① 九州地名。

② 九州地名。

叫喊：

“客人，饭好啦！快起来吧！”

以竹板当餐桌，碗里盛着米饭和汤汁，大碟子里装满了生鱼片，一只小盅里盛着酱油。用潮水煮的米饭，稍带点咸味，却也十分香甜。船老大用生锈的菜刀切成的鲷鱼片和鲈鱼片，虽然比木匠用斧头砍下的木片还要大，味道却鲜美可口。吃罢饭，走上小岛，借用岛上人家的井水解渴。回到船上，脱掉衣裳，跳到海里畅游一会儿，再睡了一觉。当太阳西斜，微风轻拂海面时，又把小船换个地方钓了一阵。太阳更加西斜，最后终于落山了。海岛一个接一个没入暮色，明亮的水面流着溶溶的紫霭，不久又变成了白色。

驾舟还家，每响起一阵吱吱呀呀的橹声，空中就增添一些星星。仿佛星光映在水中，小舟行于天上。黑黝黝的海岛上，有的灯火明灭，有的不闻人声，只听到虫鸣声。走着，走着，天空和水面变得一片昏暗。阵阵橹声，溅起粼粼水花，犹如碧绿的磷火。鲻鱼、鲈鱼等鱼类，在小船两旁游行，水面上闪着银光。夏夜易逝，归来后，江村寂静，一片黑暗，惟有虫鸣声传来耳际。

五

某夜，头疼发热，夜不能眠。于是到庭院中散步。从黑森森的树间漏下的月光，青碧如雨。院内各处虫声四起。走到井旁，放下井绳汲水，月光在井桶里摇曳。掬水入口，饮下几片

月光，将余下的水倾倒于地，月影也跟着滴滴嗒嗒淌下来。真是太美了！于是，汲了一桶，又汲一桶。我把三桶水洒在地上，然后久久伫立于虫声和树影之中。

六

住在逗子时的一天，暑热难忍，头戴着麦秆做的游泳帽，赤条条地摇着小船，独自驶向前川一处没有人烟的地方。这里是御最期川两条支流汇合处，水藻中有深水潭一处，是鱼的巢穴。我把小船停在这里，或坐在船上垂钓，或在船上看报，或垂下钓线后躺在舱板上睡午觉。等醒来一看，钓竿早已被鱼拖走了。有时也能钓到七寸长的虾虎鱼。

支流汇合处的右边，有一块青芦洲。洲上长满了松树。松树下的草丛里盛开着红百合、瞿麦、日扇等，白天也能听到虫声。芦洲的四周尽是软沙。有时，将小舟泊于此处，登上沙洲采摘一些红百合回来。朝阳流紫，水浅的地方宛如无水一般，又仿佛一片日影映在水中，似有若无，似动非动。静以观之，是青虾在戏游。它们通体透明，近似水色，遽难辨认。一旦游动，黑影在水底移动，这时方可发现。仔细一看，青芦根部，浅水沙滩上，也有它们在游动。伸手捉来，须臾间便可捡到一篮子青虾。

水越混浊，钓取的收获越多。多雨的日子，只穿一件衬衫，立于河中，将钓鱼竿插入水中，同水面保持四十度的斜角，静静地等待鱼来。河水混浊成茶褐色，如膏油一般。钓竿

和钓线的影子倒映在水里，物和影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在水中站久了，有时螃蟹之类的以为我的双腿是木桩，会爬到腿上来，倒也觉得有趣。

忽然，天空骤然昏黑下来，一滴雨点落在水面上，画出一圈蛇眼状的水纹。接着，雨淅淅沥沥下起来，一圈圈水纹交织在一起。最后是大雨滂沱，水面顿时荡起层层细浪。抬眼一望，一张薄薄的水晶帘从空中一直垂到河面上，小坪一带的山峦，暮色苍茫，附近的松林若隐若现。

不久，雨住了，河水越来越浊。饱含雨水的松林，树影浓绿倒映河里。水珠从钓鱼竿尖顺着钓线滴落下来，在河面上荡起一圈圈波纹，向外扩展开去。

归来时，鱼篓里装满了鳗鱼和虾虎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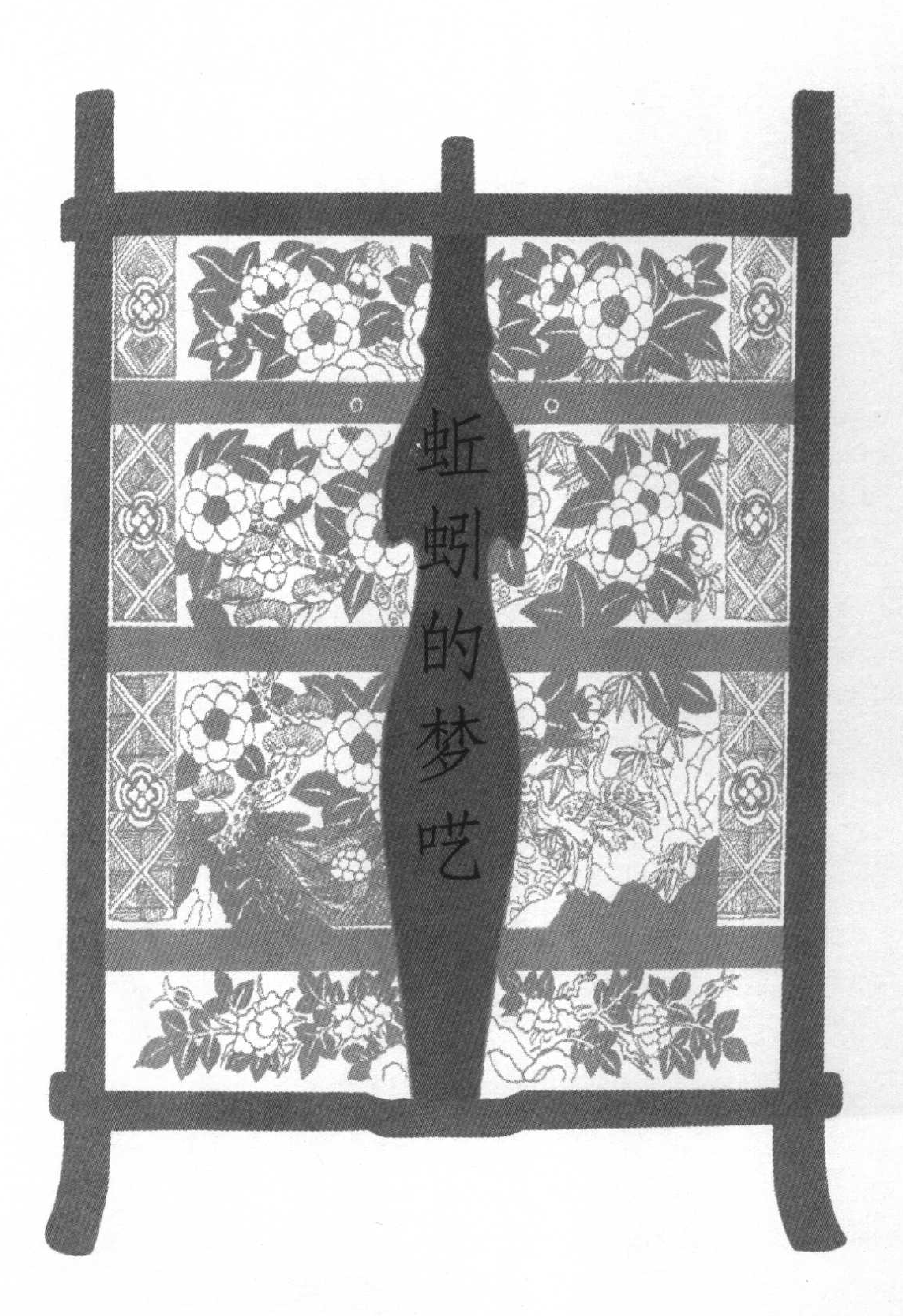
七

大人小孩三四人出海去钓鱼。不一会儿，富士山前面翻卷起紫铜色的云层，云层中传来了殷殷的雷鸣声。然而，海上却依然风平浪静。

向大岛方向眺望，听船老大说，骤雨即将来临。可我们眼里什么也看不出来。再向远海望去，“来啦，来啦，你们看，来了呀!”船老大正喊着，海面上顿时昏暗下来。一里之外，一只渔船降下船帆狼狈驶来，周围的海面上已掀起了粼粼海浪。眨眼间，骤雨掠过大海迅速降临。还未来得及调转航向，黑压压的云雾便滚滚而至，冷风飒飒迎面扫来。小船四周荡起

无数水波，银白的雨滴砸在舱板上，一点，两点，——千万点。须臾之间，一叶小舟陷入黑风白雨的重围之中。

没有雨伞，即使有也无法撑开。于是，三四个人拿起草席顶在头上，大人小孩一起挤在一张席子下谈笑。蹲在舱底，电光雷鸣，绕舟而至，被倾盆大雨打湿的衣袖和前襟，可以拧出水来。


蚯蚓的梦呓



致 故 人

一

我来乡下居住，已经满六年，年龄才四十五岁，照镜子一看，头发和满脸的络腮胡已增添了白色，令自己惊讶不已。

我本来就是乡下那种愚昧无知的人，近来越发觉得自己像个乡巴佬了。前几天到上野去散步，一位车夫过来问我要不要带路。到银座日本桥一带买东西，时常被人当成乡巴佬而令人生气。有时明知背后有人在嘲笑我，但还是像个孩子似的，叫店员拿贵的甚至最贵的来看，然后爽快地买下来。然而，看一看映在商店玻璃上自己的风采，即使穿着西装和条纹礼服，那一身不修边幅的打扮，一副脏兮兮的长满络腮胡的面孔，不管用多么好心的眼光看，都会理所当然地被人当成乡巴佬。所以我最后只得苦笑而归。最近，村里的警察到家里来玩，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他很羡慕出征的军人，把十五岁谎称为年满二十岁而入了伍，去了澎湖岛。现在他在村里当警察，会作和

歌，新年常常按御题作几首进献给神社。据这位警察讲，他身穿佩剑的警服在东京街上走的话，路口上的车夫也会嘲笑他是乡下的巡警。问他们如何得知，他们说，一看便知，说罢就大笑起来。是啊，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有可能的。水鸦眼、老鹰眼、小偷眼、记者眼，用这些眼来看，愚钝的乡巴佬的眼显得多么傻里傻气呀。其实，如果不傻，就不会住在乡下。不经人情世故的磨练就学不会圆滑乖巧之道。

来到东京，我是一名阔气的乡巴佬，而到了乡下就显得非常时髦。我如今的生活情形也大不一样了，现在的房子和你当初看到的那所寒舍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哪是天？哪是地？因人而异，不尽相同，总之大变样了。搬到这儿的那年秋天，添建了简陋的浴室和佣人住房。时隔一年，就是明治四十二年的春天，在旁边又盖了一间八席长六席宽的书院。明治四十三年的夏天，又在后院盖了一间八席长四席宽的客厅兼储藏室。明治四十四年春，又在西边盖了一间二十五坪[①] 的书院，而且建了一条宽五米、长二十二米的走廊将正屋旧书院和新书院连接起来。这些房屋全是用茅草葺顶。这是所老宅院，即使过了九十多年了，看起来还不旧。不过，我买的是已过了三十年的老屋了。外观看起来很气派，村里人都戏称为“粕谷宫”。时隔两三年后，朋友来一看，都说完全变成了别墅。虽然是没有本家宅邸的别墅，但确实是别墅式的。田地也增多了，宅基加耕地约有七十公亩。从前这儿一概无门，小学生们可以自由进

① 坪为日本的面积单位，一坪约合三点三平方米。

出，穿过宅内去上学。就是早上想睡会儿懒觉，也会被孩子们的草履声惊醒。乞丐、捡破烂的、找我闲聊的，络绎不绝。如今，宅子的四周围起了竹篱笆，种上了石楠、胡枝子、杜鹃花等，筑起了花墙，而且在出入口处安装了大小六道木门或柴扉。从外表上看，这些门从外头伸手就能打开。想到自己将自己变成了笼中之鸟，不禁暗自好笑。不过，好在花果可以因此而不被人任意践踏，从此不再受到不速之客的骚扰。大概个人和国民也都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隔离”，进而才会发生争吵、打官司和战争的吧。

“欲求来世安乐，不可拥有米酱。”的确如此，拥有财物为隔阂之源。对财物的执著是争论之根。我也不知何时以必要为名，筑起了门和墙了。虽然我不打算在黑色的板墙上插上一排防盗的竹刀，也不想在砖墙上插上一层像尖刀一样的碎玻璃片，可这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说用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也许我会这么做的。

二

田里的收获相当可观。去年收了一袋早稻的糯米，自家还做了年糕。今年收了三袋大麦，卖了六元钱。自从在这儿过上田园生活，至今已住了六年。不过，把自家产的粮食拿去换钱，这是第一次。去年雇了一个短工，每月定期来干十天活。

因为“理想式农民”[1] 和真正的百姓合不来，不到半年就将他解雇了。后来，有时从附近雇人来帮一下，有时让每天来干活的独眼老婆子帮一下。自己也常常动手干一干。我只要稍微一停止劳动，手马上就会变得白嫩。偶尔挑一挑粪桶，肩膀就立即肿起来。我原本是个对什么都马马虎虎的人，但也许因为多年的锻炼，庄稼活儿也干得很不错了。我不再勉强种植不合当地水土的洋葱了；不再把芝麻倒着吊，引起当地人的嘲笑了；也不再把甘薯苗竖插到土里了。该留心的留下心，施肥的多少、中耕地深浅也没有人教，都是自己摸索着干。每年我总要买上几元钱的菜籽和花种。当然，这并非因为我有那么多地或什么需要，而是一看到种苗店里的目录就想买。播种可费了不少功夫，所以总希望能长出苗来。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大部分种子播到地里就消失了。每当这时，我就大骂种苗店不道德，尽卖些劣质种子。可是，一到春秋季节，就又翻开目录订购种子。我真是个大傻瓜！然而，我等生活在有情趣的理想中，不是为了结果生活。到了不再干傻事时，我这个人也就完了。

日月如梭。搬来那年秋天种的茶树，从去年开始已经采茶了。今年采了不少茶。水蜜桃经过铺沙、剪枝，从去年开始也吃了不少。草莓往年都只是摘些移栽，今年不仅每天可吃个够，另外还做了二十几瓶草莓酱。篱笆上的胡枝子的花与叶观赏完后，砍下其梗子可留作篱笆的材料。从林中散步回来，拾

---

① 作者进入田园生活后，自称为理想式农民，借以自嘲。

回的一些被丢弃的已经发芽的山椒种子，足可作一年四季的调味料。放置一边无人过问的毛竹，已长出的竹笋，将其采回可作汤料。修剪杉篱剪下的枝叶可用来生火。将落叶扫在一起，腐烂后可沤成肥料。这些都是时光的恩赐。植下的一棵棵树木已扎下根，开始独立长大，支撑的木桩可以拆除了。搬家的那年秋天，费了好大力气从邻村移植过来的一颗修剪得光秃秃的二尺八寸长的金柑树，其间搁置了一年，后来栽到庭院的一角，如今已是枝繁叶茂，不知何时还开了花。前不久，我女儿在树下还发现一颗大椎果。后来妻子又拾到五六颗。“椎树结果了！椎树结果了！”家里顿时充满了欢乐声。住在乡下，这样的事竟给人带来如此大的喜悦。大自然默默产生的巨大力量，虽然我们每天的眼睛里看不到，但却不得不对此表示深情的谢意。我种植的树木大多已扎下了根，我觉得自己似乎也多少在村子里扎下了根。

三

我说“多少”扎下了根，实际上是说我在村子里住了六年，但还没有完全成为村里的一员。由于我生来就有孤注一掷的性格，当初把户籍也迁来，成了村里的一员。但回顾一下这六年的成绩，还不敢断言我是一个好村民。遇到红白喜事或迎送军队，另当别论，村里的集会之类，近来也少有参加。对于村里的政治活动，我当然采取超然的态度。高灯台下暗，在东

京附近的这个村子里，青年会今年才成立，村里的图书馆前年好不容易才建成。我只是采取旁观的态度。郡教育会、爱国妇女会及其他一切带有公共性质的团体邀请我加入，我都一概拒绝了。连村中小小的耶稣教堂，我也几乎不去。到去年为止，我曾担任过每年一个月的值勤，但也仅仅是保管了一个月值勤的灯笼而已，一切事务都推给了值勤的伙伴，看来这样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所以今年开始，我这一个月的值勤也奉命免除了。我自己看来，我只是个没有工资的别墅看守人、不扫墓的守墓人、只买花不卖花的花店老板。但在村民的眼中，我最终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游手好闲的人对村子的奉献，就是逢年过节和附近的青年男女以及孩子们玩玩而已。我最初还抱有一种非分之想，就是我家的灯火会给大家带来喜悦。多少也有人用心看了，但后来我逐渐泄了气，感到十分羞愧，也就停止了一切的劝说。而后我就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我坦白，我难以成为一个彻底的村民。这是我的本性。也就是说，不管在东京还是在乡下，我始终是个游子、旅行者和旁观者。然而，人生不满百年的这六年，决不是短暂的岁月。我已在村子里度过了六年，我难以彻底成为一个村民，这是事实。但如果说我一点也不爱这个村子，那是谎话。附近的孩子们看见我从外面旅行归来时，都会热情地问我："您到哪儿去了？"此时，我的心中会涌现出喜悦之情。

东京的地盘越来越大。这里位于东京以西仅三里，是个依赖东京而生存的村子。二百多万人生息着的大海潮汐的余波冲击这个村子是很自然的。东京使用瓦斯之后，木柴的需要量也

随之减少了。其结果，村里的杂木林山地大都开辟成了麦田。道旁的橡树、栎树等林木，有的被砍伐、有的被挖掘，一块块长方形的荒地不断出现。作为武藏野特色的杂木林山丘被残酷地砍伐，就如同割我身上的肉一般。但这是生活所迫，是没有法子的。竹笋好赚钱，就毁掉麦田种上竹子；看到养蚕有利，就开拓许多桑园。不种大麦和小麦，而是大力发展面向东京的卷心菜、大白菜以及园艺花草等。总之，过去纯粹的农村，如今已逐渐变成附属于城市的菜园了。说是要建京王电气化铁路，地价便骤然暴涨。我当初买的地皮每坪才大约四角钱左右，如今已上涨到一元多，甚至到二元以上。现在买地皮的人越来越多。我自己是从东京流落出来的急先锋，看到那些人莽撞地被卷入东京人的行列，我并不觉得高兴。每当看到穿西服或脚套白布袜的人来看建工厂的地皮，我就皱起眉头。总之，东京的势力正一天天逼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工厂汽笛声，近来经常把我从晨梦中惊醒。村里的人也睡不下去了。熟悉十年前这个村中情况的人，对现在大家拼命赚钱也惊诧不已。过去，政党纠纷和赌博一直是三多摩地区的特产，但是现在因竞选而死人的事儿再也没有发生了。我刚搬来的时候，田地对面的杂木林山上还有人挑灯聚赌。当时常常听说，村里某名门望族，赌输了，把所有的土地全部抵押给了劝业银行。某个小农连宅地也输掉了。然而，这几年来，赌博之风已经过去，一些游手好闲者去了东京，有的也务起正业来了。如今，村民们都一心扑在赚钱上了。当然，政府也加强了对赌博的得查禁，但更重要的是游手好闲已很难生活下去了。

四

我的家庭，除了我们夫妇俩之外，从明治四十一年秋天以来，还领养了哥哥的小女儿，取名叫鹤。鹤寿千年，鹤这个名字和千岁村很相宜。领养过来时才三岁，是个不大开口的娇弱的小女孩，如今长得很强壮了。当初，我把她背在身上，轻轻松松走了二里地，一直背到三轩茶屋。眼下，她已经身高三尺五寸，体重十五六公斤。没有小朋友她也不感到寂寞，就这样一天天长大了。孩子就应该在乡下生长。想想那些生长在东京城里的孩子多么可怜，既不能自由自在地放风筝，又不能尽情地踢毽子；马路上，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自行车、板车和骡马等来往不断，不小心还会受伤。而那些生长在乡下的孩子，赤脚在雨地里跑，嘴里嘎吱嘎吱吃着新鲜的栗子、白薯或芜青。从眼睛到鼻子看起来也许他们不太聪明，但却充满了真正的孩子气。也许乡下的孩子不懂得讲卫生，可他们几乎不生什么病。我们家除了我们老少三口之外，还有一位女佣。她的爹迷上了天理教，耗尽了财产。母亲死后，她八岁起就到农家干活，今年二十岁，却目不识丁。她虽然知道东乡大将的名字，但不知道天皇陛下。明治天皇驾崩时，妻子为了将天皇陛下的概念灌输到她原始的头脑中去，费尽了心思。她不知道天皇陛下，自然也不知道皇后陛下和皇太子殿下。当她好容易明白了明治天皇驾崩是怎么一回事时，就说："他有儿子吗?"

“他夫人怎么办呢?”明治维新已经四十五年了，离京城只有三里地，又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女子，竟然还像古代传说中的葛天氏和无怀氏的臣民一样天真无知。难怪伊万王国的创立者胆子是如此大。除了这位无怀氏之女以外，还有一只特利亚种的黑色小母狗，名叫阿丙，比鹤子早来一月，已经五岁了，下巴的毛须已经变白．是个“老太婆”了。每年产两窝仔，每窝三四只。阿丙的子孙在近村繁衍开来。近来由于宠物纳税很麻烦，所以给这些小狗们找对象也十分困难。无论我徒步外出还是乘车，它们总是跟在后面。这段时间往返东京，“老太婆”累得够呛。有一次，车夫把它放在空车上拉回来，以后它便跟在车子后面，一走累了就斜着眼朝车上的我们盯着看。如今，我又养了一只波英塔泰种的公狗，叫肥仔，据说原来是甲州公路边上的野狗，名叫波奇，因为个子高大，我就给它取名为肥仔，并没有好吃懒做的意思。这狗相貌狰狞，一身虎毛，即使有三四只狗联合向它进攻，也能轻易地把对方一一制服。所以，这只猛犬击败了所有对手，渐渐得势，成了阿丙的乘龙快婿。我经过长久考虑之后，终于替它登记交了税，公开将它招为保镖。保镖先生最近非常温顺，首先眼神就变了。不过它仍有恶习，至今还时常追逐孩子。它不咬人，但喜欢吓唬人。大概是它流浪时代被孩子们欺侮过，其复仇之心至今未泯。说到孩子，我不知道日本的孩子们为何不喜欢猫狗，见到就骂畜生，拿起石头就打。孩子大概是跟大人学的吧，不爱动物的国民，没有资格称为大国民，欺负猫狗的孩子，不久也就会成为欺负朝鲜人和台湾人的大人。据一位对狗很有研究的人说，野狗的

牙比家犬的牙长而锋利，而且向外头突出。大凡生物，最可怕的是饥饿。缺食的野狗仅一步之差就会变成猛犬和狂犬。“流浪武士”波奇成了保镖肥仔，相貌也变得善良了，但从前的强悍却消失了。富国强兵看来很难兼得，肥仔变得温顺了，同时也变柔弱了，看来这是无法避免的。除了以上两只狗之外，家里还养了一只叫虎子的雄猫。爱犬之家猫也犬化了。虎子不愿睡在铺席上，而喜欢睡在泥地上。我们每逢出门，它总是蹦蹦跳跳跟在后头。它不爱吃米饭喜欢吃麦粥；不爱吃鱼肉，喜欢吃油炸豆腐。它还学着主人的样子，咯吱咯吱吃剩下的梨和甜瓜。它还会用一只爪子按住玉米棒子，再用利齿剥下玉米粒吃。这真是一只享受田园生活的猫。有一天，逢客人来访，难得从东京买来鱼招待。可虎子先生把鱼骨卡在嘴里，两眼淌着泪，嘴角直流口水，害得大家好一阵折腾，才保住了它的命。除了猫狗之外，还喂了十只鸡。蜜蜂养了两次飞跑了两次，现在只剩空蜂箱了。另外，我家天棚上的老鼠，库房里的青蛇，还有许多其他擅自住进来的不速之客，都不属于我家的成员。(作者追记：肥仔于大正二年二月被汽车撞死，虎子也在新年的时候去向不明，阿丙于五月掉进粪坑淹死了。)

提到猫，我又想起这样一件事：明治四十二年春，我自从在盐釜的旅馆里吃了牡蛎以后，就不再吃素食了。我从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开始吃素，经过明治三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一年，这整整三年坚持吃素，对于过去的我来说，就如同服了三年的丧。以前就连做汤料也只用海带，现在鸡鱼肉蛋什么都吃，尤其爱吃猪肉和鲷鱼。不过，才刚允许荤酒（酒算附带

的）带入山门，平素的饭食大多还是蔬菜、干货、豆腐之类。只有在来客或外出时才难得吃上一顿肉食。所以，这种特意的还俗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甲州街道上有一家酒馆，但那儿尽是些腌菜和干货。不到城里常见的鳀鱼、秋刀鱼大量运来的季节，是听不到酒馆里的碰杯声的。有一次，两个年轻人学着东京的做法，兴致勃勃抬来一个大鱼盆卖鱼。我感到好奇，出去一看，大鱼盆里只有五六串用铅丝穿着的金枪鱼片，令人吃惊的是还有血淋淋的鲨鱼头。看到鲨鱼头，我吓了一跳。这是从鱼糕店里买来的吧？谁会买呢？是做汤还是煮了吃？我真想哭。我多么想把近乡近邻的人一起叫来，用活蹦乱跳的鲷鱼做成生鱼片，再煮上一锅雪白的大米饭，让大家好好饱餐一顿，实际上，在这个地方能吃到鱼已经是美味佳肴了，新鲜不新鲜并不重要。附近的孩子们经常脸色发红，不是因为喝了酒，而是吃多了不新鲜的青花鱼和金枪鱼的缘故。近来，我的食欲大减，由于平时吃素的结果，即使偶尔在东京吃上一顿西餐，虽然觉得好吃，但也不能尽兴。我的肠胃已经不行了。

五

附近的人都这样谈论我的家：有许多藏书、爱搞学问、喜欢养花。最初将我引荐到这个村子来的石山君，他办了一所私塾，让我去教英语，他自己教汉学，自以为这样就会风靡千岁村了。然而，结果让石山君很失望。我的生活最终是以个人为

中心，一个学生曾诚恳地忠告我：你的故乡不在这儿，你不该种植这么多树木，盖这些房子。我不予置理。我建的房子虽然是旧式的，但家里人少，住着还算宽敞。而种的都是观赏树木。费了六年时光，一切都按永久居住的方针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并非不知道，我的住所应该像帐篷一样随水草而迁徙，也不可否认，我的身上依然流淌着漂泊的血液。当然，我还记得，我的经历中每隔五六年就要换一个住所，因此，我才想定居下来，想执著地坚持下去。正因为我失去了自己的故乡，所以才想建造一个故乡。六年来，我孜孜不倦营建着自己的巢穴。其结果怎样呢？刚搬来不久时，一位东京的绅士来访，看到我家简陋寒碜的样子，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轻蔑感。可是，今年他再来的时候，眼神里却闪现出一种崇敬的神色。与此相反，一位教徒当初看到我只有一只水井的吊桶，非常感动。可最近即使路过附近也不愿拐过来看看，更不愿在这里留宿了。就是说，我的田园生活，在有的人眼里是成功的，在有的人眼里是堕落的。

是堕落还是成功，我并不在乎这种简单的评价。我坦白，我非常喜爱自然，但也不讨厌人生。我更喜爱田园，但也不舍弃城市，我热爱一切。我的居所位于武藏野的一角。平时，我坐在走廊的窗户旁读书写文章，从窗口可以望见甲斐东部的山脉。从三年前建成的书院望去，可以看到东京上空的烟雾。我的住所，一面可以眺望山上的白雪，一面可以眺望都市的烟霭。可以说，这充分体现了我想用双手同时握住都市之味和田园之趣的立场和欲望。不过，这种欲望究竟能毫无冲突地维持

多久，却是个疑问。这两种情趣“结婚”之后会产生出什么呢？或者能否产生什么呢？这也令我怀疑。惟有我个人，经过六年的乡村生活得到了一点收获，那就是开始懂得什么是对土地执著的爱。我从别处移居到这里，只不过住了六个年头，但我植了树，播了种，盖了房子。我流下了汗水，施了自己的粪尿，而且埋葬了一只只死去的狗、猫、鸡。如今，我非常眷恋这块不满十亩的土地，它对于我来说，就像衣服一样，或许更像自己的肌肤，居而安，离而苦，更难想像失去的情景。推己及人，祖祖辈辈与土地生活在一起的农民百姓对于土地的感情由此也可窥见一斑。我之所以多少能够理解这种执著的感情，其关键就在于乡居生活。

然而，人的弱点是容易禁锢在自己划定的框框里。执著虽然具有力量，但执著终将会死亡。宇宙是永存的，人类是永存的。但是就像蛇蜕皮一样，人也应当踢开自己昨日的死骸才能前进。无论个人还是国民，应该为了永久的生存而天天死去，天天获得新生。我虽然多少采取了永久居住的形式，开始过着乡居生活，但究竟能否在这儿永久居住下去还是个疑问。新宿到八王子的电车线从我村至调布这一段，已经完成了土木工程，开始铺轨了。近来，一阵阵钢铁互相撞击的声音，像警钟一般在我耳畔轰响。这大概就是早晚要把我从这儿赶出去的逐客令的先兆吧。一旦电车开通，到那时，我是继续留在这里呢，或者干脆回到东京去，或者远离文明逃往山里呢？就是在今天我自己也无法解答这个疑问。

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都市乡村白茫茫一片，风雪苍茫之夜。

于武藏野粕谷村

德富健次郎



都市逃亡手记

千 岁 村

一

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中旬，他们夫妇俩为了寻找住地，从东京来到了玉川。

当年春天，他独自巡访了八百多年前死去的耶稣的遗迹和当时健在的托尔斯泰的乡居，当年八月又飘然返回。虽不知回来后有何事可干，总之，回来想在乡村找个地方居住。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前辈牧师，牧师对他说，玉川附近有教会的传教地，不妨到那儿去吧。他说他不想当传教士，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过，他还是对玉川这个地方动了心，于是回答说，先去看看再说吧。牧师说，好吧，到时候我给你找个向导。

约定的日子到了，却不见向导的人影。不用说，牧师连一

张明信片也没有寄来。他踌躇了一阵子，终于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和妻子两人向西而行，去寻找一方乐土。牧师只是模模糊糊地告诉他玉川附近有个千岁村。夫妇俩也以为，只要是玉川附近的千岁村，大概马上就会找到，于是就悠然而去了。

二

“要是有个家，最好是草屋，更希望有一小块地，能自由耕种。”

他很久以来就有这样的想法。

在东京，为了防止火灾，是绝对禁止建草屋的，要住草屋，那就意味着必须到乡下去。最近五年来，他在原宿租住的房子，以及眼下在青山高树町租住的房子，对东京来说，都近似农家田舍，养花种草的地方绰绰有余。但靠租房借地生活，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本来他在九州的故乡，父亲也留下了一点田产，但后来渐渐变卖掉，钱也慢慢花光了，到日俄战争结束时，他手中连一寸土地也没有了。因此，他想要的草屋和一小块土地，都必须重新购置。

他从两岁起，除去中间有两年不在之外，一直到十八岁的春天为止，都是在家里度过的，这个家就是草屋。这所旧草屋是明治初年他们从靠近萨摩边境的肥后南端的渔村，搬到熊本郊外的时候，父亲买下的。后来又添盖了一座瓦房，可主屋一直是草屋。就像春雨沿着草屋淅沥不绝的雨滴一样，以前老屋的情韵深深映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家具有加藤家族浪人的血

缘，是下级武士的后裔，代代都担任村长一职。所以他家原本就和农业有着不浅的缘分。他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帮着去收租米，有时在佃农家硬被留下来吃饭，或被劝着喝酒，令他感到十分为难。他的父亲卸任地方官职后，一边担任县议会议员和乡村医生，一边率先兴办产业。他把自家的女儿培养成模范缫丝女工，并在自己家里养蚕缫丝，贩卖桑苗，但总是亏本。在运送桑苗的繁忙季节人手不足时，他的哥哥也扔下了正在阅读的麦考莱著的英国史，用笨拙的手操起肥后一带特有的短把铁锹来帮忙，作为弟弟的他也被迫拿起镰刀帮着割苗或运苗。不过，他干一阵马上就会厌烦，一生气就不干了。

他父亲是津田仙先生主编的《农业三事》和《农业杂志》的读者。有一次到东京，从学农社买回来桉树、洋槐、卡塔鲁帕树和神树的幼苗，还有各种西瓜、甘蔗等，将其作为标本进行试种。父亲的脾气是一旦喜欢上的事说干就要干。有一次，他见一本杂志上说，在果树的树干上划痕，可以控制树干长高而多结果子。于是，他就用小刀把宅院中的所有小梨树都划上横七竖八的刀痕。作为父亲的儿子，他既不像其父，也不像其兄，是个懒汉，讨厌求学和做生意。一会儿在父亲精心平整的田地里乱跑乱踩，一会儿把西洋玉米当成甘蔗啃，啃了又吐出来，一会儿又偷着把未熟的西瓜用拳头砸开，投进河里，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尽干些调皮捣蛋的事。十六七岁的时候，因学习不好而受罚，被没收了所有的书籍。而后，父亲命他专门学养蚕，到附近一家养蚕户拜师学艺。由于这家有个十四岁的姑娘，他认认真真地学了一段时间，但不到一年就厌倦

而不学了。在这家养蚕户学习养蚕的时候，他在用切桑叶的刀切桑叶时不小心将左手拇指根割破，至今还留有一块月牙形的疤痕，这成为他学养蚕这段经历的纪念。

所有这些记忆，长久以来都吸引着他，使他难以忘掉那充满情趣的田园生活。

三

他们夫妇俩离开青山高树町的家，沿着正在建设中的玉川电铁线，走到了三轩茶屋，在一家面馆里坐下，吃了碗面条，权作午饭。而后，从松阴神社沿熟知的世田谷道路来到世田谷旅馆的尽头，向交警问了路，再从写有“地藏尊”的路牌向北拐入里街。一路上见人就打听：“是千岁村吗？还没有到吗?”走了很久还是没有到。妻子因为鞋子磨脚，行走十分困难。于是走进一户农家想买草鞋穿，可是对方回答说没有。好不容易来到一条小河边，沿着河边，有一栋装着玻璃拉门的漂亮的小草屋。满天星的树上挂满了美丽的红叶。这里就是千岁村，那漂亮的草屋，就是村公所秘书的家。夫妇俩看到这漂亮别致的草屋惊讶不已。

“有教堂吗？有耶稣教徒吗?”他们走近一户人家问道。正在洗衣服的女主人和邻近的女主人相互对视了一下，说：“是找粕谷的吧?”“粕谷先生住在哪里呀?”女主人噗哧一声笑了起来：“粕谷不是人名，是地名啊。”接着，女主人又告诉他们说，粕谷的一个叫石山的人就是耶稣教徒。

找呀，找呀，终于到了教堂。其实这里离玉川并不近，小小的木板房位于一片很普通的桑园之中，那白色的墙在乡下很少见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面色苍白，不知是病人还是疯子，眼神直呆呆的。听到有人问路，她便走了出来。据这位女人说，她目前借住在这座教堂里，照料她的石山先生的家就在教堂之后。于是，他们被带到石山家宽敞的庭院里。这是一所盖着铁皮顶的扁长的房舍，有一面可以看到盖着瓦顶的仓库。不一会儿，从房里出来一位穿草鞋的人，自我介绍说名叫石山八百藏。看上去年纪大约五十岁左右，头发大部分秃了，长着猩猩般的脸。后来才知道，石山先生是村中的秀才，博学善辩，现在还担任村议会议员。在政治争斗激烈的三多摩地区，过去他作为一名自由党员，曾带领一帮壮士，四方奔走，经历过刀光剑影的艰险。来访者自报姓名，说是经牧师介绍想来看看教堂。石山先生露出一副惊诧的神情，他说没有收到牧师的任何来信，从报上知道有个叫福富仪太郎的人。他说邻村有个教徒叫角田勘五郎，他的姐姐曾在福富家当过女佣人。“您的尊姓大名我是第一次听说。”石山说罢，以一种怪讶的表情仔细打量着身穿白花纹短袖外褂、脚趿磨秃的萨摩木屐，满脸胡子的男客和身穿灰竹色披肩，脸上没有涂抹白粉，脚被鞋子挤得疼痛的女客。不过，当听到男客关于想移居乡下的一番陈述后，石山歪着头想了片刻，态度傲慢地说：“目前这个教堂没有牧师，方便的时候会请你来，当然每个月多少会给一些照料费的。”他还特意让他们看了下教堂。这个教堂狭小而简陋，天棚低矮，一百来人就会挤得水泄不通。里面还有一间六

个铺席大小的小屋。据说在耶稣教兴盛时，距村子西面一里多远的甲州街道旁的老驿站调布町有个教堂。后来调布町一带的耶稣教衰落了，教堂也就废了。于是，石山先生和几名千岁村的教徒就迁来这里了。近来一直没有牧师，如今有个小学教员，母子二人借住在这里。

参观完教堂，喝了石山先生招待得涩茶，向这家的儿子打听了路之后，夫妇俩又向甲州街道方向走去。

晚秋的太阳已向甲州的山峦倾斜。武藏野傍晚刺骨的寒风吹得道旁花草摇曳，夫妇二人沿着田野的道路，拖着疲乏的双脚，朝甲州街道走去。不知何处传来几声暮鸦的啼叫声。“我们的前途将会如何呢？我等的命运归宿在哪儿呢？”夫妇俩一边想，一边默默前行。

来到了甲州街道。据说这里有马车，但没看到。妻子在一家商店买了双草鞋，换下了鞋子。步履艰难地走了将近三里路，终于来到了灯火明亮的新宿。

逃离都市

一

过了两个月。

明治四十年的一月。有一天，两个乡下人拜访了位于青山高树町的他的寓所，一个是石山先生，一个是教堂执事角田新

五郎先生。他们要招聘他做牧师，但他回答说不愿做牧师，只是想在村里居住。

他对千岁村不太感兴趣。听说离玉川很近，但也有一里多地，风景也很平常。他家现在使唤的女佣，老家是江州的彦根。据女佣说，村里有不少人变卖掉房产后到京都、大阪和东京谋生，那里的地产房屋便宜得难以置信。江州位于琵琶湖东面，山清水秀，盛产松菇，而且靠近京都和奈良。他听后大为心动，让女佣与乡下联系了一下，但至今没有回音。后来才知道，在他们看来，如今这个时候，只有从乡村搬到城里的，哪有从城里迁到乡村的，认为是在开玩笑，所以就将此事搁在了一边。在江州那边久无回音时，千岁村的石山先生却异常热心，寄来通知说，眼下那儿正好有三块土地出售。他虽然不大积极，还是去看了看。

一块地在上祖师谷，靠近青山街道；一块地位于通往品川方向的灌溉渠旁边。这两块地方太大，没有财力购买。最后看的就是粕谷这块地，有二十多亩，地势稍高，风景也好。另外还有一间房子是不太干净的草屋，加上土间约有五十多平方米。为了防止被风刮走，房子都用铁丝绑着，并固定在白栎树上。从门前右侧的一排橡树开始，是一片麦田。屋后是由一片小杉林和栎树林组成的三角形树林。地面归石山先生和另一个人所有，房子则属于邻村的一位木匠。现在，木匠的小老婆和孩子住在这里。他想，这地方还勉强凑合吧。看完后就回去了。

石山先生催得越来越紧，叫他赶快决断。江州那边至今没

有消息，钱袋却一天天变空了，他最后决定买下粕谷这块地，并且付了押金。

付了押金之后，这回轮到他着急起来。他排除万难，决定把二月二十七日定为逃离都市日。前一天二十六日，夫妇俩带着两个年轻姑娘，拿着扫帚、抹布和水桶，从东京赶到那儿去打扫。因为路很远，姑娘们走得很累。不过，一路上云雀的啼叫声稍微给了他们一些安慰。

到那儿一看，本来说好前一天交出房子，可老住户还没有收拾完，正在往装货的板车上装最后的一些行李。于是，就到房东木匠家问候了一下，据说木匠原是石山先生保镖。他的小老婆头发蓬乱，目光憎恶地盯着城里来的女子。他们在田边的枯草地上休息，等着老住户搬走。隔着一块小墓地，东邻的一户人家据说是石山先生的亲戚，这家的女主人借给他们两张草席，又端来一壶茶水和一大碗酱菜。他们便坐在草席上，拿出带来的饭团吃了起来。

一个十五六岁的哑巴拉起板车，老住户一家终于搬走了。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站起来就进屋开始打扫起来。搬空的房子虽然不漂亮，但终究归他们自己所有了。只是房内的不干净使他们感到惊讶。腐朽的草屋顶，开始脱落的泥墙，被小孩尿湿的六张旧铺席，又黄又破的两张隔扇纸，六铺席大小的房间天花板上粘满了苍蝇屎，土间里破败的灶台，还有粪坑内的粪便，厕所里浑浊的污水，满地的垃圾……老住户留下这一切，撒手就走了。

他们真不知从哪儿下手打扫。女人们拉长了脸。他愤然操

起一把扫帚，连木屐也未脱就一下子跳上地板打扫起来，弄得满屋尘土飞扬。女人们也只好扎起毛巾，挽起了袖子干起来。二月日短，房子才打扫了一半太阳就落山了。他们将其余的事委托给石山先生，一家人急匆匆踏上了归途。今天，甲州街道上也没有马车，当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好不容易走到新宿时，女人们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二

第二天就是明治四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没有一丝风，是二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

从村里雇来了三辆马车，同是耶稣教徒的石山先生、角田新五郎先生、臼田先生和角田勘五郎的儿子，出于厚意也都各人拉着板车前来迎接。装完行李，吃过午饭以后就出发了。行李中大部分是书籍和花盆。他很喜欢园艺，在原宿生活的五年里，虽说租的房子住，但也种植了许多花草。尽管大部分都留在那儿了，但也有不少从原宿带到了高树町。这次他决定把这些花木全部带走。拉板车的几位先生都嘲笑他带这些不值钱的花木，但还是帮他把栗树、刚栽上的橡树等一起搬上了车，并请一位住在原宿时常来帮忙的善良的小伙计三吉来押车。

前来帮忙的青年和昨天到粕谷打扫房间的姑娘，各自告别后就走了。原先暂时逗留的那位女佣也背着大包袱走了。隔壁的房东因重病在住院，他夫人每天从家到医院来回跑。虽然交情不深，但此时此刻他们还是必须和这位夫人打个招呼告别

一下。道别后走出大门一看，发现门口早已挂好了招租的木牌。

他们夫妇俩带着前来帮忙的女佣，各人手中拎着日常用品以及灯台，先乘电车到新宿，然后又换乘驶往调布的马车，沿着甲州街道晃荡了一个多小时，在马车夫的指点下，在上高井户的山谷下了车。

来到粕谷田园时，硕大的夕阳已在富士山那边落下。武藏野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逃离都市的一行三人，拖曳着长长的身影，沿着田埂向新的住所走去。远处的青山街道上，车声轧轧，先出发的马车眼看就要到了。人和行李从两旁的道路分别进入了这座孤零零的草屋。

昨天没打扫完的房子里，两间六铺席大的屋间，已经铺上了托石山先生换的没有镶边的新铺席，像个人住的地方了。受昨日之托，原先那个房东木匠在六铺席的房间装上了简陋的天棚，以防蛇钻进来。

天色将晚，拉板车的几位先生也到了。家具大都堆在土间，其余的都堆在外边。赶马车和拉板车的人喝了一杯茶后就回去了。点上灯，拿出从东京带来的冷饭，大家一起吃了晚餐。晚饭后，夫妇二人住进了西面六铺席的房间，女佣和三吉住进了另一间六铺席的房间。

明治初年，离开靠近萨摩的故乡迁往熊本，又从暂时借住的亲戚家，移居到父亲买下的大草屋里。当时，七岁的哥哥高兴得跳起来："再破的房子也是自家的房子好。"

出生以来四十年，他终于成为二十多亩土地和五十平方米

草屋的主人。他觉得自己像是帝王一样，乐滋滋地舒展着双腿睡下了。

进　村

搬来后的第二天，天气似乎在试探他过田园生活的决心，与昨天温暖的天气相反，刮起了干烈的大风。三吉植完树后，在女佣耳边低语道："我看可能坚持不了一年。"说完，便回去了。昨天帮着拉板车的几位先生，今天又来帮着疏浚了水井。他作为新房主，拿了两帖和式信纸和一些别人送的干货，到周围四五家邻居去寒喧了一番。第三天，在石山先生的儿子陪同下，挨家拜访了这两天为他奔忙的几位先生，分别表示了感谢之意。臼田君的家在下祖师谷，离小学不远，而两位角田君却离这儿很远，都在上祖师谷相邻而居。石山先生的家和他的家在粕谷。三处虽然都属于千岁村范围，可先要沿小溪走到水田，然后爬上可以望见富士山和甲武群山的山丘，接着就顺着化霜的村道，穿过旧路牌上刻有"江户古道"字样的石板路，从长满栎树和榉树的村子走到麦田，最后从寺庙的门前走到村公所，这样走一圈起码有一里多地。千岁村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地方以外，还有船桥、回泽、八幡山、乌山、给田五个地方。最后的两个地方位于甲州大道旁，其他的都在离甲州大道东南一里多的地方，粕谷正好处于中央，住户最多的是乌山，有二百多户。最小的是八幡山，只有十九户，其次是粕谷，有

二十六户，其余的地方大都五六十户。这些都是石山先生快要上初中的儿子告诉他的。

这一天是三月一日，是祭拜五谷神的日子。其他地方是二月一日，这个村子比其他地方要晚一个月举行各种庙会祭祀。他挨家拜访道谢之后便回来了。为了能成为村里的一员，他换上漂亮的花纹和式外褂，下午跟着石山先生到了当天作为祭祀会场的下田先生家。

下田先生的家位于他的家到石山先生家的途中。旁边是沿高高的堤坝流淌着的品川渠水，据说是玉川净水河的一个小支流。下田先生还担任着村议员，祭祀会场设在养蚕房的一楼。在千岁村，尽管家家户户都养蚕，但家里有蚕室的却屈指可数。地板上已铺上镶边的席子，放着一个用很大的榉树根做的火盆。已经来了十五六个人。石山先生向大家介绍说：

“这位先生是刚从东京迁来的，希望参加我们的祭祀会，名叫某某。”

石山的话音刚落，他便双手着地，跪着叩头致意。大家也一个接一个走过来向他寒暄问候。由于石山先生的提醒，作为对入会的感谢，他已送了一元酒水钱。所以，大家都对他表示了谢意。粕谷只有二十六户人家，因此，大家反复表示，他从东京迁来加人他们的祭祀会，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会员中，惟有一个梳着旧式发髻、眼睑浮肿而身材高大的老头，向他寒暄道：

“真是的，先生大驾光临。”

不一会儿，一位笑容满面显得一脸福相的六十来岁的老头儿跑了过来。石山先生把他介绍给了这位老头儿，并告诉他，这位老头儿叫滨田，是祭祀会的头领。他又再次跪下，叩头致礼道：“初到此地，望多多赐教。”

已到了二十五六个人，差不多都到齐了。满屋子的人，吞云吐雾，谈笑风生。一些人不停地抚摸着那用榉树根做的新火盆，赞叹不绝。一些人谈到了当前的米价，这时，一位年近六十、又矮又黑、诙谐滑稽的老头回忆起年轻时十分低廉的米价，便用那不高不低的男中音，很有节奏地说唱道：

“俺和卿呀，各半生（升），合起来呀，一世一生（升）！”

石山先生由于腰部生疮，在没有坐垫的地板上坐久了，非常难受，于是提议由杂谈闲聊转入讨论正事。如拥军会的出资问题，邻村有人应征入伍时本村是否要出点钱支援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没有道理，不该出钱支援。但是，如果不出钱支援的话，如果轮到本村有人应征入伍时，也就得不到别村的支援。讨论到最后，还是决定出钱支援。

接下来是选举卫生委员和消防队长。抬出了一张桌子，用茶盘汇总了各人投的选票，然后由嗓门大、声音洪亮的仁左卫

门和绷着脸不爱说话的敬吉宣布投票结果。那个当头领的老头儿说，他的儿子腿有病，谢绝当消防队长。可是，大家围着他，一个劲儿地说服。

到此议程就大致结束了，接下来便是重要的吃喝。不过，刚进村的他，搬来的行李都还没有打开，所以赶紧向四座的人打了个招呼，又向在厨房干活的伙计们远远地点头致意后，就匆匆告退了。

不久，他就把户籍从原籍地肥后苇北郡水俣迁到了东京府北多摩郡千岁村粕谷。在他小的时候，曾以自己是武士家族的后裔而向别人炫耀。可是看了户籍本，上面却写着平民。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曾当过一户同姓人家的养子，不知何时而成了平民。这武士家族的称号，自己没有丢，倒是让别人先弄掉了。这虽然不像鲁智深的胡须那么值得珍惜，但丢掉了也不免令人有点惋惜。总而言之，如今他再也不是无业游民，也不是流浪汉了，而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东京府北多摩郡千岁村粕谷的忠良平民某某了。

汲　水

离玉川太远是第一个失望，井水水质差是目前最大的痛苦。

水井离厨房仅六步之远，腐烂得不成样的麦草屋顶遮掩着通道和水井。上窄下宽的井栏和铁滑轮都已缺损，井绳也脱落

了，桶只有一只。吊桶绳的一端绑在屋顶的柱子上。打上来的水，散发出一股泥腥味。放下吊绳一看，也许因为是干旱缺水，水的深度连一尺都不到。

搬家后的第二天，教徒们都来帮忙浚井，从井底下捞上来不少东西，有锅盖、旧毛巾、破碗片等。井底干净了，水量也多少增加了，但打上来的水依然是混浊的红土水。即使他再怎么不在乎，那水也无法喝下去。只好去暂时借用邻居家的水，可是没想到那儿也是同样混浊的红土水。于是，便让女佣去墓地对面的人家要点水，不料女佣马上跑回来皱着眉头说："往井里一看，里面全是垃圾和虫子！"再到前面的一家邻居要水时，那家的儿子得意洋洋地吹嘘说，他家的水质好极了，来演习和行军的士兵们喝了都大加称赞呢。其实，这种水他小时候就喝过，水质也并不怎么好。

日用水暂时可以将就一下，但饮用水就不得不去求别人了。

从家往西大约走五百米的地方，有一条名叫品川渠的小河，是由玉川上游分出来的支流，专门用于灌溉品川一带的田地。可是，附近的村里人早上常在这儿洗脸、洗尿布、刷粪桶。"没关系，玉川河里的水，只要清晨早点儿去打，是不会脏的。"他主动承担了汲水这一男人干的活儿。早晨一起床，拿着提捅和铁水桶，踏着晨霜一溜烟跑去河边，先洗脸，然后赤着上身，用冷水擦身子。当时，日俄战争的余火尚未熄灭，村里的年轻人做完早晨的军训，扛着射箭防护用具回来时，见到他就会问："一定很冷吧？"他擦完身子，穿好衣服，然后将

提桶和铁水捅深深地浸入河里，再满满地提上来，两只手一边拎一桶。开头的一百米，他还能一口气一路小跑，但不一会儿，就难以坚持住了，只好放下休息。腰以下的衣服全湿透了，水也洒得只剩七分了。接下来就走五十米休息一下，再走五十米再休息，拎着水朝家的方向走走停停，好不容易走到厨房，水只剩六分了。两只手痛得像断了似的。如此辛辛苦苦打来的水，妻子和女佣用的时候，如同琼浆玉露般十分珍措。

用手拎水，手臂实在疼痛难忍。去东京的时候，顺便在涩谷的道玄坡买回了一根扁担。他穿着细筒裤，衣襟掖在腰带上，肩上扛着扁担的装束，正好被山路爱山君[1]看到，便嘲笑道："你实现理想啦！"从第二天起，他就用买来的扁担，一前一后挑起提桶和铁水桶，像个满脸胡子的挑夫，去挑水了。用扁担挑，确实要比两手拎轻松一些。可是，肩膀和腰却不习惯，走起路来不听使唤。扛着扁担一站起来，腰便摇摇晃晃，膝盖几乎一下子折断了似的，身体也快要倒下来了。脚用力一蹬，扁担又毫不留情地压在肩上，五尺几寸的身体好像牢牢地钉在地上动弹不得。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踉踉跄跄跨出步子。可是，摇摇晃晃走了十五六步，就上气不接下气，实在难以支撑下去，只好把担子放下。不，不是放下担子，而是屁股坐地似的，扔下了担子。水桶"咚"的一声从肩上滑了下来，宝贵的水一下子荡了出来。放下担子很艰难，而重新挑起担子更费力。挑着水走了二百多米的路，即使是比下雪还冷的霜

① 山路爱山（1864～1917），日本历史学家。

晨，身上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心脏如敲钟般“咚咚”直跳，从脊椎到头的后部像突然患了僵直症似的，感到有一种奇异的烫热。眼前黑暗一片，脑子昏昏沉沉，把水桶挑到厨房放下以后，像失去知觉般，半天说不出话来。

右面的肩膀就像长瘤似的很快肿起来了。第二天就换左肩挑。虽然左肩感到有些不习惯，但比起右肩疼痛要好些。然而，没想到左肩也马上肿起来了，两个肩的肿块，使人变得象骆驼一样。两个肩都这么肿，明天怎么挑水呢？连梦中都感到肩膀的疼痛难忍，一想到明天还得去挑水，恨不得天永远别亮。妻子实在看不下去，就给他做了个棉垫肩。这样，将棉垫肩塞在扁担底下，虽然减轻了一些痛苦，但还是很疼。看来田园生活这样下去是很难坚持的。心中不免抱怨自己道：“并不是谁请你这样做，也不会有谁来赞扬你，你为何要痛苦的做那种事呢?”但由于生活所迫，早晨依然愁眉苦脸地去挑水。一次又一次，一日复一日，也就渐渐习惯了，肩上的疼痛慢慢消去，肩膀也随之变硬，肩膀和腰逐渐有了力气，走路时已能随着担子的节奏走，水也不再溢出来了。今天剩下八分水，今天剩下九分水，看到一天天进步的成绩，倒也感到了几分乐趣。

然而，总不能永远依靠挑河水来度日。一个月以后，终于决定大规模地把水井浚通。先从红土挖到软泥，又从软泥挖到沙石，掘了一丈多深，井底终于涌出了无色透明、无臭无异味的水。浚通完之后，靠在井栏边，听着潺潺的清水从井底两三处洞口涌流出来的声音，想到挑水度日的苦难终于结束了，心中感到又欣喜又令人怀念。

回忆往事

一

跟着一起来的女佣，帮着干了半个月的活，便回东京去了。从此，只剩下亲密无间的夫妇俩，他们认认真真开始过起了田园生活。

由于嫁给了一个没有出息的丈夫，他的夫人早已习惯了这个没有女佣的贫穷家庭。对于酷爱自然的她来说，田园生活未必全是痛苦。只是她有洁癖，对周围环境的不干净甚感烦恼。离房舍最近的地方是墓地和灌木林。距离最近的邻居也有一百米多米远。刚搬来不久，年老的婶母有事来访时说："你是一个年轻姑娘，这种地方一个人可别单独守在家里啊。"可是，他的妻子，有时候不得不一个人守在家里。墓地的对面，现在虽然不存在了，但原来是一个赌徒的巢穴，时常有破落的流浪汉出没。有一次，丈夫在外面过夜，第二天傍晚才回来。晚上听到防雨窗外一个男子的调戏声："晚上好啊。"丈夫应答道："晚上好。"原来防雨窗外的男子只知道昨晚男主人不在，却不知道今晚男主人已经回家，顿时显得惊慌失措，赶紧改变腔调，假装问道："请问，宫前的阿广家怎么走?"想以此来遮掩。宫前的阿广家明明是这帮家伙经常聚赌的巢穴。男主人听了之后差点儿笑出来，但还是佯装不知，很认真地告诉说：

“宫前的阿广家，沿着那块墓地一直往前走就到了。”“知道了，谢谢。”那男子也许在窗外伸伸舌头，自以为得计呢。敞开大门，走近人、走近自然生活的话，就会遭遇到各种可怕的事。有一次，他正背靠着走廊看书，突然背后轰的一声掉下一样东西。回头一看，原来是条大青蛇，它是卷曲在屋顶内的茅竹里蜕皮时不慎滑下来的。如果再靠近走廊一尺的话，那条大青蛇就会不偏不倚地掉在他的头上。

人烟稀少的武藏野一带，虽然樱花已经盛开，但依旧寒意逼人。毛胚的粗泥墙已斑驳脱落，地板底下透风，花纹纸的隔扇破旧不堪的房间内，仅靠火盆里的火已无法御寒。农家的冬天就是靠大炉子度过的。农家室内生活的一切情趣，可以说都来自于炉边。那炉里的炭火，自在的烧锅，一直是他向往田园生活的最大诱因。然而，属于他所有的这间五十平方米的草舍里，一只小小的炉子燃在不足四平方的地板上，四周又小又挤，连三个人都坐不下。加上西北风从破墙穿堂而过，屋顶低矮火炉高置，一不小心那熊熊烈火就会酿成火灾。过了一个月，他终于把那不顺眼的炉子扔掉了，又委托以前的房主木匠和另一个人，在位于代代木新町的旧家具店那儿买了几张旧的隔扇，装在运肥料的车上带回来，勉强地拼装起来。隔壁那间六铺席大的房间，天棚是用沾满灰尘的旧苇帘做的，雨水从腐烂的屋顶漏进来，浊黄的水滴全都滴落在席子上。叫来屋顶修理工，修了好几回，但一遇到滂沱大雨，有时还不得不把水盆、铁桶、旧报纸等所有可以挡雨的东西摆在席子上接雨。令人头疼的还有风，用三根粗铁丝将屋子牢牢地绑在橡树上，按

理说大风也能顶得住，可实际上还是不管用。屋子的西南一侧，除了那棵橡树之外，没有任何树，所以南风和西风直朝草屋吹来。小屋虽然绑在橡树上，但仍然害怕似的颤动着，地板就像越过富士川浅滩的小船船底一样跳动着。橡树底下延伸开的是一片麦田。正如常言所说，武藏野的泥土轻得一吹就飞，一刮风，满天顿时飞舞起灰色的烟尘。前一年，他坐在行驶于苏伊士运河的船上，曾被夹带沙子的狂风刮进船舱而感到吃惊。相比之下，武藏野夹带沙土的狂风也毫不逊色。从远处望去，如同大火的烟雾。当风尘扑来时，眼、鼻、嘴里全是沙土。就连壁橱、衣柜的抽屉里，也吹进了泥沙。在铺席上一走，一步一个白印，简直就像将田地搬进了房内一样。

都市是讨厌的尘市，
农舍亦是泥土农舍。

这是他饱尝风沙之苦后，为发泄而作的一首和歌。狂风怒吼，尘土飞舞，霜寒逼人，河水翻滚，真是四面楚歌。妻子的手脚马上就开始皲裂，或冻伤，或生疮。即便涂上橄榄油、甘油之类，依然出血不止。丈夫的脚掌也像鲨鱼颚一样裂开了口，露出好几层皱。对于如此残酷的袭击，甘愿跟他到这虎穴龙潭般的乡下来的糟糠之妻，有时也会流下眼泪。女儿知道他过去在东京过的生活悠闲自在，如今来乡下逗留，可能觉得很落魄吧，常常躲在厨房的一角，边洗碗边掉泪。

二

草屋的主人，心里充满着喜悦之情，十分得意，毫无落魄之感。他首先从宫益的兴农园那儿买来了长柄的砍锹、手斧锹、洋锄、钉耙、铁铲、割草镰，以及砍柴镰等农家的十八般兵器，还买了园艺书之类的六韬三略以及种子和秧苗等。二十多亩地，除了宅地、杉树林和栎树林之外，实际耕地有十五余亩，全都种的大麦和小麦。有一点空地，那就是田地中央一块不足一亩的地方，那里长着干瘦的桑树和枯萎的茅草。他开始干的第一件农活就是除去空地的茅草，然后胡乱地培了垄，他没用那笨重的铁锹，而是用当时很时兴的洋农具。最后，种下了既不施基肥，也不管季节的胡萝卜和小水萝卜等。附近的年轻人见到这位“东京式农民”如此干农活无不瞠目结舌。那一片种好的麦子原先属于墓地对面那个赌穴的，他将其中一部分买了下来，接着将一些不顺眼的青麦连根拔掉，由于他特别喜欢水果，所以先在那儿种下了水蜜桃。他又向过路的农民请教了如何用棕榈绳结绳头的方法，然后，在田中间扎起了篱笆，又在四周植下了杉苗，作为挡风的树篱。当然这些都是必须干的，一是因为有趣，各种杂活儿他都愿干；二是对于任何麻烦和劳累，他都有种欣喜的心情。在离家一千米的塚户那儿，有一家米店，听说他是刚入村的，就拿着一叠信笺纸作为礼物上门来推销大米。他没有想到，自己好不容易逃离的东京那一套，早就在此捷足先登了。他感到十分厌恶，露出了一脸不高

兴的神色。

人动一下手脚，似乎就显得长进不少。就是接触了脏物，似乎也显得谦逊一样，逢人随意应酬一下，仿佛觉得更加热爱别人。总之，连酒都不饮的新生活，如同饮了一杯陈年老酒的感觉，他以真实的面孔干了各种有趣活儿。从在东京那时起，他就酷爱园艺，浇粪洒尿之类已是平常事。进村之后，他也喜欢挑粪桶。最初他穿着无袖边的西服，腰上扎着一根黑红色的皮带。这条皮带是以前在神田十字路口的一家专卖店里买下一把六连发的手枪时附带的子弹带。手枪早在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日俄战争结束时，当听到满洲军总司令部凯旋而归的礼炮声，便发誓从今以后决不带护身武器，就将其放在庭院的石头上，用铁槌砸碎了。不过，皮带本身无罪，所以至今留着。身上穿的西服亦有来历。说起来，这件棉哔叽西服是明治三十六年，在日荫町用七元钱买下的。去北海道，穿的是这件西服，冒死登富士山差点死时，穿的也是这件西服。从巴勒斯坦到俄罗斯，也是穿着这件西服去的。即使住在托尔斯泰家里的时候，带去替换着穿的也是这件西服和一件夹衣。在西伯利亚的火车内，穿来穿去依然是这件惟一漂亮的西服，连本来对他不屑一顾的同车厢的俄罗斯大尉和工程师也都为之惊讶和羡慕。穿着这件具有传奇经历的西服，用青竹扁担挑着在甲州大道买的新粪桶回来时，聚集在八幡家的村民们见了，都哄堂大笑。搬来后不久的一个雪天，年迈的婶母从东京来访。回去时，因路面不好，就穿着这件西服，跟在后面帮着推车，一直送到甲州大道。一路上，孩子们见了，都大声起哄。这是一件常被人

嘲笑的西服。有一次穿着它，戴着大檐帽，去塚户买醋时，小学里的孩子们都挤到门口，目光奇异，好像在看什么怪物似的。他爱吃的东西里，有一样是豆腐渣汤。穿着这西服，拿着滤酱筛子，到村里的豆腐店去买五厘钱的豆腐渣汤时，无论多么凶的人，看到他那蓄着胡子、戴着眼镜、穿着西服的样子，都会客气三分。刚搬来时，村里人看到东京人都感到新奇。妻子外出时，女孩子总要尖声尖气地大声叫嚷说：

“妈，快来看呀，搬到粕谷阿仙的小老婆以前住的房子的东京人，那家太太正从这儿过呢！”

东京来的客人也不少。报刊记者常来采访田园生活。有些学生趁郊游也来玩玩。还有衣冠楚楚的绅士前来邀请他去演讲。下地干活时，如有西装革履的东京绅士来访，他便颇为得意。当着村里人的面，那绅士恭恭敬敬地向他致意问候时，他更是沾沾自喜。他喜欢毫不客气地训斥那些都市来访者。这其中既有想当众自我表演的一面，也有想卖弄自己才学的一面。虽置身于浮华之中却向往淡泊的他，又在淡泊之中去追求浮华。有时候他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了自己而过这种田园生活呢?，还是在为别人演田园生活的戏？站在小草屋窗外的檐廊下，遥望田地，他有时就感到如同站在东京本乡剧院的舞台上眺望楼座和观众席一般，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出于兴趣和爱好而当农民的他，始终牢记着自己的天职是将所见所闻写出来。从他的家里往西走四里地，是府中町。去那儿登记了购买的地产和房产后，回来的路上，陪他同行的石山先生邀请他去调布町，拜访了一户耶稣教徒的家。一

位老头走出来，天南地北地闲聊了一会儿后，石山先生介绍说，他已成了村里的一员。不料老头听后十分惊讶，盯着他的脸说：在乡下居住固然好，可要养家糊口并非易事，哪怕是村公所的文书之类，一时也没有空缺的位子。言下之意会给村里的教徒增添麻烦。听了此话，他气不打一处来，在心里痛骂道："不是我夸口，自己在文坛上也颇有名气，别把我看成是你们那种无业游民！"不过表面上，他依然俯首贴耳地听着。这草屋阳光好，从以前木匠的小老婆时代起，就成为大家休闲玩耍的场所。出于这个习惯，每到休息日，年轻人及女人小孩就怀着好奇心来玩。妻子问及一位小姑娘的家庭情况时，那小姑娘挺起胸膛，傲慢地回答说："我家可是个大财主哟！"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夫妇俩是好不容易才住进木匠小老婆以前旧宅的东京流浪者。无论夫妇俩怎么神气，最终还是东京来的落魄者。只是在写字做文章方面才得到器重。夫妇俩常为别人代笔写信。人们送两三根腌萝卜、一两把小松莱作为回报，夫妇俩还得感谢再三。他常常被人请去教英语，也有人劝他妻子做裁缝。一位从上州的缫丝店嫁到这个乡下的老太太，大概是出于自己的经历，对刚来乡下的这两位不够格的农民十分同情，一会儿送些种子，一会儿给些蔬菜，一会儿劝说他们利用桑树养蚕，给予了多方照顾。

三

东京虽然经常去，但刚去的那一年，一直不知道甲州街道

上有人力车。不过，也难得乘坐调布和新宿之间的马车。夫妇俩搬到千岁村不久，涩谷到玉川的电铁就通车了，但他们夫妇俩也极少搭乘，认为乡下人就应该像乡下人，必须徒步行走。他和妻子俩人就脚穿低齿木屐或草鞋，有时穿高齿木屐，往返走这三里路程。经常是一大就早出发，边吃饭团边走，晚上打着灯笼回家。当走到东京丸之内三菱原一座砖造的大楼面前，坐在草地上，伸开双脚，悠闲自在吃饭团的时候，他确实感到十分惬意。他喜欢向城里人炫耀自己的乡土气，总是穿着乡下那套衣服去东京。有时候挑着两根大笋去，一根重约四公斤。还常常沿路折一些野蔷薇、野茉莉、野菊花和芒花等，作为礼物送给亲戚。亲戚中的女孩子偶尔来乡下玩时，洗洗甘薯，用露天炉灶做饭，就像过家家似的，感到很有趣。不过，当她们在东京的家门口送走这位乡下的叔父时，望着他扛着沉甸甸的行李离去的背影，作为城里的子女，也不免为他那普通的平民形象感到难为情和可笑。

他在向城里人炫耀自己的乡土气时，却没有向乡下人显示自己是都市人，而是先向乡下人表露自己的乡土情结。他隐藏了自己身上的一切棱角，努力与周围同化。村里所有的集会，他都积极参加。别人喝廉价的劣等酒，他就吃腌的咸鱼。出席别人的葬礼时，也跟在后面举着“诸行无常”的小旗。轮到值月勤时，挨家挨户一钱一钱收取拥军费，并亲自送到村公所。每逢星期天，还去村里的耶稣教堂参拜，聆听一位他进村不久聘来的耳聋的牧师的布道。有时还借板车去甲州街道买竹子，听说搭建蘑菇房，就去帮着盖屋顶。对都市来的客人，他依然

训斥责骂，但对乡间来客却笑脸相迎，无论对谁都极具虔诚。要是有事要办，跑的比谁都快。妻子受丈夫的影响，也常常在露天炉灶边，坐在铺好稻草编的炭包上，边焚烧集拢的枯叶或麦秆，边读书，丈夫称赞她“长进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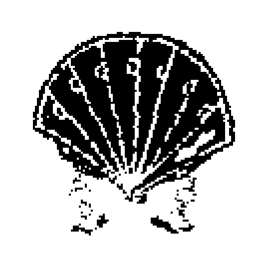
他总是抱怨离玉川太远，感到很失望，但如今井水变清了，多少使他得到些许安慰。看到别的农家每天晚上烧水洗澡，夫妇俩也尽可能这么做。最初很冷的时候，澡盆搭在土间，从外面往盆里舀水十分麻烦，所以一个多星期不换水。烧了又洗，洗了又烧，到了第五天，比街上澡堂里洗剩的水还要臭，澡盆底下因污垢而滑溜溜的，不过还是咬咬牙坚持洗，并笑道，“洗总比不洗好”。到了夏天，便将澡盆搭在外面。这样离井也近了，每天都可以换水。青天白日之下，在井边的澡盆里洗澡，真是爽快无比。“沐浴之水何处觅，耳旁传来虫鸣声。”耳闻虫的啼鸣，身子悠悠地浸泡在澡盆里，遥望着明月，他为田园生活而感到喜悦。有时候遇到下雨，便撑着伞，戴着游泳帽洗澡。暑假来逗留的女儿见了哈哈大笑，觉得有趣，也体验了一下这撑着伞的澡盆。

四

夫妇俩刚从东京搬来时，麦子只有六七寸高，云雀歌声还没啼鸣。透过光秃秃的灌木林可以眺望到白雪皑皑的富士山。武藏野一带，枯树萌生了嫩芽，接着又长出了绿叶，呈显出一派五彩缤纷、花团锦簇的秋景。四季变迁的大自然的面影也日

新月异，像画卷一般，将每日每月那无穷的情趣展现在初来乡村的夫妇俩面前。他们俩渐渐与周围的自然和人亲近起来，同时为了准备度过日益临近的冬天，开始想方设法准备御寒设施。在主房的东面和北面各搭建了一间耳房，作为库房、女佣房、柴房和吃饭间。外面建了个小浴室，用栗树木将井栏改建成四方形的井框。又买了近二十亩田地，尽管与简陋的房舍不相称，仍然栽了不少观赏花。自初夏至秋暮，小女佣也常来帮点忙。十月末，八十六岁的父亲和七十九岁的母亲来看不肖儿子的乡村居所时，夫妇俩前一天在一个哑巴少年的帮助下，用带树皮的栗树木做了个门柱，以此作为欢迎之门来迎接父母，以示一片孝心。浴室的水泥地虽然还来不及搞，但作为浴室的初次使用，请父亲在浴室的板墙上写了“日日新”三个字。

就这样，在千岁村的一年犹如奔驰的马车，匆匆而过。回首往事，深深感到愉快在于努力，生命在于希望，幸福来自谈泊，感激出自贫穷。这创业的一年，即便只是浅水弄潮，充满稚气乃至少许傲气，没有什么意义的自寻烦恼的一年，但他依然必须深深地感谢那双引导他走上这条生活道路的巨手。



草叶的低语

二 百 元

一颗柞树果，噗哧一声落到地上，那幽微的声音尚未消失，只见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廊檐下。他大概不满三十岁，鼻翼上有着又白又亮的疤痕，脚穿低齿木屐，穿着一身条纹衣服，看起来像个小商人。从眉毛到眼睛，神色就像暴风雨之前的天空一样阴沉。

“我要告诉您一件事。”

他一坐下来，便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的婚姻很不幸……您听了这话，大概已经明白了吧?”

他刚开始说话时断断续续，渐渐就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似乎要将满腹的心里话一吐为快。他出生于埼玉县，是个养子。由于经营蚕茧生意失败，几乎耗尽了养父母家的财产。为了东山再起，他从朝鲜到了安东县，经营木材，并将妻子和孩子都接了过去，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太如意，又移

居到大连。那是在日俄战争第二年的秋天。到了大连以后，也没有好工作，闲居在拥挤不堪的小街巷里。不久，孩子也死了。

"这孩子真可怜，才五岁。是个女孩，但跟我很亲热。就是在家乡的时候，我从外面一回家，哪伯母亲和妻子都不理睬我，女儿也会热情相迎，一边"爸爸、爸爸"叫个不停，一边帮我放好帽子。失去女儿之后，我非常消沉。女儿患的是急性肺炎，跑去请医生，医生说马上就来，但结果没有来。不久女儿就咽了气。听说那医生是个耶稣教徒。也许认为我是穷人，才没有来吧。可是，听说后来那医生也死了儿子，曾忏悔说，"自己过去没有救别人，所以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说着，他闭了一会儿眼睛。

"后来呢?"

"后来，我总不能一直闲着吧。所以，我们夫妇俩就住进了一家公司的老板家里打工。对了，那是家在大连数一数二的大公司，您大概也知道。因为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老板，所以他家的生活不用说，十分奢侈，仆人除了我们夫妇俩，还有五六个。太太是个好心人，对我们夫妻很照顾。后来太太因事回了日本。大概太太回国以后过了两个星期，我就觉得妻子的情形有些不对劲儿。其实，我妻子哪里是什么美人，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

他气愤地说道。

"妻子的情形不太对劲儿。我就注意观察，感到有许多事难以理解。老板坐马车回来，二楼的呼铃一响，我妻子马上系

好白围裙，用盆端去啤酒。我正在楼梯下，妻子斜了我一眼，就上了二楼。有时要一二个小时才下来。我竖起耳朵，细听二楼的动静，或者在老板书房门外蹑着脚悄悄偷听，或者从钥匙洞里偷看。但是，由于房门很厚，房间里悄然无声，什么也听不见，不知他们在干什么。我实在是——”

他的语调变成了哭腔。那蹙成一团的黑眉毛跳动着，嘴唇也颤抖起来。

“我无论怎样揣摩妻子的眼神，观察老板的脸色，但只有怀疑，却找不到证据。我不知想过多少次，真不该在这种地方干活。还好，几次对妻子这么说，可是妻子每次听了都要生气，还冷冷地说，受到东家如此的照顾，现在太太不在家，这个时候怎么能离去呢？要走你就自己一个人走，随便你上哪儿去都行。听了这话，我实在是忍无可忍。”

“于是，有一天，我硬是把妻子带到了大连郊外。那里是周围不见人影的河滩。我费尽口舌盘问妻子，可是妻子就是不肯说出实情。于是，我就从怀里拔出一把短刀，威胁妻子说，坦白的话就饶恕你，说谎的话就杀了你。妻子吓得脸都变色了，马上说，全都是东家强迫的，只做过一次对不起我的事。我又进一步追问说，你在撒谎，不可能只有一二次。最后，妻子终于全部坦白了。”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后来，我给东家写了一封谴责的信。第二天，老板把我叫到书房里说：‘做了件实在对不起你的事，作为东家，我跪下向你表示深深的道歉。希望这件事能私下了结。作为回报，

对于你的将来，我一定给予关照，一定让你成功。目前希望你们暂时回日本去。’说着，东家给了我二百元，都是崭新的十元钞票。”

“你收下了那二百元吧？为什么不用那把短刀把那家伙杀了呢？”

他默默地低下了头。

“那后来呢？”

“我们回到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去了大连。可是，东家根本不理我们，也不肯同我们见面。”

“那么现在怎么生活？”

“现在在东京的近郊经营一家杂货店。”

“妻子呢？”

“妻子跟我在一起。”

谈话暂时中断了一会儿。

“虽然与妻子在一起，但很不愉快，心烦意乱得难以忍受，所以今天我——”

这位如风一般飘然而至的男子从此以后再也没见到过。

百 草 园

田畔上红百合般的萱草花盛开的季节。一天，太田君突然从东京来玩。闲聊了一会儿，主人邀他去百草园看看。他听说

百草园距府中不太远，大约四里路，而且路也熟悉。看看表，十一点，虽然有些晚了，但夏季天长。最后说还是去吧，吃过中午饭就出发了。

大麦和小麦早已收割完，旱田、水田、森林，到处一派翠绿。绿丛中是一条白色的直通西边山里的甲州大道。他们两人沿着大道谈笑风生，轻快地走着。太田君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单衣，脚上趿着木屐，手里拿着一把旧洋伞。作为主人的他，仍然穿着那件不带袖口的旧西服．束着黑红色的皮带，腰里还系着手巾，头戴麦秆太阳帽，光脚上套着一双皱巴巴的茶色运动鞋。两个人步履匆匆。太田君以前是个社会主义者，为了宣传他的主义，曾经拉着一架装满平民社出版物的小车，到日本全国漫游，所以腿脚很强健。主人虽然喜欢步行，但脚力较弱，一天走上十里，到第二天就受不了。两人跨着大步走着，因天气闷热，不停地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

到了府中。国魂神社内千年的银杏、榉树、杉树郁郁葱葱。从神社旁向南，沿着青苗田间的石子路走了约半里多，来到了玉川河的河滩上。这一带叫分倍河原，是新田义贞打败镰仓北条势的古战场。坐船渡过玉川，又走了一千多米的路程，来到了东南走向的一脉低矮的山峦，仿佛为玉川筑起的一道长堤一般。登上其中的一座小山丘，就到百草园了。这里原是松莲寺的遗址，如今是横滨某氏的别墅。寺院里有草葺的茶屋，可以用餐和住宿。从茶屋向上爬过一座山丘，在大树荫下有一座很好的瞭望台。他俩叫人在地板上铺上草席，坐下来擦了擦汗，喝了茶。然后一边吃点心，一边观赏风景。

据说这里是东京附近无与伦比的展望台，真是一点不假。不巧的是今天天气薄阴，看不到筑波、野州、上州的山峦以及附近的秩父山和东京的影子。脚下由西北向东南流淌的玉川河清幽幽的，从玉川流域到被称作“比骤雨的天空还要宽广”的武藏野平原一带，大自然浓淡相间呈现出一片绿色。沙滩、人工建造的道路和房屋则呈现出一片灰色。在他俩的眼下清晰地展开了一幅大自然描绘出的巨大的俯瞰图。“真美啊!”他们不停地赞叹道。

正当他们眺望的时候，绿色的武藏野上空布上了阴翳。他们都没有带表，以为天快黑了。炎热的天气令人忘记了钟点，含着水汽的冷风抚着面颊。凝神远眺，玉川的上游、青梅一带的天空，翻卷起一团团黑墨色的浓云。

“看来骤雨要来临了。”

“是啊，也许要下雨啦。”

两人留下茶点钱，就下山了。太田君说他到日野车站乘火车回东京。到日野还有一里多路程，两人在山下分手。

“再见。”

“再见。”

太田君的背影拐过一户人家的珊瑚树篱笆后就消失了。剩下他一个人，带着寂寥的心情，斜望着西北的天空，向渡船方向走去。河面上空翻腾的黑云，顺着玉川河向东南涌来。天色随着他的脚步，渐渐暗下来。他加快了步履，然而云朵却比他的步履更快。渡过一宫渡口，来到分倍河原时，天空已变得黑沉沉的，北边殷殷的雷声犹如敲响了进攻的战鼓。农民们在急

急忙忙地收拾晒干的小麦。从府中方面赶来的肥料车，前拉后拥，正大声吆吼着往家里奔去。

“太田君现在到哪儿了?”

他忽然这么想。看天色马上就要下雨了，他默默地赶着路。到了府中，天色一片黯淡。时间并不太晚，而是天空黑暗，所以街上早早就点亮了灯火。一滴、两滴，雨点开始降落下来。他想，就在这里躲雨吧?他虽然想在这里等待不知何时才停的雨，但心早已飞到四里之外的家中去了。他走进一家商店买了件雨披遮在身上，取出腰间的毛巾，从凉帽一直遮到脸上，然后又迈开僵硬的双腿急匆匆上路了。

刚走出府中的大街，追赶而来的乌云在他的头顶炸裂了。突然，天宫像水槽脱了底一般，雨水如瀑布般倾盆而下，紫色的电光一闪，头顶上就像火药库爆炸似的，响起轰鸣的雷声。他吓得透不过气来，本能地奔跑起来，但又一想，再怎么也难以摆脱这场雷雨的重围，于是又放慢了脚步。这一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可以避雷雨的人家，路上也见不到一个人影。路上只有他这惟一的行人。雨眼看小下来要停了，突然又哗哗地越下越大。他头上用毛巾遮着的凉帽四周，仿佛成了一圈儿瀑布。大雨透过雨披浸湿了全身，衣袋和鞋里浸满了雨水。他简直就像在水中游泳一样走着。紫色和桃红色的雷电，不停地闪烁着，将从浓黑的天空一倾而泻的雨点照得透亮。隆隆的雷声仿佛已经远去，谁知它又劈头盖脑滚过来，像无数点燃的爆竹，在头顶上噼噼啪啪炸响，那声音又好象一条长长的皮鞭，抽打在他身上。每一声雷声都让他不由得止住脚步。看

来这雷声非得落下来不可。一开始他就想，这雷也许什么时候要落下来，现在他感到这雷非落不可了，而且认为这雷肯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在这段道路上，如今活着的生物只有他一个。如果命中注定有人要被雷击死，那么在此时此地就非他莫属了。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但又舍不得这条命。他的眼前浮现出距此地四里之外家里妻子的面孔。他又闪电般地迅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不怎么美好的半生。他对妻子欠下的感情，一件件如拖欠的赤字一样显现出来。他想像着自己被雷击死后活着的人的命运。“一个人被夺走，另一个人活下来。”他脑海里闪过《圣经》里这句可怕的话。他想反抗，但他知道，这种反抗是无济于事的。雷声一声比一声大，每响起一阵雷声，他就想“这下要落到头上了。”这样思忖着，反倒觉得心中踏实了。他的心中充满了对自己、对妻子、对一切生物的怜悯。他感到双眼有些模糊，但并不是因为眼镜蒙上雨水的缘故。就这样，他在夕暮的路上伴着雷电走了二里路程。

进入调布町的时候，雷电从他头顶上掠过，在东京上空轰鸣着。雨渐渐小了，不久就停了下来。原以为已经日暮，雨后的夕阳依然泛射出银白的光亮。调布町的街上站着五六个人，正吵吵嚷嚷说着什么，边说边瞧着地面。也许是落地雷吧，地面上冒着一股烟雾。一位站在门口的主妇向对面人家的主妇打招呼说：

“我出来收晒洗的衣服，谁知那雷落到了地上。我吓得躲进柴草屋里，再也不敢出来了。”

雷雨过去了，看来不要紧了。他骤然觉得极度疲劳。湿透

的西装紧贴在身上，又冷又沉。腿脚疼痛，腹中肌饿。他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步挪动着。快到泷坂时，夏季漫长的白昼终于蒙上了暮色。雨停了，东北的天空还在时时闪耀着电光。

走到离家还剩六七百米远的地方，忽然看到路上有一个白影，那是妻子。她走出家门，带着狗前来迎接他。妻子说，这么晚了，还以为刚才被雷打着了呢。

第三天的报纸上报道说，就在他那天走过的玉川河的下游，雷电击中一只小船，站在船头的一个男子被雷击死，而船尾的男子却安然无恙。

“一个人被夺走，另一个人活着。”这句话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夜 来 香

在他成为村民的那年，从玉川河的河滩摘来一棵夜来香，随便地栽下，如今十几棵花茎每天夜里至少绽放出七八十朵花儿，仿佛是月亮坠落在黄昏的庭院里了。

夜来香并不是讨人喜欢的花。尤其在白天，夜间开的红红的花朵萎缩在一起，但却依依难舍地眷恋着枝头，那副颓丧垂挂的样子，实在不值得一看。然而，这花开在墨染的黄昏里，就犹如仙女般，冷艳而明净，那清澄的黄色和幽然的香气，带着一股清凉，与夏天的夜晚十分相称。那花瓣一片一片“啪”

的绽开音听起来也妙趣横生。在这黄昏里，当你独自怀着幽思，漫步而行时，目光与这默默开放的夜来香不期而遇，你不会心跳吗？夜来香亦不是薄情之花啊！

一个八九岁的弱小男孩，每天都要从城郊的家里出来，沿着河边的沙路，到一里之外的学校去上学。途中有一段路，一边是古代的刑场，一边是墓地。刑场只剩下废弃不用的黑色绞刑架，还有乞丐住的一间小屋。一到黄昏，小屋内就亮起朦胧的灯火。另一边的墓地上，排列着一座座新坟旧墓。自初夏以来，墓地的沙地上就盛开着许多夜来香，白天走过时，他常常看到昨夜的花朵已经耷拉着头，变成暗红色枯萎的死骸。从学校归来晚了，他常常觉得墓地石塔和土馒头似的坟墓后面，夜来香正睁着黄色的眼睛在暗处窥视着他。对他来说，这夜来香早就是死亡之花了。

在这墓地的一角，有他侄儿的墓。这个侄儿其实只比他小一岁，六岁的叔叔和五岁的侄儿常常在一起玩耍。有一次，叔叔把笔杆交给侄儿，命令他像狗一样衔着摇头，顺从的侄儿摇了两三下。叔叔又逼他再摇，侄儿摇头表示不愿意。叔叔狠狠地瞪着侄儿，拿着笔杆朝他脸颊上一戳，侄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后来，这个侄儿得了腹膜炎，第二年元旦那天，在医院里死了。他是在喝庆贺新年的屠苏酒的席间听到这个噩耗的。作为叔叔的他，心情很难受。他开始感到一种隐隐的懊悔。

墓地的一边面临大河，另一边靠着这条河的支流，侄儿就葬在那条支流的附近。侄儿死后过了两三年，叔叔就上小学

了。夏日炎炎的一天，叔叔同两三个同学到那小河里游泳。他有些自豪地告诉同学，他侄儿的墓就在那里，还拉着同学为侄儿扫墓。在那小小的墓碑前，几个光着身子的小学生轮流跪拜，并折来一枝凋谢的夜来香插在坟前的沙地上。

如今，他看着夜来香，仿佛看到了花朵里他那往昔幼年的梦想。

碧色的花

当有人问他喜欢什么颜色的时候，对色彩极为多情的他，却总是难以回答。

鼠灰色可作我的坟墓的颜色，冬杉的颜色适合作外套的颜色，落叶松的嫩绿令人想起十四五岁的少年，泛紫的土黑色仿佛是吸足了春雨，樱花色就像是少女的脸颊焕发出的秀气。还有枇杷和香蕉的暖黄，柠檬和夜来香的冷黄。青玉色使人想起飞鱼展开银翅，在热带海洋里跳跃。还有那时而在水面泛起红叶、时而日影的金丝深垂河底、山川清明河谷明净的绿玉色。随着大海的波浪在岩荫下上下起伏的银莲花，色泽暗红。红蔷薇和红芥子的绯红胜过红色的天鹅绒。狐色犹如北风中一片霜枯的田野，莺哥绿令人想起春日乐伶的莺色衣饰，鸽子那象征和平家庭的鸽灰色，高山的黄昏、僧人高贵的衣着和水晶中蕴含的紫色。还有在水上的浪花、初秋天空的云朵、山雪野霜、大理石、白桦树、北极熊皮中可见到的各种各样的白色。总之

是数不胜数。所有的颜色他都喜欢。

但是，如果让他必须选择其一的话，那么他想选择碧色，而且是浓碧色。碧色，从春日野外三尺小溪中若有若无的浅碧，到深山幽谷绿荫深潭中的青碧，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在各种各样的碧色中，尤为鲜烈的是浓碧。浓碧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对于高山植物的花，他没有资格去说三道四。园林的花、野外的花、普通的山花，碧色确实很可人。西洋花草中，山梗花、千代草花，都具有美丽的碧色。春龙胆和被称为“勿忘我”的琉璃草也是可爱的花朵。紫阳花、某种溪荪花、菖蒲花，其碧色虽说不太纯，但也值得一看。秋天还有龙胆，一位身着牧师服的诗人，曾到他村中来玩，在路边摘下一枝龙胆花，熟视良久之后，忽然吟出一句“青天一片落下地”的颇有情趣的诗句来。晨露未散的牵牛花，不用说其主调也是碧色。此外，夏天的草花里还有蓝芙蓉，这种花是舶来品，似乎还不太适应日本的土质。但那轻盈的形态，碧空般的深蓝，的确是为人带来凉意的夏天之花。这种花正如其英语名字“Corn flower”那样，与其开在花园里，不如夹在外国的小麦中间，与黄色的小麦交相辉映更加情趣盎然。七年前的六月三十日的清早，他从俄国中部的茨克诺车站，乘农民的马车，前往托尔斯泰翁所在的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时候，沿途走过被晨露润泽的麦田。在正要收割的麦丛中，到处都开放着与天空同色的这种蓝芙蓉花。他因睡眠不足和旅途疲劳，加之即将见到托尔斯泰翁的兴奋，他的双眼像高热病人一样。但当他看到这种天

蓝色的花朵时，使他感受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安谧。

夏天还有千鸟草，千鸟草又名飞燕草。叶子像胡萝卜缨子，花儿呈鸟的飞翔状，似千鸟又像飞燕。园林中养的有白色、桃红，还有桃红带紫白色的。野生的似乎只有浓碧色一种。浓碧色稍褪之后，就变成堇花色，进而变成紫色。提起千鸟草，眼前立即会浮现出赤塔高原。那是明治三十九年从俄罗斯回国的途中。七月下旬，离开莫斯科，在伊尔库茨克换乘东清铁路的火车，离开莫斯科后的第十天经过赤塔。离开故乡仅四个月，然而越过乌拉尔山往东边行驶时，火车骤然缓慢下来了。在伊尔库茨克换乘火车时，见车厢里有位中国男侍，感到很高兴。从伊尔库茨克起，每一站都看到许多中国人。在赤塔见到的中国人尤其多，使人觉得像是在满洲。火车从贝加尔湖一路上坡，从赤塔开始就慢慢下坡了。下坡的车速很快，心情也十分畅快。凭窗远望，地面上一片片天空中见不到的碧绿映人眼帘，那是野生的千鸟草。他不由得伸出头去环视四周，只见铁路两旁荒无人烟的山坡，正盛开着耀眼浓碧的千鸟草。稍显衰谢的略带紫色，含苞待放的充满了生机。千枝万朵，迎送着过往的列车。他临窗而坐，恍恍惚惚忘却自我般地沉醉在这色彩里。

然而，在碧色的花草中，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胜过露草那种优美的碧色。露草又名月草、萤草、鸭跖草。这种草的花姿不太好看，惟有那两片花瓣好看。看起来不像是一朵完整的花，仿佛是被调皮的孩子摘掉后剩下的，又像是小小的碧色蝴蝶歇息在草叶上。这种花寿命短暂，只是在有露的那段时间开

放。然而，那如金粉般黄色的花蕊映衬出的花瓣，呈现出晶莹的纯碧色，却是无与伦比的秀美。所以，把露草当作花是错误的。它不是花，它是表现色彩的露水灵魂。那姿脆、命短、色美的面影，正是人世间所能见到的一刹那间上天的音信。在村头、在无耳地藏菩萨的脚边，看到沐浴着朝露的露草盛开在各种无名的花草中，耀眼夺目，他情不自禁地借用一位诗人盛赞龙胆的句子来赞美这花："露草阿，你是蓝天的灏气滴落而下，落地成露，焕发出露色，在大地上使蓝天得到复苏。你是盛开在大地上的天山之花啊！""加拉利雅人啊，为何仰天而立？"我们只顾仰望碧空，却不知自己的脚下已践踏了盛开的露草。

碧色的草花中，露草是最为纯情的。

月夜朦胧

早早吃完晚饭后，他趁着傍晚凉爽去除了会儿草。太阳落下，蚊子也出来了。他洗完手脚，坐在廊缘边准备收工。这时，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白影，待白影慢慢走近之后，他仔细看了看，便招呼道：

"哦，是M君吗？"

来人正是M君。他身穿和式单衣，趿着木屐。M君是早稻田中学的教师，同时还为一家杂志写稿。他搬到千岁村的第二个月，M君为了收集给杂志写稿的材料，曾前来采访过他的新生活。那天他正在种铿树的树苗，使M君在没有炉火的

房子里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M君面无愠色地静静等着。他是一个很忠厚的人。后来，在这年夏天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M君在单衣上套了件外褂，突然来访。M君借用纲岛梁川君的话说，不信神灵，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不信神灵而写作也是毫无用处的。M君表明了自己的烦恼，他叹息说，像自己这样愚钝的人，没有勇气为信奉神灵而竭尽全力地抛弃一切。

后来很久都没有M君的消息。相隔一年后的这天夜里，M君又突然来访。

M君的目的是想请他谈谈关于上个月在茅崎去世的一位文学家的感想。他对于这位故人漫无边际地谈了许多。故人曾和他在一家报纸编辑部共事过一段时间。故人才华横溢，笔底生花，谈起话来，满腹经纶，妙语联珠。相反，他却自感迂腐窝囊，总是像猫一般蜷缩在编辑部的一隅，没有机会与故人推心置腹地交谈。故人对他多少有些轻蔑，而他对故人多少又有些嫉妒和羡慕。两人虽然身影相邻，但心却相隔很远。后来，故人和他先后离开了报社，各自走自己的路，很少见面，互相间也很少互通消息。但是，很久以来，他就想和故人认真交谈一次。日俄战争结束那年的岁暮，他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革命，决心离开东京到乡村去生活。就在那时的一天夜里，他在新桥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发现了这位故人。看样子故人是要外出，戴着茶色的折檐帽，打着一把细长的伞，穿着一身潇洒的西服。他把一脸惊疑的故人拉到一个角落，站在那儿说了两分钟的话。他对过去的疏远表示道歉，劝故人保重身体，然后就握手告别了。这是他与故人第一次亲近，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M 君和他的谈话漫无边际，从故人的往事谈到生老病死，又从心灵的交感谈到精神疗法。

他们坐在草坪边走廊的栏杆上谈了很久。M 君告辞的时候，已接近午夜十二点了。

他送 M 君到八幡才分手。虽然是夏天，但月亮却像春天的月亮一样朦胧。山谷对面的村庄烟雾缭绕，田里蛙鸣声催人入梦。

“再见。”

“告辞了。”

木屐的声响渐渐远去，身着白色单衣的 M 君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未听到 M 君的消息。第二年，有一天的报纸上报道说，M 君为了寻求心灵的安宁，抛妻舍子，奔到京都山科的天华香洞出家了。后来又听说 M 君回到了东京，某家杂志上还登载了 M 君出家当和尚的感想。不久便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

为信奉神灵之理念，M 君倾尽了全力。M 君完成了毕生的大事，实现了生存的目的，于是便轻松地脱下肉体之衣离去了。

致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未亡人

一

夫人：

我本来早就该给您写信的，而且曾好几次拿起笔来，可是笔拿起来了，却不知从何写起。今天读了皮尔可夫写的已故先生小传的英译本，其中有先生逝世六个星期前和您一同拍摄的照片。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模糊了。呜呼！我想说，我要说，然而先生已经仙逝，即使不用我那笨拙的语言，也能同先生交谈了。要写就只有给您写。于是，我就写了这封信。我将毫无保留地写。我想，您这位万事明察的夫人一定会原谅我的肺腑之言。

二

从哪儿说起呢？要写的事太多了。当初，我听说先生莫名其妙突然出走的时候，就预感到先生最后的日子临近了。因此，接到先生的讣告，也就一点不感到惊奇。可以说这是早晚的事。当然，对于热爱先生的人来说，先生的死是痛苦而令人悲伤的。为什么在爱妻爱子爱女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在周围的人们都极力想将先生与自己融为一体的氛围中，先生不能安安

稳稳地死呢？为什么到了生命的晚景，为了寻求可怜而孤独的死，非得离开温馨的巢穴呢？先生阅尽世故，谙熟世事，为何在临近老年，一只脚已踏入坟墓的时候，还非得像释迦牟尼初生时那样去做呢？世上的人个个都对此感到诧异。确实，曾有不少人指责他的一意孤行。嘲笑先生是个性格多变的古怪天才的人也许还算好人。想必先生也很痛苦吧。但是，夫人，悲痛的重负却全部落在您的肩上。您所经历的一切想来也是令人可怕的。在漫长的生涯中，您和先生朝夕相处，相互敬爱，未曾想到在这人生旅途的黄昏时刻，您竟成为一个被抛弃的人。这样一来，就像托尔斯泰的绊脚石就是你一样，将你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夫人，有谁能不向您表示同情之心呢？无论对顽固的先生多么袒护的人，无论对您的痛苦多么敌视的人，他们不可能感受不到您那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断肠般的悲哀。想到站在那池畔的一刹那，不能不令人颤栗。

三

然而，夫人，正如世上有许多人指责先生一样，也有不少人在指责您。坦白地说，我就是其中一人。托尔斯泰这个伟大的名字，为世界所瞩目。先生和先生全家的所作所为，也为世人所注目并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先生可哀的临终前后所发生的一切，即使是细微的小节，也都被刊登在全世界的报刊杂志上，引发起各种各样的评论。我一篇不漏地读了这些报道。当然，其中也有许多误传和曲解，也有不少报道是大题小作。但

是坦率地说，这些报道有很多令我非常痛心。说心里话，夫人，我对您有许多不满。当然，正如白色变成银白色，灰色势必变成漆黑一样，已故先生过于舍弃了物质的自我，因此作为一种逆反，您也许就处于一种不得不更加强调自我的境地吧。即便不是如此，妇女也自然摆脱不了物质的约束。自从先生停止治理财产以后，您作为一家之主，为儿孙谋求利益，争取权利，努力积攒生活的资金，也是迫于无奈而可以理解的。只有您对先生表示不满，而先生是不会对您说不满意的。无论谁都会这么认为。但是，夫人，即使说维护生计，也有个程度问题。您过分地为家庭着想，对辞去诺贝尔奖的先生心怀不满，为了得到几万卢布，而把先生的声音录进留声机里。此外，无论是作为仁人，还是作为诗人，先生总是把精神的财富、灵魂的自由、人格的尊严等都放在第一位，而您明明知道那些事会伤害先生那颗豪放不羁的心，却强求先生去做，这不是太残酷了吗？您是如此小看托尔斯泰这个名字而不屑一顾吗？所罗门说："我未曾见过义士的后裔沿街乞讨。"难道托尔斯泰的妻子是如此贫穷吗？贫穷得非把自己的丈夫换成卢布不可吗？难道托尔斯泰的子女就如此没出息，非得吃掉自己的父亲才能活下去吗？在我看来，只能认为您是被一种机械控制了而身不由已，此外，无法理解您的心情，也很难认为这是您理智而清醒的表现。如果是莫斯科的小店里拼命敛财聚富的老板娘玛休利娜、卡特利娜之类的女人，自不必说。可是作为世界闻名的托尔斯泰的夫人，这些行为，说好听点是不太谦逊，正确点说难道不是缺乏信仰，很卑微的吗？我不由得想到了先生的心情，

感到非常难受。过去，先生拼命爱恋的美丽而纯真的索菲姑娘，难到早已变成失去美好心灵的老伯爵夫人了吗？再看看先生去世后您府上的所作所为又如何呢？我时常会呐喊："先生啊先生，您为何非要采取那种激烈的寻死手段，难道不能作为牺牲，安安稳稳死在家里吗？先生实在太固执了！"不过，我这样呐喊是因为我忘记了先生是托尔斯泰。谁都有与自己相应的活法，也有与自己相应的死法。托尔斯泰那样的人，或者有着托尔斯泰那种境遇的人，采取那样的死也是必然的，而且是自然的，丝毫也不奇怪。别人就不用说了，而对于先生来说，不如此则无法了结余生。对于先生来说，一切的人欲、一切的理想，犹如可怕的烈火一般在心中燃烧，搏斗。在他的心中，早已将化作灰色的生与死置之度外。出于对您的真爱，出于对理想的忠贞，他的离家出走和流浪而死是必然的结果。假如先生将自己的兴趣和主张全部藏在心底，当一个所谓家庭快乐的牺牲品，当个好老翁，平静地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瞑目的话，先生还能成为托尔斯泰吗？他的死还能给您这位夫人以及全世界带来那样的警策吗？不正是有了这样的死，这样的临终，对于先生等身的著作、多年的学说，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吗？的确如此，托尔斯泰不是可以轻易实现理想的实干家，然而，托尔斯泰也不是赏玩理想而终其一生的理想家。托尔斯泰更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抛弃一切追求和烦恼的木石之人。但是，托尔斯泰却有一个尚存一息也要为实现理想而奔腾的火一般的灵魂，犹如在黑暗的夜空里，用火焰大写的字一般鲜明可读。狮子长久困在无形的铁笼里，只能徒然地吼叫，或玩球，烦闷

无聊之极。最后，当它纵身一跃跳出笼外，奔驰于万里原野，最终实现了自由之死的心愿。这是悲惨而伟大的死。先生的死是先生最后的胜利。夫人，是您失败了。所以您才产生烦恼，您全家才会沸沸扬扬。如今，我是这么想，但当初却不是。当时我想，先生作为先生另当别论，但为什么您和府上的公子小姐们不能默默忍受悲哀呢？为何非要争论吵闹呢？不用说，先生的出走和死，可谓是投下了一枚重型炸弹，引起巨大的反响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扔下的石头越大，激起的水花就越大。虽然在旁人看来，托尔斯泰家的丑态百出，但是从您率直的性格来说，从公子小姐们的推心置腹来说，从处于世界注目的你们家族的立场上来说，该说的不得不说，吵闹和论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认真的争论比起苟且的和平要好。但是，我不忍心想起导致先生悲惨而死的那些事，也不忍心看到先生墓碑上的泪水未干，家人们就闹得一塌糊涂。然而我们都是人，作为人，发生冲突是必然的。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那样死的。而托尔斯泰的家人也正因为不会作假，才发生了那样的争吵吧。加之，听说眼下诸事正在圆满解决，我也就不必再说埋怨的话了。尽管围绕先生发生的悲剧给大家带来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痛苦，但我相信从这种痛苦中会产生最美好的东西，并为此而祈祷。

四

当然，您比谁都清楚，先生是深深地爱着您的。就是在他

离开您出走的时候，也是深爱着您的。正因为先生深爱着您，所以他才能忍受痛苦去做别人无法做到的事。这话说起来似乎有些不合逻辑，但先生出走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为了拯救您和其他先生所爱的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人有时会把石头握紧当作宝玉，有时又会把宝玉当石头抛弃。狮子也会把幼子从悬崖上推下去。我们所舍弃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最不忍心舍弃的宝贝。对于先生来说，您作为人是他最珍贵的宝贝，这从先生临终时的梦呓里呼唤您的名字就可以知道。直到最后一刻，您都是先生的恋人。先生是为了您，才那样死的。您心中肯定知道这一点。夫人，您在先生这种深沉的爱情面前，难道还不能低下头吗？人的灵魂是独立不羁的，夫妇一生一世肉体的结合，无法束缚他或她的永久存在。因此，先生在他生前行他之道，您走您之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在先生已脱去肉体之衣的今天，我衷心祝愿你们实现第二次真正的结婚。这既不是金婚，也不是钻石婚。经历了悲哀，我们的心灵就会得到净化。尝过痛苦，我们才会达到理智。敬爱的夫人啊，先生是您的丈夫，全家的父亲，同时也是所有信赖和爱戴先生的人们的父亲。敬爱的夫人啊，您如今是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小王国的皇太后，同时请您不要忘记，您也是所有理解您的人的母君。夫人，请放心吧，凡是见过您的人，有谁不崇敬您那正直而勇敢的灵魂呢？有谁不知道已故的先生是在您的爱的鼓舞之下才为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的呢？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您，先生能否作为一个伟大的托尔斯泰而为人们所熟知呢？正如先生是不朽的那样，您也是不朽的。曾听说您在写自传。我想您

正在按计划进行着吧。我真想早日读到那有趣的内容。我想，这本书一出版，就可以澄清许多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您有义务揭示事情的另一面。请用您特有的真挚和魄力，完成您的著述吧。我们期盼着这本书早日出版。

五

今天是七月三日。七年前的今天，我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正享受着厚遇。当时所见到的人和所遇到的事，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正是在今天，我拿着笔墨走出小屋，来到枫树下的餐桌边，请大家签名留念。这个本子如今我仍然带在身边。我打开看了，一切皆在。先生的、您的，还有其他几位的签名都历历在目。我甚至觉得墨迹还没有干透。然而，回想起来，先生的椅子将永远空下来了。此时，枫树下的那张餐桌也感到很寂寞吧？我读了蒙德先生写的先生的传记，知道奥伯伦斯基公爵夫人玛丽在和我见面以后不久就死了。我很喜欢玛丽，而如今却只能留在记忆里了。前不久，我见到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小西君。据小西君说，在那件悲哀的事情发生之前见到过先生，后来还出席了葬礼。但是他不太知道您和您家人的事。我想安德烈君仍然和您住在一起吧？请转告安德烈君，我时常想念他。莱奥君一家住在圣彼得堡吗？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庄园里到处乱跑的儿孙们，早已长成大小伙子了吧？亚历山德拉小姐现在好吗？我记得，在那条伏尔加河边迷路的时候，是烦劳小姐把我找回去的。米哈伊尔君现在怎么样了？我虽然和他

只见过一面，但我非常喜欢他。朱丽安小姐早已离开雅斯纳亚·波里亚纳了吧？马柯依莰基君如今又在哪儿呢？斯霍金君还是国会议员吗？奥伯伦斯基公爵和他那位戴着夹鼻眼镜的母亲都一切安好吗？伊利亚还在工作吗？我曾经帮厨师的太太忙耙过草，她还健康吧？

呜呼，那枫树下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那每天早晨上面的银制水壶鸣响着，等待人们饮茶餐桌！桌子下的白沙踏上去松软舒适。还有那夕暮里的阳台，先生在那儿读书，您在那儿缝制衣裳。有一天晚上，您家的公子和小姐们还在那阳台上弹着曼陀林唱歌。还有那伏尔加河的水浴，多么惬意！漫步在白桦林里，阳光透过绿荫如织的间隙漏泄下来，斑斑驳驳洒在地面，多么逍遥自在！先生也躺在那里睡着了……这一幕幕的回忆不断地涌现在眼前，啊，真想再去一次令我神往的雅斯纳亚·波里亚纳！

敬爱的夫人啊，我的这封信写得太长了，现在应该搁笔了。我愿神灵慰藉您的寂寞，给您力量。祝愿您的晚年像俄罗斯夏天的傍晚那样温馨而美好。最后，我的妻子也对您所承受的种种重负，表示诚挚的同情。

永远爱着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和它给予我的纪念。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日

阿　安

也有形形色色的乞丐来。每当春分、秋分、三月女儿节和五月的男孩节以及盂兰盆节，总有一些打扮得干净利落的女子，背着孩子，成群结队，高高兴兴地来到这里。问她们从哪儿来，回答说是从新宿来。有不少自称是商人，带着粗制滥造的草纸、廉价的肥皂和玩具来卖，实际上也是乞丐。来的人中，有些是生活困难的流浪手艺人或找不到工作的土木工，也有因不同的原因或成为乞丐，或沦为小偷、强盗的家伙。曾经在一个秋天的早晨，门前的杂木林里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他出去一看，一个身穿号衣的四十多岁的男子，好像昨夜睡在这儿似的，带着困倦的神色，爬起来伸伸懒腰走了。

除了一般的乞丐之外，也有一些专门指名要钱的。有时想给却没有钱，有时有钱又不想给，当然也有既想给又有钱的时候。有时用报纸包上两三个蒸白薯勉强打发掉。当然，像这种特别的乞丐又当别论。他村居六年，有两个乞丐诚心诚意和他交上了朋友，就是阿仙和阿安。阿仙大概是落魄的富家子弟，身为乞丐，却态度傲慢，我行我素。他留着平头，脸形像面桶，鼻子像茅栗，说话嗡声嗡气。这些似乎在说明他过去的那种放荡生活。阿仙很会保重自己的身体，要饮料时总是喝开水。有一次给他海带渣子，下回再来时他埋怨说："吃了那东西，不仅搭上了酱油，还闹肚子。"有一次，小女佣一人在家，

阿仙来要茶要饭，最后还强求她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吓得小女佣缩成一团，直打哆嗦。主妇问了阿仙的出身经历，他竟变脸说："怎么，你想找老子吵架吗？"有时没有东西给，就给他一些梅干，他就皱起眉头，不屑一顾。男主人看到了，不由得勃然大怒，骂道："穷要饭的，还有脸分好坏？"他只好嘟囔着接过去。但出了门走五六步，就将其扔到杂木林里了。有时男主人真想追过去揍他一顿，但想想还是忍住了。男主人此后便十分憎恨阿仙。后来阿仙又来过一两趟。这两三年却消失了踪影。

同性格倔强的阿仙相反，阿安的脾气随和，所以在村子里混得也不错。阿安大约五十岁左右，皮肤浅黑，细眯着眼睛，呆头呆脑的，每天都装疯卖傻。身上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从冬穿到夏。有时头戴一顶破帽子，黑发长长地垂在前额，有时在脸上裹一条黑糊糊的毛巾。他一只脚穿木屐，一只脚趿草鞋，一瘸一拐地走路。男主人曾送给他一双旧的茶色运动鞋，他马上穿上就走了。但不到十天又光着脚来了。

阿安像是江户人。想引诱他说出自己是什么时候因何而成为乞丐的，可他就是不上圈套。只说干过理发匠。他有时还问主人有没有剃刀要磨。主人的胡子六七年来任其疯长，有时长得碍事就用剪刀剪几下。主妇嫁过来已有十八年了，从未净过一次脸，所以家里根本没有剃刀。阿安的一片殷情只好白费了。不过，纵然有剃刀也真不敢劳驾阿安那双"清洁"的手。

他每次来到大门口，总是用手杖尖扫地似的啪啪敲打地面。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阿安。有时他会站在门口用有节

奏的男中音说："啊，不好意思……"；有时他又小声地哼着歌儿："春雨呀……。"有一次，趁阿安到来的机会，叫他帮忙用筐箩运沙子，给他五文工钱。后来他每次来总是要问："有活干吗?"有时还撒娇似的要香烟抽，主人告诉他家里没人抽烟，但他老是忘记，过后又来要。正直的阿仙是认准死理不回头，聪明的阿安却外表温和，但狡猾机灵。

夏季是乞丐的天堂。到了夏天，连我都想摆脱家庭这个累赘，躺在田园或山间，到日本各地乃至全世界去乞讨游玩。夏季确实是乞丐的天堂，只有一点不好，那就是蚊虫多。不过，到处的庙宇佛殿皆为寝室，日荫下绿草如茵，也可以憩息。加上夏天有些东西不能贮藏，从家家户户乞讨的东西自然就多。有一次，看见阿安跪在田间的小河边。

"阿安，你在干什么?"

听到声音，阿安抬起睡眼朦胧的眼睛回答说：

"哦，哦，洗东西呢。"

原来他在洗草帽。各处的田间小渠都是他的洗衣处，也是他的洗澡堂。

冬季就惨了。能在小木屋或客栈等找个地方躲雨避雪的，都是乞丐中飞扬跋扈的一帮家伙，没有能力耀武扬威的乞丐，只有钻进村中的庙堂、田间的肥料小屋，实在没法就躲在朝南的山崖下或杂木林中烤火取暖，垂头丧气地熬过夜晚。所以，这些地方常发生火灾。主人家的旁边原来有一座阎王庙，搬来前不久，因乞丐们烤火引发火灾，木造的阎王爷也烧成了灰烬，只剩下石雕的夺衣女鬼面孔狰狞地跪在露天里。即使镇守

八幡庙，为防止被乞丐们烤火烧掉，去年也终于在大殿里装上了结实的防护门。阿安因此又少了一处栖身之地。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近来一直没见阿安的影子。

“阿安怎么啦?”

主人家里时常谈论到阿安。

昨天，女佣突然报告了阿安的死讯。女佣说是附近的一个女孩儿告诉她的。

“那个阿安啊，在我家的阿安姑娘死前不久，他就死了。”

附近一个名叫阿安的姑娘是在五月初死的，看来乞丐阿安是在樱花盛开的时候死去的。听说阿安一直住在甲州大道南侧的五谷神社里，死后埋在了高井户。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喜欢玩女人，大伙都说，女人千万不要一个人单独去给他送东西。”女佣说。

阿安死了吗？乞丐阿安真的死了吗?

“死了到让人放心些。他那副样子挺让人可怜的。”主妇说。

就像秋天的田野上出现一片云翳，一丝淡淡的哀愁掠过主人的心头。

露的祈祷

今晨在庭院里散步时，看到院子一角的胡枝子的枯枝上有东西在闪烁着，仔细一看，是玉！是谁何时在这儿撒下的玉呢？这一枝，那一枝，无数的红玉、黄玉、紫玉、绿玉、碧玉在那儿

闪烁着，璀璨夺目。我不由得被那美玉所吸引，惊叹不已。当走近用手指轻碰了一下花枝，美玉便莹然消失。哦，原来是露珠！就是平时的露珠。将普通的露珠变为玉的魔术师在哪儿呢？他回首遥望东边的天空，看到鲜艳的朝阳，正冉冉升起。

啊，朝阳！

你虽然无限之大，却不厌宿于一滴露珠之中！

你以你那巨大的日轮，把这滴将须臾的生命寄托于细小的枝条上的露珠照得像玉一般晶莹剔透。

“为了你的儿子，为了显耀你的荣光，为了显耀你儿子荣光的玉石。”他的口中脱口说出了这句祝福的话语。

旭日高照如玉闪，

露珠晶莹何惜身。

除　草

一

六、七、八、九四个月，是农家除草大战的时节。大自然的天地使万物生长，养育了一切强者。如果放任不管，比较脆弱的五谷蔬菜，就会被野草埋没。正如二宫尊德[①] 所说的

① 二宫尊德（1787—1856），江户后期农政学家。著有《为政鉴》、《富国方法书》等。

“天道生万物，制裁辅导乃人之道也”，于是人和草之间便展开了一场战斗。

老人、孩子和病人就不用说了，凡是有手的，凡是能用的，甚至连火叉都拿来了，大家向旱田和水田的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连做饭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大家就吃点饼喝点茶，抓紧一分一秒战斗着。大自然不给人们以休战喘息的机会。

农家人常说：“野草都把我们围住啦。”并不是非得整治野草，而是野草逼得人们不得不整治。

这位只有四十来亩地的“理想式农民”，在夏秋之间也受到了野草的威胁。起床后连脸也顾不上洗，就踏着露水除草去了，一直干到夕阳西斜。有时除不完，就中午也不停歇。有时好不容易除干净了，另外的地方一下子又长出来一片。他总是抱怨说：要是没有野草和虫，田园的夏天该多么美好啊。为什么要长那么多野草呢？人为什么得变成除草的机器呢？除草是愚蠢的，不如不管它，让它去和农作物竞争，农作物总不至于全部覆灭吧，剩下什么就收获什么算了。尽管如此，但看到眼前的野草如此跋扈，还是不得不除掉。看到邻居的田地里草除得干干净净，要是自己的田地不除草，野草蔓延到人家地里，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他不能不顾忌给近邻添麻烦。

于是，他又振作起精神除草了。一棵又一棵，除掉一棵就少一棵。虽然野草的种子是无限的，但只要除掉了野草就会减少。手在除着地里的草，心在除着心中的草。心就是田地，田地就是心，都容易长草。稍有疏忽，田地会变得野草丛生，我们的心田也会野草丛生，周围的社会也会变得野草丛生。我们

无法除尽世界上的野草，除尽了，也许并非是我们人类的幸福。然而，如果放任不管，我们就会被野草埋没。我们不是为别人除草，而是为自己除草。不是为了草而除草，而是为了生命而除草。如果没有敌国外患，国家通常会灭亡。如果没有野草，农家就会堕落。

“既然你违背了我的话而偷食禁果，那土地就将为你而诅咒。土地将为你而生荆棘和蓟草。你为了有面包吃，必须辛苦奋斗，汗流满面。”

旧约《圣经》上把草看作是对人类的惩罚。实际上，这种惩罚也是一种对人类充满了深切父爱的祝福。

二

作为“理想式农民”，他是为了看起来美才除草的。要除就专心地一棵不剩除干净。农家更为聪明，叫做除草肥地。除草后将生草埋在地下，或者经烈日晒干，烧成灰，堆积起来腐烂发酵，以此充作土地的肥料。驯服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年年花尘肥樱树”，不仅美丽的落花可以成为树的肥料，捣蛋的丑草枯死后也能成为土地的肥料。水清则无鱼，没有一棵草的土地，看上去挺舒服的，但说不定是毫无生命的瘠土。本能是不可消灭的。不要忘记，不良青年不应该杀戮，而应该加以诱导。任何人的心中多少不都怀有几棵野草的种子吗？

田里的野草各色各样。有一种草轻轻一拔就能拔起，并且散发出一种芳香。还有一种草，在这里叫做咸草，株矮、茎

红，倔犟地盘根错节在一起，但根很浅，一拔就可以除掉。还有一种无名草，无叶无花，在地下一尺的暗处蔓延一两丈远。这种草不为人知，专以谷物蔬菜为敌。最麻烦的是爬地虎，开着单瓣菊黄花朵，似小菊花般楚楚可怜，在地上不断地蔓延，线一般的蔓子一拽就断了。留下的残根有一寸长左右，但过不了十天就又长成一片草。只能用铁锹深挖，仔细地将根掘出，否则就难以将其消灭。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时常会碰到这一种野草。

除草要趁朝露未干之时，被露水催醒的濡湿的野草，在镰刀的嚓嚓声中纷纷而倒。要一举消灭野草，可以使用一种俗称“懒汉镰”的长柄镰刀，从地的一端依次嚓嚓砍下去，便一扫而光。梅雨季节，镰刀的一面会沾上草，要是大伏天，一小时草就干枯了。

尽管夏草生长迅猛，但由于人们较为注意，也很容易制服。最可怕的是秋草。秋草的生长期虽短，但种子一飘落，便随处发芽生长，小小的幼草就开花结籽。那种速度，从花草的角度来看，就像是眼泪。要是一疏忽让花的种籽入地，那就很麻烦了。一旦草籽落地，就很难清除。漫步在田间地头，有时可以看到平整得十分整齐的耕地里，庄稼虽然长得茁壮，但杂草茂密得已经压过了庄稼。也许那家人去年秋天由于什么不幸或生病，未能抽出人手来及时将家中田地的秋草铲除吧。

除草吧，快来除草吧。

蝴蝶的话

我还是毛虫时，长得很丑。我变成蝴蝶飞舞时，人们都称赞我很美。人们称为很美的我，却是以前那个丑陋的毛虫。

我丑的时候，人们都疏远我，忌讳并讨厌我，而且还躲着我。每当见到我时，还想弄死我。

到了人们都说我很美的时候，人们又争着邀请我。不知是我变了，还是人们的眼睛变了。

我被认为很丑时，我的心是如此痛苦，寂寞得想掉眼泪。那时，只有你怜惜我。

你在我是毛虫时，怜惜我而不舍弃我。所以，当我变成蝴蝶，成为有羽翅的一朵鲜花时，我愿为了你而到你的花园飞舞。



往日手记抄

纲岛梁川君

明治四十年九月某日，舀水勺掉进井里，女佣用铁钩探查，但没有打捞上来。妻子又花费了一个小时仍没结果，沉入水底的勺子怎么也捞不着。最后，男主人想起以前在相模湾的海上钓白丁鱼的本领，取来了锚索。他将锚索放入井中上下打捞，有时手中感到碰上了什么，提起一看，锚索的四个钩上什么也没挂上。他一气之下，在井底乱搅，清水搅混了，勺子还是没捞上来。越捞不上来越不罢休，便一手拎着锚索，一手攀着井缘，把身子探入井下，同水底下看不见的勺子斗起气来。

“来信啦!”

女佣说着拿来一张明信片。他咋了一下舌头，提着锚索，接过了明信片。反过面来一看，打着黑框。是谁呢？仔细一看，原来是纲岛梁川君的讣告。

他拿着明信片，离开水井，走到堂屋的廊缘边坐了下来。

程明道[1] 有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像梁川君这样，从有象到无象，沿着自己的"道"不断前进的人，是贯通着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生而常在的，死只不过是由这种生命向另一种生命过渡而已。话虽如此，死毕竟是悲哀而可怕的事实。

他和梁川君此生只见过一面。那是今年春天的四月十六日，久闻梁川君的名字，新人杂志上刊登的梁川君的《见神的实验》和收在《病间录》中的其他诸多名篇，都是他很爱读的文章，并且受益良多。一天，木下尚江君[2] 来粕谷玩，谈起梁川君的事，说："去见他一面吧，他虽然有病在身却依然精神百倍。"正好四月十六日，在东京座剧场召开救世军[3] 布思大将的欢迎会，主人也收到了请柬，所以决定去东京时顺便拜访一下梁川君。

那天下午，春风扬起灰尘，吹打着残留枝头的樱花，这种天气对一个肺病患者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他钻进了位于大久保奈丁町的纲岛家的拉门。门上贴着主治医生写的字条："梁川先生尚有发热之虞，望来访诸君切勿与之长谈。"听说病人在吃饭，他被请到一间微暗的房间里等待了片刻。墙上挂着一块遵主人之嘱书写的"自强不息"的匾额，大概出自于中国人或朝鲜人之手。不一会儿，有人领着他沿镶有玻璃窗的走廊，进

① 程明道（1032～1085）即程颢，北宋的哲学家、教育家。

② 木下尚江（1869～1937）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小说家。

③ 基督教国际性的慈善团体。

了后面的一个房间。这是一间铺着旧地毯的六铺席大的房间，书架的下半部是玻璃门，里面堆满了印有金字的书卷。一个脸色微黑的人背靠书架，坐在棉被上。他彬彬有礼地低着头，带着少女般的矜持，用沙哑的声音和初次来访的人寒暄，但是，只要看到他看别人时那凝然不动的黧黑而清澈的眼眸，你就会骤然感到，他具有刚强的意志和性格。最初，听主人沙哑的声音感到十分吃力，来访者也觉得硬要同主人谈话很失礼，但不知不觉中他被吸引住了，越谈越投入。谈话过半，家人来说有客人来，纲岛君看了看名片，说："正好，我正想介绍给你呢。"过一会儿，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带了一位青年进来。梁川君介绍说，这位是西田市太郎君，又加了一句说："在实际经验方面，西田君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话题涉及到各个方面。他问梁川君："你对《圣经》中有关耶稣基督的章节，什么地方觉得不满意?"接着又加了一句，"比如诅咒不结果的无花果之类。"梁川君回答说："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谈不上什么不满，我认为耶稣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其所谓的 Vehement[①]。"话题又转到菜食上，他谈起了过去的一件逸事：在一艘去封锁旅顺口的轮船上，为了举行一次诀别的宴会，打算将带去的活鸡杀了当下酒菜。但不知是谁提出让鸡活下去，最后就没有杀鸡。梁川君侧耳细听，自言自语道："真有趣!"大家的话题涉及面很广，总之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不着边际。只是谈得很痛快，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两个小时以后，他和

---

① 英语：感情热烈。

离开梁川君的家后，他直接来到了位于三崎町的东京座剧场。在舞台后面，跟在大家后面，享受了同布思大将握手的愉快。大将是个身材魁梧、肤色白净的汉子，他的手又大又暖和，就像去年夏天握过的托尔斯泰的手一样。午后和梁川君交谈，晚上与布思大将握手，四月十六日这一天是他特别高兴的一天。高兴之余，在大将演说结束，募捐的帽子传到他面前时，他毫不思索地将钱包翻出来全都捐了。

其后，他和梁川君互相寄过明信片，梁川君赠给他《回光录》之后，他因忙于农事而断绝了消息。

所以，这讣告来得太突然了！他觉得，精神不朽的人，尽管肉体染上了疾病，也应该是永远不死的。他没有想到过梁川君会死这件事。但是，一枚画着黑框的明信片如警示板一样落在他的面前，“他死了！”明信片仿佛在他耳畔叫喊着。

梁川君的葬礼是在一个秋雨潇潇的日子里举行的。他趿着高齿木屐，由粕谷前往本乡教堂。教堂里已挤满了人。不一会儿，灵柩抬进来了，穿着草鞋的西田君也来了。一位小姐的独唱和前辈以及诸位友人朗诵的介绍生平的悼词，都充满了真挚的感情。牧师开始说教：“美人的裸体是美的，然而穿上彩衣则更美。梁川通过意趣盎然的文章，阐述了永恒的真理。”牧师直呼的“梁川”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儿别扭。

他跟在灵柩后面到了杂司谷墓地。葬礼结束后，他不知不觉被车拉到了纲岛家。梁川君的亲友们聚在一起，正在共进晚

餐。有西田君、小田君、中桐君和水谷君等熟人，也有好多不相识的人。

在新宿站下了电车，夜已经很深了。雨停了，但路却像水田。他没有点灯笼，更是不择路径，哗啦哗啦地趟着泥水回家。从新宿走了一里半路的时候，在一片昏暗的竹林旁，突然遇到一个漆黑的人影。那黑影径直向他走来，几乎脸贴着脸地盯着他看，把他吓了一大跳。

“你是谁?”

对方发话问到。他自报了住所和姓名，而后问对方：“你是谁?”

“我是警察。你这么晚才回家呀?”

走到八幡附近，又迎面过来两三个提灯笼的人，看到他的影子，就停了下来，透过灯光惊讶地说：“原来是福富先生啊!”然后就走过去了。他们是八幡山的人。前不久八幡山和粕谷的年轻人，跟乌山的年轻人打架，还伤了一些人。至今，双方还疙疙瘩瘩的。

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一点过了。

不久，梁川君的遗著《寸光录》出版了。遗著中不时提到他的名字，对他的评价很不错。总之，人都希望在别人那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当然，梁川君也看到了映照在他身上的自己的影子。

梁川君在遗著中说，他在病中有一次对自己的母亲态度恶劣，这使他悔恨不已。若是把这一点看作白璧微瑕的话，那

么，这白璧又如何称得上纯美呢？像他这样具有污秽的心灵和禽兽般行径的人，真应该羞愧而死。

接到梁川君讣告的那天掉进井底的水勺，在当年年底掏井时打捞上来了。

然而，他在他的生前已经将什么东西落到了宇宙的一角。他必须献上自己的一生，上天入地，赴汤蹈火、甚至钻入粪土之中才能寻找回来。梁川君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孜孜寻求的东西，威风堂堂凯旋而去。而愚笨的他，经常是自以为捉住了，却又失去，觉得抓住了可又消失了。至今依然在重复着七颠八倒、笑话百出的经历。但是，世上一切人其实只不过是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筋斗而已，所以，“人人自有通天路”，这一信念成为他在人生的迷宫里徘徊流浪的慰藉。

晓斋画谱

重田先生来了。重田先生是邻村人，脾气有些古怪，既非狂躁病，亦非忧郁症，只是抛弃务农的家业，到处游荡。也许理想式农民的家就是游手好闲人的家，所以他时常来访。

今天他又来了，一进门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我呀，我叫晚睡的郡，早起的村，是个见了灰尘摸扫帚，什么都干的人。这个，我的弟弟又发疯了……”

他絮絮叨叨说了一通，以为还要说什么，没想到他打了声

招呼“失陪啦!”就告辞了。“弟弟发疯”是他的口头禅，所谓“弟弟”大概是指他自己。

重田先生的身影消失后，安达君的面孔又清晰地浮现在主人的眼前。

安达君是医学学士，纪州人。纪州盛产桔子和叛贼。纪州海滩的狂涛撞击着鬼城的巉岩，到处是飞溅的浪花。苍郁的熊野山将秘密藏在心中，默然耸立在那儿。那里是徐福巧妙地背叛秦始皇后移居之地；那里是叛僧文觉[1] 苦苦修行之地；那里的那智瀑布永远潮起潮落流淌着；那里又是心怀雄才大略、欲将天下尽揽于手的纪州南龙公赖宣修身养性卧薪尝胆的之地；那里自古以来就飘荡着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到了明治时代，出了个陆奥宗光[2]，在“大逆事件[3]”中，那里也出现了一位牺牲者。安达君就出生于飘荡着如此动荡不安气氛的这片土地。

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医科大学的学生，他读了小说《黑潮》的序言后，居然给我这位兄长写了封信，信中充满了无礼和指责的言词，好像他自己是兄长。不久见面时，他的心里也就释然了。不过，看到他褐色的双眼、紧皱的眉头，一副不耐烦的神情，我还是对他的命运感到有些担心。他虽然攻读医学，却酷爱文学，是高山樗牛的崇拜者。他还与兄弟一

---

① 文觉，生卒年不详。平安末期僧人，曾修行于熊野。

② 陆奥宗光，1892 年～1894 年任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的外交大臣。

③ 1910 年，幸德秋水等以企图暗杀天皇为由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历史上称为大逆事件。

起结伴到骏州龙华寺拜谒过樗牛的墓。他的亲戚当时和我的侨居处同在原宿。他常来走亲戚，所以顺便也到我家来玩。他告诉我说，他曾被亲戚家的狗咬伤过，为防万一，每隔几周就去注射一次血清。他还送给我惺惺晓斋的两卷画谱。惺惺晓斋平素像猫一般谨慎小心，一旦喝多了酒，就大发牢骚，狂态百出，无法阻挡。画谱里的画也画的是一些凶神恶煞的场面。比如：狐狸把乌龟翻过来，用前爪死死摁着；蛇的嘴里衔着拍打翅膀的麻雀；一只大猫假睡地躺着，可怕的眼神盯着尚未睁开眼睛的一群小老鼠。总之，画家大脑里那浮躁不安的状态在每一张画纸上都一一清晰地表现出来了。安达君的这份礼品，引起了我的某种兴趣。

他于某年取得医学学士学位之后，便回到了故乡纪州，在那里娶妻生子，过着一名开业医生的生活。

在我迁居到千岁村的那年夏天，一个学生来玩，被我粗暴地赶了出去。于是，学生一气之下，向《万朝报》的“文界短讯”栏目投稿，说福富源次郎疯了。为此，那位学生还得了五十文通迅费。我觉得自己很正常，可许多人并不知道报界是不在乎造谣的，所以在他们之间好像造成了很大影响。不少人寄来了问候或询问的信件和明信片，我只好由自己来证明自己是正常的。一天，我正在庭院里心绪不定地搓麦粒，在门口下车的一个穿西服的绅士走了进来，我抬眼一看是安达君。安达君看了《万朝报》的那篇报道，特地从东京赶来看我。他看我依然那样迷迷糊糊的搓麦粒，断定我很正常，于是说，来看了看就放心了。他还说，马上就要去北海道的增毛医院当院长了。

我问他妻儿如何处置，他却没有明确回答。

他从北海道给我寄来了苹果和他作的和歌。院长的生活看样子很单调乏味。我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总是支吾着搪塞过去。我把自己作的不着边际的和歌，写在他的来信的边上：

北国白雪千百重，
胸中激情难埋尽。

不久，他又回到了故乡纪州，依然以医为业。但他为了排泄心中的苦闷，办了一个名叫《文殊兰》的文学杂志，热心于作俳句。他曾经给我寄来夏天的橘子，我作了一首蹩脚的俳句感谢他：

暖风吹自纪州国，
橘香扑面熏心间。

有一次，他弟弟来玩，一问，才知道安达君与妻子已经分居，家庭生活好像不太如意。相隔甚远，也不便深问，时间就这样一晃而过。

梅雨季节是个人人都要发狂的季节。安达君又给我寄来明信片，上面写道：

梅林郁郁，忧愁如水。

翌年春天，突然有个纪州人来告诉我说，安达君因发疯而自杀了。我听后大吃一惊，赶紧给他弟弟发了唁函。唁函刚寄走，又收到那个纪州人的一封信，信上说，安达君企图用匕首自杀，幸好被人拦住，受了重伤。同时还寄来一份纪州的报纸。报纸上还引用了安达自己深感惭愧的一段话："我是一个知书识理的人，却干出这等傻事。"

我又写了一份慰问信寄去。也许就在这封信寄到纪州的时候，他弟弟来通知我说，安达君因上次伤势太重，最终还是死了。

安达君听说我疯了，曾来探望过我，可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安达君的病根子。

具有纪念意义的晓斋画谱，我一直珍藏着。

大正二年三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自然与人生
作者=（日）德富芦花著
页数=206
SS号=11840419
出版日期=2002.6

晓斋画谱